



秋霜早，荷花老，
几多离恨愁难扫。
恨难消，如何处？
乍离仙侣，神魂无主。
苦！苦！苦！
情难竭，柔肠结，
泪痕流尽心头血！
读哀札，奠寒茶，
新坟三尺，永埋冤家。
呀！呀！呀！

绿野仙踪

(二)

清 李百川 著

中国古典名著
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

绿野仙踪

(二)

〔清〕李百川 著

目 录

第二十一回	信访查知府开生路 走怀仁不换续妻房	(187)
第二十二回	断离异不换遭刑杖 投运河沈襄得义财	(196)
第二十三回	救难裔月夜杀解役 请仙姬谈笑打权奸	(205)
第二十四回	理骨骸巧遇生死友 设重险聊试道中人	(218)
第二十五回	会盟兄喜从新官任 入贼巢羞见被劫妻	(228)
第二十六回	闻叛逆于冰随征旅 论战守文炜说军机	(237)
第二十七回	克永城阵擒师尚义 出夏邑法败伪神师	(248)
第二十八回	易军门邦辅颁新令 败管翼贼妇大交兵	(257)
第二十九回	斩金花于冰归泰岳 杀大雄殷氏出贼巢	(266)
第三十回	囚军营手足重完聚 试降书将帅各成功	(276)
第三十一回	沐皇恩文武双得意 搬家眷夫妇两团圆	(285)

第三十二回	连城璧盟心修古洞 温如玉破产出州牢	(293)
第三十三回	冷于冰施法劫贪吏 猿不邪采药寄仙书	(305)
第三十四回	贴赈单贿赂贪知府 摄赃银分散众饥民	(312)
第三十五回	恨贫穷谋财商密室 走江湖被骗哭公堂	(322)
第三十六回	逢吝夫抽丰双失意 遇美妓罄囊两交欢	(332)
第三十七回	温如玉卖房充浪子 冷于冰泼水戏花娘	(344)
第三十八回	连城璧误入骊珠洞 冷于冰奔救虎牙山	(353)
第三十九回	寿虔婆浪子吃陈醋 伴张华嫖客守空房	(367)
第四十回	听宣淫气杀温如玉 恨讥笑怒打金钟儿	(377)

第二十一回 信访查知府开生路 走怀仁不换续妻房

词曰：

不换遭缧绁，公厅辨甚明。亏得广平府，生全出囹圄。

月老欣逢旅舍，佳人天系赤绳。不意伊夫至，丢财且受刑。

右调《赞浦子》

话说连城璧杀退官军，连夜逃走去了。众兵丁将守备抢去，也顾不得骑马，几个人拖了他飞跑，见城璧不来追赶，方大家站住。守备坐在一块石头上，问兵丁道：“跑了么？”众兵道：“走远了！”守备道：“还赶得上赶不上？”众兵道：“纵赶上，也不过败了回来，那个是他的对手？”守备咳了声道：“我这功名硬叫你们害了！”说罢，带兵回城。

再说知县见城璧动手时，便远远的跑去。今见大众败回，强贼已去，没奈何，复回金不换家，前后看验了一遍，又见郭氏死在屋内。将金不换并四邻锁入城来，早哄动了合城士庶，都跟着看。知县刚到衙门前，郭崇学知他女儿被强盗打死，跪在马前，将金不换种种知情隐匿、酒后泄言、并说自己代写禀帖等情，据实出首，叫不换偿他女儿性命。知县听了，连忙入内堂请教幕宾去了。须臾，守备也来计议，好半晌别去。

知县连夜坐堂，将不换带到面前，问道：“连城璧是那里人？他和你是甚么亲戚？”不换道：“他祖籍陕西宁夏人，是小的嫡亲

表兄。”知县道：“他还有个哥哥连国玺，你认得么？”不换道：“他们在宁夏，小的在直隶，相隔几千里，那里认得？只因小的父母在世，常常说起，才知是表亲。”知县道：“这就该打嘴！你既认不得他们，连城璧怎么就会投奔你？”不换道：“认虽认不得，说起亲戚，彼此都知，因此他才寻找着来。”知县道：“这连城璧来过你家几次？”不换道：“不但几次，二十年来连信都是没有的。”知县点点头儿。又问道：“他是今年几时来的？”不换道：“他是大前年五月到小的家中的。”知县道：“打嘴！”左右打了不换五个嘴巴。知县道：“本县自下车以来，近城地方自不消说，即远乡僻隅，那一天没巡查匪类之人，岂肯容留大盗住二三年，还漫无访闻么？”不换改口道：“是本月初二日到，至今才住了二十馀天。”知县道：“这就是了。”又道：“这二十馀天，也不为不久，你为何不细细盘问他，早行出首？”不换道：“何尝没盘问他！他说家贫无所归着，求小的替他寻个活计，始终是这句话。只到今午醉后，方说出实情。”知县冷笑道：“我把你这狡猾奴才！连城璧本月初二日到你家是实，你知情容留大盗是实，你酒醉向你妻子泄露是实；你妻告知你妻父，你妻父念翁婿分上，假写你名字出首是实；你恨你妻子泄露，着连城璧打死，图死无对证是实。反着本县和守府空往返一番，你还有得分辨么？”不换道：“老爷在内衙商酌了半夜，就商酌出这许多的‘是实’来？”知县大怒道：“这奴才放肆，敢和本县顶嘴！”吩咐再打嘴。众人却待动手，不换道：“老爷不用打，小的明白了：老爷一则要保全自己，二则要保全守爷，将知情纵盗罪名，向小的一人身上安放，可是么？”知县道：“快打嘴！”不换道：“不必打！事关重大，老爷这里审了，少不得还要解上司审问。不如与小的商量妥当好。”知

县向两行吏役道：“你们听，真正光棍，了不得！了不得！”

郭崇学在下面跪禀道：“若不是光棍，如何敢容留劫杀官兵大盗哩！”不换道：“你不必多说。你是知我卖粟粮，今年五月和我借一百五十两银子，托你女儿道达，我始终不肯。今见你女儿死了，便想挟仇害我。不能，不能！”知县又冷笑道：“你再说有什么和本县相商处？”不换向东西两下指说道：“老爷的书办衙役和城中百姓俱在此，小的酒后泄露真言，妻父替小的写禀帖出首，这话有无真假，且不必分辨；只就纵盗脱逃论，老爷同守爷今晚到小的家，若连城璧已去，这是小的走露风声，放他逃走，罪无可辞。老爷同守爷领着千军万马，被一个强贼杀一个落花流水，败阵回来，满城绅衿士庶，那个不知，那个不晓？不但守爷兵受伤，就是老爷衙内捕快，带伤者也不少，怎反说是小的纵盗逃脱？这话奇到那里去了！”只这几句，把两旁看的人都说笑了。

知县气坏，待了好一会，咬牙大恨道：“金不换，你口太锋利了！你这没王法的光棍，若不动大刑，何难将本县也说成个强盗。”吩咐左右：“拿极短的夹棍来！”众役呐喊，将夹棒举起，向不换背后一丢。不换道：“老爷不用动刑，小的情愿画供，招个知情容留，纵贼脱逃就是了。”知县咬牙说道：“你就画供，我也要夹你一夹棍。”喝令：“夹起来！”不换道：“凡官府用刑，为的是犯人不吐实供，若肯吐实供，再行夹打，便是法外用刑。老爷此刻与小的留点地步，小的日后到上司前，少胡说许多。”知县摇着头，闭着眼，说道：“快夹，快夹！”刑房在傍禀道：“老爷何必定要夹他！此事关系重大，各上宪必有访闻。金不换不动刑自招，最好不过。”知县想了想道：“你说的是，就着他画供来。”须臾，不换画了供，知县吩咐牢头收监，用心看守。

退堂，向幕客相商，气不过不换当堂对众挺犯，欲要将不换治死监中。幕客大笑道：“此人口供，千人共见，况本府太爷最是聪察，治死他大有不便。倒不知亲去府内口详此事，看太尊举动，再行备文，妥商详报。就费几两银子，也说不得。”知县听了，连夜上府。知府通以极好言语回答，着将金不换、郭崇学、邻里人等一并解府，面讯定案。

原来这知府是江苏吴县人，姓王名琬。虽是两榜出身，却没有一点书气，办事最是明敏，兼好访查。只是性情偏些，每遇一事，他心上若动了疑，便是上宪也搬他不转。广平一府属员没有一个不怕他。金不换和连城璧事前后情节，并本县那晚审的口供，都打听在肚内，深疑知县同守备回护失察大盗处分，故冤金不换纵贼脱逃。又闻知守备军兵带伤者甚多，还有三四十个着重的，性命不保，越发看得金不换出首是实，文武官合同欺隐，要冤枉他定案。

过了几日，知县将金不换等同详文解送府城，知府立即坐堂亲审。不换正要哭诉冤情，知府摇手道：“你那晚在县中口供，本府句句皆知，不用你再说。倒还有一节要问你：连城璧原系大盗，既说你不知情，为何他改姓张，在赵家涧许久，邻里俱如此称呼？其中不能无弊，你说！”不换连连叩头道：“太老爷和天大的一圆明镜一般，甚么还照不见！本县老爷合守爷那晚带五六百人，被一个贼打伤一二百众，大败回城，这样惊天动地、远近皆知的事，两位老爷尚敢隐匿不报，将知情私纵罪名硬派到小的身上塞责。太老爷只看详文，便知赵家涧止有七八家邻里，安敢违两位老爷嘱托，不但将连城璧改姓为张，就将连城璧颠倒呼唤，那一家敢说个不字？大老爷不信，将邻里传问他们，谁敢说不姓张！只求

太老爷详情。”知府点了点头儿，连邻里并郭氏死的原由，一概都不问了。随发放金不换道：“你容留大盗，虽说不知情，然在你家住二年之久，你也该时刻留神盘问。只到他酒后自行说出，方能觉察禀报，疏忽之罪，实无可辞。”说着，将一筒签丢将下来，两行皂役喊一声，将不换搬翻打了四十大板，立即吩咐准讨保释放。又叫郭崇学骂道：“你这丧尽天良的奴才！你本是该县的刑房已革书办，素行原是个不端之人。有你女儿活着，金不换容留大盗，便是不知情；你女儿死后，金不换便是知情。这‘知情不知情’五个字，关系金不换生死性命，岂是你这奴才口中反覆定案的么？且将金不换禀帖说是你替写的，真是好狠之至！”说着，将一筒签尽数丢下，那里还容他分辨一句，顷刻打了四十板，连邻里一总赶下去。金不换血淋淋一场官司，只四十板完账。虽是肉皮疼痛，心上甚是快乐。回家将郭氏葬埋，那鸡泽县城里城外，都说他是好汉子，有担当的人，赶着和他交往。

又过了数天，本县知县、守备俱有官摘印署理，都纷纷议论是知府揭参的。内中就有人向不换道：“因你一人，坏了本县一文一武。前官便是后官的眼，你还要诸事留心些！”不换听了这几句话，心上有些疑惧起来，左思右想，没个保全久住之策。又听的郭崇学要到巡抚衙门去告，越发着急起来，也想不出个安身立命之所。打算着连城壁住的范村，没人知道，不如到那边，寻着两个表侄，就在那地方住罢。主意拿定，先将当铺讨利银两收回，次卖田地，连所种青苗都合算与人，再次卖住房。有人问他，他便以因他坏了地方文武两官回复，人都称扬他是知机的汉子。除官司盘脚外，还剩有五百二十多两银子。买了个极肥的骡儿，直走山西道路。只走了五六天后，按察使便行文提他复审，只苦

了几家邻里并乡地人等赴省听候。

不换一路行来，到山西怀仁县地界，这晚便住在东关张二店内。连日便下起雨来。不换愁闷之至，每到雨住时，便在店门前板凳上坐着，与同寓人说闲话。目中早留心下一个穿白的妇人，见他年纪不过二十五六岁，五短身材，白净面皮，骨格儿生的有些俊俏。只因这妇人时常同一年老妇人到门外买东西，不换眼里见熟了，由不的口内鬼念道：“这穿白的妇人，不是他公婆病故，就是他父母死亡。”店东张二道：“你都没有说着，他穿的是他丈夫的孝。”不换惊讶道：“亏他年青青儿守的住？”张二道：“他倒要嫁人，只是对不上个凑巧的人。”不换道：“怎么是个凑巧的人？”张二道：“他是城内方裁缝的女儿，嫁与这对门许寡妇的儿子，叫做许连升。连升在本城缎局中做生意，今年三月，在江南过扬子江，船覆身死。许寡妇六十馀岁，止有此子，无人奉养，定要招赘个养老儿子配他，还要二百两身价。”不换道：“这事也还容易，只用与他二百两银。这许寡妇是六十多岁的人，就与人做个尊长，也还做的起。将来许寡妇亡后，银子少不得还归己手。”张二道：“你把这许寡妇当甚么人？见钱最真不过。或者到他死后，有点归着。”不换道：“这方裁缝就依他讨此重价？”张二道：“他两口子做鬼已五六年了，那妇人又别无亲丁，谁去管他闲事？”不换道：“他肯招赘外乡人不？”旁边有个开鞋铺的尹鹅头也在坐，听了大笑道：“这样说，你就是凑巧的人了？”又问道：“客人是那地方人？到们这里有何营干？家中可有妻室没有？”不换道：“我是直隶鸡泽县人，要往代州亲戚家去，妻室是早亡过的了。”鹅头道：“你能彀拿的出二百两银子来么？”不换道：“银子我身边倒还有几两。”鹅头笑向张二道：“这件事，咱

两个与这客人作成了罢！”张二道：“只怕许寡妇不要外路人。”鹅头道：“要你我媒人做什么？”又笑向不换道：“客人可是实在愿意么？”不换道：“只怕那老妇人不依。”鹅头道：“张二哥，与其闲坐着，咱两个且去说一火。”同寓的几个人帮说道：“这是最好的事。说成了，我们还要吃喜酒哩！”

鹅头拉了张二入对门去了好半晌，两人笑嘻嘻的走来，向不换举手道：“已到九分了，只差一分。请你此刻过去，要看看你的人物、年纪，还要亲问你的根底。”不换笑道：“如此说，我不去罢。他要看人物，便是二百分不妥。”众人笑道：“你人物还少甚么？就是《云笈记》追舟的李玉郎，也不过是你这样面孔儿。去来，去来！”大家窜掇着不换穿戴了新衣帽鞋袜，跟二人到许寡妇家来。

许寡妇早在正房堂屋等候，看见不换，问鹅头道：“就是这个人么？”张二笑道：“你老人家真是有福！这个客人，人材、年纪也不在你老去世的儿子下。”不换先上去深深一揖，随即磕下头去。许寡妇满面笑容，说道：“若做这件事，你就是我的儿子了，便受你十个头也不为过。但是你远来，只磕两个头罢。”不换叩拜毕爬起，大家一同坐下。许寡妇将不换来踪去迹，细细盘问了一番，笑向鹅头道：“你看他身材比我亡过的儿子瘦小些，人倒还有点伶俐，就依二位成就了罢。”张二又着不换叩拜，不换又与许寡妇叩了两个头，复行坐下。

许寡妇道：“我看了你了，你也看看你的人。”一边说，一边叫道：“媳妇儿出来！”叫了七八声，那方氏才从西正房走出，欲前又退，羞答答低了头，站在一旁。众人都站起来。不换留神一看，见那妇人穿了新白布袄、白布裙子，脸上些须打了点粉，换

了双新白梭鞋，头发梳的光油油的，虽不是上好人物，比他先日娶的两个老婆强五六倍，心上着实欢喜，满口道“好。”那妇人偷看了不换一眼，便回去了。

许寡妇道：“他两个面都见过，合同也该写一张，老身方算终身有靠。二百银子，交割在那一日？”不换道：“合同此刻就要，银子我回店就交来。做亲定在后日罢，不知使的使不得？”许寡妇道：“你真象我的儿子，做事一刀两段，有什么使不得！”鹅头取来纸笔，张二替他两家立了凭据。不换立即回店取了二百银子，当面同尹张二人兑交。又问明许寡妇远近亲戚并相好邻里，就烦鹅头下帖。又谢了两个媒人六两银子。许寡妇便叫不换将行李搬来，暂住在西厦房中，好办理成亲的事。

到二更时分，方氏欲火如炽，无法忍耐，也顾不得的羞耻，悄悄从西正房下来到不换房内，不换喜出意外。一个是断弦孤男，一个是久旷嫠妇，两人连命也不要，竭力狠干了五六度，直到天明方肯罢休。方氏见不换本领高似前夫数倍，深喜后嫁得人，相订晚间再来，才暗暗别去。许寡妇也听得有些声气，只好随他们罢了。

次日，许寡妇也知趣，梳洗罢，便叫方氏到他儿子灵前烧纸，改换孝服。方氏只得假哭了几声，反勾引的许寡妇呢呢喃喃，数念了好一会才止。

不换雇人做酒席、借桌椅并盘碗等项，忙个不了。吃午饭时，许寡叫方氏来同吃，方氏又装害羞，不肯动身。叫的许寡妇恼了，才肯遮遮掩掩的走来，放出无限眉眼，偷看不换。不换见方氏脚上穿了极新的红鞋，身上换了极细布衣，脸上搽了极厚浓粉，嘴上抹了极艳的胭脂，头上戴了极好的纸花。三人同坐一桌。不换

一边吃饭，一边偷瞧，又想起昨晚风情，今朝态度，心眼上都是快乐，不但二百两，就是二千两，看的也值。偏这方氏又不肯安静吃饭，一面对许寡妇装着，一面与不换递眼，瞅空儿将脚从桌子下伸去，在不换腿上踢两下缩回。不换原是小户人家子弟，那里经过这样妖浪阵势，狐媚排场，勾引他神魂如醉，将饭和菜胡吃，也尝不出个滋味。若不是许寡妇在坐，便要放肆起来。

这晚，仍照前私合，连灯烛也不吹灭。每到要紧时候，方氏竟没高没低的叫喊，不换也止他不住。许寡妇在上房听了，惟有闭目咬牙，挝被而已。到做亲这日，也来了些女客并许寡妇的亲戚，以及邻居。北方娶亲，总要拜拜天地。许寡妇为自己孀居，家中又无长亲，众客委派着尹鹅头领不换夫妇拜天地主礼，烧化香纸。许寡妇又想起他儿子来，揩试了许多眼泪。两人同归西正房内，做一对半路夫妻。正是：

此妇淫声凶甚，喊时不顾性命。

不换娶做妻房，要算客途胡混。

第二十二回 断离异不换遭刑杖 投运河沈囊得义财

词曰：

不是鸳鸯伴，强作凤鸾俦。官叫离异两分头，人财双去，从此罢绸缪。可怜远行子，朝暮断干糒。思量一死寄东流，幸他拯救，顶感永无休。

右调《南歌子》

话说金不换娶了许寡妇儿妇，两人千恩万爱，比结发夫妻还亲。三朝后，诸事完妥，不换便和许寡妇一心一意过度起来。他身边虽去了二百两，除诸项费用外，还存有二百七十两，瞒着许寡妇，寄顿在城中一大货铺内，预备着将来买田地用。又将骡子卖了二十八两，带在身边，换钱零用。那方氏逐日搽抹的粉人一般，梳光头，穿花鞋，不拿的强拿，不做的强做，都要现在不换眼中，卖弄他是个勤练堂客，会过日子，把一个不换爱的没入脚处。

岂期好事多磨，只快活了十七八日，便钻出一件事来。一日早间，不换和方氏同睡未起，只听的叩门声甚急，许寡妇接应出房去了。少刻，又听的许寡妇大惊小怪，不知说些甚么，旋即和一人说话入来。方氏爬起，从窗眼中一看，只吓的面目更色，速推不换道：“快起，快起，我前夫回来了！”不换道：“好胡说！他已落江身死，那有回来之理？”正说着，只听的许寡妇儿长儿短，在东房内说两句，哭两句，絮叫不已。不换连忙起来，刚和方氏

将衣服穿起，正要下地，只听的许寡妇放声大哭。又听的那人喊叫道：“气死我了！”

一声未完，早见房门大开，闯入个少年汉子来。方氏将头低下。那人指着不换面孔，冷笑道：“就是你这忘八食的，敢奸霸良人妻女么？反了，反了！”向不换腿上踢了一脚，一翻身跑出院来。许寡妇紧叫着，就跑去了。

不换连忙出房，许寡妇迎着说道：“不意二月间沉江的，与我儿子同名同姓，是大同府乡下人，也做的是缎局生意，就误传到怀仁县来，着我和你便做下这样一件事，真是那里说起！”不换道：“他今跑往那去？”许寡妇道：“想是去告官。”不换道：“这却怎处？”许寡妇道：“不妨，你两个前生后续，都是我的儿子，难道有了亲生的，就忘了后续的么？现放着你与我二百银子，他若要方氏，我与你娶一个；他若不要方氏，方氏还是你的，有什么大不了的事！”

正言间，只见尹鹅头和张二神头鬼脸的走来，后跟着几家邻居，都来计议此事。许寡妇满口应承道：“不妨！是老身做的，那官府也问不了谁流东流西。”尹鹅头道：“你老人家怕什么？我们做媒人的经当不起！”许寡妇道：“这是我作主。设或官府任性乱闹起来，你两个只用一家挨一夹棍，我管保完账，包住割不了媒人的头。”张二道：“好吉祥话儿，一句齐整过一句。”

猛听的门外大喊道：“里面是许寡妇家么？”许寡妇也高声答道：“有狗屁只管入来放，倒不必在门外寡长寡短的嚼念！”语未毕，进来两个差人，从怀内取出一张票来，向金不换面上一照，那一个差人便从袖内流出一条铁绳来，故意儿失落于地，向不换道：“你做的明白，这件事可大可小，非同儿戏。夹也夹的，打

也打的；二年半也徒的，三千里也流的，烟瘴地方也发的；若问到光棍里头，轻则立绞，重则与尊驾的脑袋就大有不便了。”不换笑道：“我这脑袋最不坚固，也不用刀割剑砍，只用几句话就吊下来了。”差人冷笑道：“原来是根硬菜儿。”又掉转头同拿票差人道：“这件事还用老爷审么？只用你我打个禀帖入去，说奸霸良人之妻是实，又且不服拘拿。”说着将铁绳拾起，向不换道：“你受缚不受缚？只要一句话。”那个拿票差人拦住道：“只叫你这人性急，有话缓商为是。你怕他跑了么？”

尹鹅头道：“金大哥少年，不谙衙门中事故，我们须大家计议。”那拿铁绳差人问道：“媒人邻居可都在么？”许寡妇一一说知。差人道：“这件事，媒人固有重罪，就是邻里也脱不得干净。姓金的原来是来历不明之人，他要做此事，你们也该禀报。方才这位姓尹的说了半句在理话，却不知怎么垂爱我们？须知我们也是费了本钱来的。”将金不换并众邻里扯到了院外，在两下来回讲说，方说停妥，不换出三千大钱，鹅头和张二出八百大钱，硬派着邻里出五百大钱，说明连铺堂钱俱在内。各人当时付与，两个差人得了钱，向众人举手作谢道：“金大哥这件事，是有卖的才有买的。何况又是异乡人，休说奸霸，连私通也问不上。只要这位许奶奶担承起来，半点无妨。就是二位媒人，也是几月前受许奶奶之托，又不是图谋谢礼。连许奶奶还梦想不到他令郎回来，邻里越发是无干的了。只是还有一节，这方大嫂亦票上有名之人，金大哥若不叫出官，还须另讲。”不换道：“这个老婆，十分中与我九分无干了，出官不出官，任凭二位。”许寡妇道：“眼见的一个妇人有了两个汉子，还怕见官么！”差人道：“叫他出来！”许寡妇将方氏叫出，一齐到县中来。早哄动了一县的人，相

随着观看。

知县随即升堂，原被人等俱点名分跪在两下。知县先问许连升道：“许氏可是你生母么？”连升道：“是。”知县道：“你去江南做什么事？是几年上出门？”连升道：“小人在本城云锦缎局做生意，今年正月，掌柜的着去苏州催货物，因同事伙计患病，耽延到如今方回。不意有直隶游棍金不换，访闻的小人妻子有几分颜色，用银一百两，贿嘱本县土棍尹鹅头、张二，假捏小人二月间坠江身死，将小人母亲谎信，招赘金不换做养老女婿，把小人妻子平白被他奸宿二十馀夜。此是王法天理两不相容，只求老爷将金不换、尹鹅头等严行夹讯……”说未完，许寡妇在下面高声说道：“我的儿，年青青儿的休说昧心话。你今早见我时还说是大同府有个乡下人，也做缎局生意，过江身死，此人与你名姓相同，就误传到怀仁县来。你路上听了这个风声，连忙赶来看我，怕我有死活。况你坠江的信儿，四月里就传来，怎么才说金不换用一百银子买转尹鹅头、张二欺骗我做事。阿弥陀佛，这如何冤枉的人！”又向知县道：“老妇人听得死了儿子，便觉终身无靠。从五月间就托亲戚邻里替我寻访个养老儿子做女婿，这几月总没个相当的人。偏偏二十天前，就来个金不换，烦张尹二人做媒，与了二百身价，各立合同。这原是老妇人作主，与金不换等何干！只是可惜，这金不换他若迟来二十天，我儿妇方氏还是个全人。”

知县点头笑道：“这就是了。”又将金不换、尹鹅头、张二并邻里人等，各问了前后实情。问许寡妇道：“这二百银子你可收过么？”许寡妇道：“银子现存在老妇人处，一分儿没舍的用，是预备养老的。”知县道：“金不换这银子倒只怕假多真少。”随吩咐值日头：“同许氏取来，当堂验看。若是假银，还要加倍治不

换之罪。值日头同许氏去了。

知县又问许连升道：“你妻方氏，已成失节之妇，你还要他不要他？”连升道：“方氏系遵小人母命嫁人，与苟合大不相同，小人如何不要？”知县大笑。随发落金不换道：“你这奴才，放着二百银子，还怕在直隶娶不过个老婆！必要到山西地方成亲，明是见色起意。想你在本地也决不是个安分的人。本县只不往棍徒中问你，就是大恩。”吩咐用头号板子重责四十。这四十板子，打的方氏心里落了无数的泪。知县又发落尹鹅头、张二道：“你二人放着生意不做，保这样媒，便叫诱人犯法。你实说，每人各得了金不换多少？”尹鹅头还要欺隐，张二将每人三两说出。知县吩咐：“各打二十板，将六两谢银追出，交济贫院公用。邻里免责，俱释放回家。”又笑向方氏道：“你还随前夫去罢！”

发落甫毕，许寡妇将银子取到。知县验看后，吩咐库吏入官。连升着急，忙禀道：“小人妻子被金不换白睡了二十夜，这二百银子，就断与小人妻子做遮羞钱也该，怎么入起官来。”知县道：“这宗银子和赃罚银两一样，例上应该入官。至于遮羞钱的话，朝廷家没有与你留下这条例。”许寡妇看的眼中出火，大嚷道：“老爷！我们这件事，吃亏的了不得，与当龟养汉一般。老爷要银子，该要那干净的。”知县大喝道：“这老奴才，满口胡说！你当这银子是本县要么？”许寡妇道：“不是老爷要，难道算朝廷要不成？”知县大怒，吩咐将许连升打嘴。左右打了五个嘴巴，许寡妇便自打脸、碰头，在大堂上拼命叫喊，口中吆喝“杀人”不已。知县吩咐将许寡妇拉住，不许他碰头；一面吩咐将许连升轮班加力的打嘴，打的连升肩膀脸肿，口中鲜血直流，哀告着他母亲禁声。知县还叫着加力打。许寡妇见打的他儿子利害，方才叩头求饶，

银子也不要了。知县着将原被人等一齐赶下，退堂。

众邻里扶了张尹二人，背负了金不换，同到东关店中。烦人将行李从许寡妇家要回来，治养棒疮。这四十板比广平府那四十板利害数倍，割去皮肉好几块，疼的昼夜呻吟不止。又兼举目无亲，每想起自己原是个穷人，做生意无成，又学种地。前妻死去也便罢，偏又遇着冷于冰留银二百两，从田禾中发四五百两资财。理合候连表兄有了归着，再行婚娶为是，不意一时失算，娶了个郭氏，弄出天大饥荒。侥幸挣出一条命来，既决意去范村，为何又在此处招亲，与人家做养儿子，瞎头也不知磕了多少。如今弄的财色两空，可怜父母遗体，打到这步田地。身边虽还有二百多两银子，济得甚事？若再营求，只怕又有别事飞来。我原是个和尚道士的命，妻财子禄四个字，历历考验，总与我无缘。再要不知进退，把这条穷命弄丢了，早死一年便少活一岁。又想起冷于冰，他是数万两家私，又有娇妻幼子，他怎么割舍出家，学的云来雾去，神鬼不测。我这豆大家业和浑身骨肉，与他比较起来，他真是鹄鹏，我真是蚊蚋。我父母兄弟俱无，还有什么委绝不下？”想到此处，便动了出家念头，只待棒疮养好，再定去向。从此请医调治，费一月功夫，盘用了许多钱，方渐次平复。他常听的连城璧说，冷于冰在西湖遇着火龙真人，得了仙传，他也想着要到那地方寻个际遇。

将货铺中寄放的银子取回，又恐背负行李发了棒疮，买了个驴儿，半骑半驮走路。辞别了张尹二人，也不去范村，拿定主意奔赴杭州。

走了许多日子，方到山东德州地界。那日天将午错，将驴儿拴在一株树上暂歇，瞧见一人从西走来。不换看那人三十二三年

纪，面皮黄瘦，衣履象个乞儿，举动又带些斯文气魄。只见他低了头走几步，又抬头看看天；看罢，两只手抱着自己两臂又站住，一对眼睛木呆呆，只向地下瞧，瞧罢，又往河沿前走。走到河边又站住，背操起手来，看那河水奔逝，不住的点头，倒象秀才做文字得了好句一般。不换看了半晌，说道：“这人心里，不知怎么难过，包藏着无限苦屈，只怕要死在这河内！我眼里不见他罢了，今既看见，理该问明底里，劝解他一番。”悄悄的从后面走来。忽听的那人大声说道：“罢了！”急将衣襟拉起，向面上一盖，涌身向河中跳去，响一声，即随波逐流，乍沉乍浮去了。不换跌脚道：“坏了，误了！”疾疾的将上盖衣服脱下，紧跑了几步，也往河一跳，使了个沙底捞鱼势，二十多步外方才赶上，左手握住那人头发，右手分波浪揪上岸来。缘不换做娃子时，就常在水中顽耍，到二十岁内外，更成了水中名公。今日救得此人，亦是天缘。

不换将他倒抱起来，控一会水，见他气息渐壮，才慢慢的放在地下。一面又跑至树下看行李，喜得此处无人来往，竟未被人拿去。急忙将驴儿牵上，拾起上盖衣服，复到救那人的去处。见那人已爬起坐在地下，和吃醉了的一般。不换将自己湿衣脱下，将那人湿衣也替他脱剥下来，用手将水拧净，铺在地上。然后坐在那人面前，问道：“你是何处人氏？叫什么名字？有何冤苦，行此拙见？”那人将不换一看，说道：“适才可是尊驾救我？”不换道：“正是。”那人用手在地下连拍几下，道：“你何苦救我！”不换道：“怎么，我救你倒救出不是来了！”那人道：“爷台救我，自是好意，只是活着受罪，倒不如死了熨贴！况我父母惨亡，兄弟暴逝，子影孤形，乞食四方，今生今世料无出头之日，但求速死，

完我事业。爷台此刻救我，岂不害我么！”不换道：“这是你自己立意如此。今既被我救活，理该向我详说冤苦，我好与你做个主裁。”

那人复将不换一看，说道：“我还怕什么！我姓沈，名囊，绍兴府秀才。父名沈炼，做锦衣卫经历。因严嵩父子窃弄威福，屡屡杀害忠良，吏部尚书夏邦谟，表里为奸，谄事严嵩，我父上疏，请将三人罢斥。圣上大怒，将我父杖八十，充配保安州安置。我父到保安，被个姓贾的秀才请到家中，教读子侄。保安州知州念我父是个义烈人，不行拘管。那些绅士人们，闻我父名头，都来交往，又收了几十个门生。谁想我父不善潜晦，着门生等绑了三个草人：一写唐朝奸相李林甫，一写宋朝奸相秦桧，一写严嵩，师徒们每到文会完时，便各挟弓矢射这三个草人，赌酒取乐。逢每月初一日，定去居庸关外痛哭，咒骂严嵩父子，力尽方回。只两三个月，风声传至京师，严嵩大怒，托了直隶巡抚杨顺，巡按御史路楷，将我父诬做宣化府阎浩等妖党，同我母一时斩首，又将我兄弟沈褒立毙仗下。我彼时在家乡，被地方官拿获，同小妾一并解京。途次江南，小妾出谋，叫我去董主事家求借盘费，解役留小妾做当物，始肯放我去。承董公赠数金银两，从他家后门逃走，流落河南。盘费衣服俱尽，以乞丐为生。今到山东，此地米粟又贵，本地人不肯怜贫，我已两日两夜一点水米未曾入口。”说罢大哭。

不换道：“你难道就没个亲戚投奔么？”沈囊道：“亲戚虽有，但人心岬险难测，诚恐求福得祸。我只有个胞姐，嫁在江西叶家，刻下现做万年县教官，因此一路乞丐至此，要投奔他，还不知我姐夫收与不收？”不换道：“骨肉至亲，焉有不收之理。你休慌，

只用走数里路便是德州，到那边我自有道理。”沈襄道：“敢问爷台是那里人？”不换道：“我是北直隶鸡泽县人，叫金不换，要往浙江去。你快起来，穿了湿衣，随我到德州走一遭。”沈襄想了想，随即站起，牵驴同走，到德州旅店安下。不换立即叫小伙计买了些吃食，与沈襄充饥。又要来一盆火，烘焙衣服。然后到街上买了大小内外布衣几件，并鞋袜帽子等类，着沈襄更换了，在店内叙谈了一夜。

次早，不换取出五封银子，又十来两一小包，说道：“我的家私尽在于此，咱两个停分了罢！”沈襄大惊道：“岂有此理！”不换道：“此理当有，只是你没有遇着。”说着，即分与沈襄一半。沈襄道：“已叨活命之恩，即或惠助，只三五两罢了，如何要这许多？”不换道：“你去江西，定是否极泰来；设或你姐夫不收，必须自行生路，难道又去江西讨吃不成？”两人推让了十数次，沈襄方才叩头收下，感激的铭心切骨。不换道：“那驴儿你也骑了去罢。”沈襄道：“恩公意欲何为？”不换道：“我如今的心和行云流水一般，虽说浙江去，到处皆可羁留，并不象你计程按日行走。有他在我身边，喂草喂料，添许多不方便。此地是个水陆马头，各省往来人俱有，非你久留之所，你此刻就起身去罢。我随后慢慢的行走。”沈襄又要推却，不换道：“银子我还送你百馀两，何在一驴。快骑了去。”沈襄复行拜谢痛哭，不忍分离。不换催促再三，方装妥行李。两人一同出门，相随了六七里，不换看得沈襄骑上驴儿，那沈襄的眼泪何止千行，一步步哭的去了。正是：

好事人人愿做，费钱便害心疼。

不换素非侠士，此举大是光明。

第二十三回 救难裔月夜杀解役 请仙姬谈笑打权奸

词曰：

郊原皎月星辰杳，见不法，肝肠如缴。杀却二公人，难裔从此保。

闲游未已权奸扰，请仙姬到了。试问这筵席，打的好不好？

右调《海棠春》

再说连城璧自那夜从赵家涧打败了鸡泽县军役，疾走了四十馀里。看天上星光渐次将明，也不知走到甚么地界，便坐在一块石上暂歇。心中算计道：“我今往何处去好？”想了半晌，到处都去不得，惟京中乃帝王发祥之所，紫面长须的大汉子断不止一个，且到那里再做理会。主意拿定，一路于人少地方买些吃食糊口，也不住店，随地安歇。

一日，走到清风镇地界，天交二更时分，趁着那一轮明月，向前赶路。猛见对面有几个人走来，连忙闪在一大柳树后偷看。见两个解役，一个带着刀，背着行李，一个拉了一条棍，押着个犯人，带着手靠绳索，一步一颠的走来。走了没十数步，那犯人站住说道：“二位大爷，此时已夜深时候，不拘那个村庄安歇罢。此去陕西金州，还有无数程途，若象这样连夜奔走，不但我受刑之人经当不起，就是二位大爷，也未免过劳。”那拿棍解役道：“你说甚么？”犯人照前说了一遍。那解役冷笑道：“你的意思说，

你是仕宦人家子弟，身子最是娇嫩值钱；殊不知王公犯法，和庶民一般，你如今求如个自在猪狗，也是不能。”又见那拿刀的解役道：“耐烦与他说说话，我只是用刀背教训他。”说罢，左手于肩头托住行李，右手将刀鞘在犯人身上连触了几下，又在犯人腰间腿上踢了四五脚。那犯人便倒在地下，不肯起来。只见那拿棍的解役四下观望，观望罢，将那拿刀的解役一拉，两个走离了五六步，唧唧喁喁，不知说些甚么。少刻，那拿刀的走来，口中叫道：“小董，你起来，我有话和你说。”那犯人躺在地下，只不答应。那解役叫了四五声，反笑说道：“董相公，我的董大爷！你还要可怜我们些。我们也是官差不自由。你既然身子困倦，西南上有一座灵侯庙，不过一里远近，我们同到那边，让你睡个长觉何如？就是我两个，也好做个休歇。”那犯人听了，方慢慢爬挣起来。那解役使用手搀扶他，一步步拐着行走，三个人一同往西南上去了。

城壁看听了多时，心下猜想道：“我在这月光下，详看那犯人面貌，是个少年斯文人，脸上没半点凶气，端的不是做大罪恶的人；倒是那两个解役，甚是刚狠。方才他二人私语了好一会，又说着那犯人到灵侯庙睡长觉去，莫非要谋害这犯人么？我想不公不法的事，都是衙门中人做的，他们若果在背间害人，我就再开开杀戒，有何不可？”说毕，悄悄的跟来。果见有座庙宇，远远见犯人同解役转向庙西去了。城壁大踏步赶来，见那庙坐东朝西，四面墙壁半是破裂。从墙外向庙内一觑，两个解役坐在正殿台阶下，那犯人在东边台阶下，半倚半靠的倒着。城壁道：“月明如昼，我外边看的见他们，安保他们看不见我，不如上正殿房上，看他们举动为妙。”于是循着墙脚转到庙后，将右手一伸，左

脚一顿，已到墙内；又将两脚并在一处，将身子用力一耸，即飞上正殿屋檐，随即伏在房脊后面，向前院下视。却止见犯人，看不见那个解役。

忽见那带刀解役，反从庙外入来，大声说道：“我方才四周围都看过了，此地不通大路，白天尚无人来，何况昏夜。快快的了绝他，与严中堂交个耳鼻执证，省的我们走多少路。”又听的那拿棍差人在正殿檐下应道：“你说的甚是。”只见那犯人一蹶劣爬起，连连叩头道：“适才二位老爷的话，我明白了，只求念我家破人亡，我父做官一场，止留我这一点根芽，那里不是积阴德处，饶我这条小命罢！”说着，在地下叩头不已，痛哭下一堆。只见那拿棍的解役向带刀的解役道：“我生平为人，心上最慈良不过，你看他哭的这般哀怜，赏他个全尸首，着他上吊罢！捆行李的绳子便可用。”那带刀的解役道：“那有这许多功夫等他上吊！”说罢，便将刀抽出，向犯人面前大步走去。

将刀举起却待砍下，猛听的正殿房檐上，霹雳般大喝了一声。声落处，早将那拿棍的解役吓的从台阶上倒撞阶下。城壁涌身一跳，已到院中。那拿刀的解役急向后倒退了几步，急看时，见一紫面长须大汉站在院中，也不知是神是鬼，硬着胆子问道：“你是甚么？你怎么从房上下来？”城壁道：“光天化日之下，做的好事！”那解役听的是人，便胆大起来，道，“管你甚事？我是替朝廷家行法！”城壁道：“朝廷岂叫你在此行法么？”那拿棍解役见人问答，方爬起站在一边。

那犯人见房上跳下人来，与解役争论，越发叩头哀呼。城壁道：“解役，你实说吃了姓严的多少钱，敢在此做害人的事？”那解役大怒道：“老爷们吃了几百万钱，你便怎么？是你这样多管

闲事，定与这死囚是一路上人，也须饶你不得。”说罢，火匠匠举刀向城壁头上砍来。城壁大笑，将身一侧，左脚起处，刀已落地。旋用连环腿飞起右脚，响一声，早中解役心窝，倒在地下。那拿棍解役便往庙外跑，被城壁赶上，右手提住领项，往后一丢，从庙门前直摔在庙内东台阶下。复身到那犯人面前，将手靠一扭，即成两半，又将绳索解脱。那犯人只是磕头。城壁坐在东台阶上，说道：“你不必如此，可坐起来说话。”忽见那被摔倒的解役，挣命爬起，又想逃走。城壁喊了一声，吓的他战兢兢站在阶前，那里还敢动移半步。

城壁再将犯人细看，见他生的骨格清秀，笑问道：“你姓甚么？何处人氏？今年多少岁了？因甚事充配于你？”那犯人大哭道：“小人姓董名玮，年十九岁，江西九江府人。我父叫董长策，做吏部文选司郎中，与严宰相是同乡。只因我父亲性情古执，见严嵩父子欺君罔上，杀害忠良，他儿子严世蕃，较他父更恶，我父发狠参了他十一款大罪案。圣上说我父诬罔大臣，革职。一月后，吏科给事中姚燕受严嵩指使，参我父大坏国家选政，拿交三法司会审，日日严刑拷掠，锻炼成案，将我父斩决，家私抄没入官，又将我发配金州。自遭此事，家奴逃散一空，惟有一家人董喜相随，数日来被这两个解役打伤腿脚，不能同行，谁知今夜要在此地杀害。若非恩公老爷相救，小人早作泉下人了！”说罢，又叩头大哭。城壁道：“公子不必哭，待我处置了这两个狗彘的再讲。”站起来，将那踢倒解役提起看视，已死去了。又将那站着的解役叫过来，说道：“快将你身上的衣服鞋袜并死去的都与我脱剥个干净，再将你二人所有的盘费也尽数交献。少迟延两句话功夫，着你立成三段！”这解役那里还敢说一句话，先将自己浑

身衣服脱去，又将死解役脱剥干净，打开行李，取出四十多两盘费，摆放在连城璧面前，然后赤条条的跪下，叩头求饶。城璧也不理他，却去将他捆行李的索儿取来，在殿外檐上挽了个套儿，复下台阶，向解役道：“这是你留下的科条，——赏董公子全尸首，你就快去上吊。”那解役恨不得将头碰破。城璧道：“我们还要走路，没多的功夫等你！”解役见城璧难说，又与董公子磕响头，口中爹长爷短，都乱行哀叫出来。城璧那里听他，先用左手将他两只手拿在一处，次用右手将他脖项用五指把握住，提他上了殿台，将脖项向套儿内一入，把前后两手松放，用脚将解役一踢，那解役便游荡起来。起初手脚还能乱动，随即喉内作声，顷刻间即辞人世。

城璧走下殿阶，董玮拜求名姓。城璧道：“此时交五更时分，无暇与公子细谈，必须赶天明走出二十里内外方好。”急将解役的衣服拣长些的套在衣服外面，换了帽子，又把那口刀带在腰间，银两揣在怀内。董玮也通身改换。城璧将发遣部文扯碎，大声说道：“公子快随我去！”董玮道：“恩公领我到那里去？”城璧道：“离了此地再商酌。”董玮道：“我两腿打伤，慢些走还可，疾走实是不能。”城璧笑道：“这有何难！我背负了你走。”董玮道：“这如何敢当？”城璧道：“患难之际，性命为重，休多客套。快来，快来！”两手将董玮扶起，背在背上，放开大步，出庙门向都中大路奔走。

一气走了十五六里，天色渐次将明，方才歇下。董玮不安之至，又与城璧叩头。城璧道：“公子，你好多礼！”董玮复问城璧名姓，城璧将自己行为，并冷于冰、金不换新旧等事，略言大概。董玮方知他是个侠客，倍加小心钦敬。城璧道：“江西，公子断

去不得，不如且和我到都中，寻一潜伏善地避些时，再想去处何如？况都中人同山海，那个便能识得你我。”董玮无奈，只得说道：“任凭恩公主裁。”说罢起身，董玮忍痛后随。

再说冷于冰自打发姜氏主仆赴成安，便架遁往鸡泽县，来到金不换门首，询知金不换与连城璧久已遭事去了，自忖道：“这二人叫我该从何地寻起？况我曾吩咐超尘、逐电二鬼，送姜氏主仆后，到此处回覆我话，我焉能在此久等？”又想了一会，道：“我初出家时，便去百花山，今何不再去一游？”于是捻诀念咒，喝一声：“土谷神到！”片刻，来了许多土谷神听命。于冰道：“有我属下二鬼，差他去成安县公干，十五天以后，你等可昼夜轮流在先时金不换家门首等候，二鬼若到，可说冷法师在京西百花山，着他们到那边找寻我。莫误。”随即告知二鬼形像，驾遁去了。

没有四五天，二鬼便到赵家涧得了信息，如飞奔来。正行间，远见道旁树下，坐着三个人。内有一紫面长须大汉，公差打扮，和一少年公差说话。超尘向逐电道：“你看这大汉子，倒象咱法师的朋友连城璧，待我问他一声。”逐电道：“使不得，你与他阴阳异路，况又无法师令旨，如何青天白日，向人说起话来？”超尘道：“你说的是，休去，休去！”原来城璧同董玮走了一天，即遇着董喜，会在一处。这日刚过良乡地界，三人正在树下少歇，恰被这二鬼遇见。超尘、逐电御风到百花山，找寻了好半晌，经过了十数个大岭，三十余个大小峰头，却在一小山庄，地名白羊石虎遇着。交回神符，将姜氏主仆到成安的话细说了一遍。于冰大悦，将二鬼着实将誉。二鬼又将路遇连城璧话禀知。于冰大喜，问道：“你们估计程途，此时进京没有？”二鬼道：“今日交午时

分才见他，此刻还未必到芦沟桥。”于冰收了二鬼，即驾遁到芦沟桥，跌坐等候。

至日光落西，方见城壁同两个人走来。于冰笑迎上去，高叫道：“连贤弟，久违了！”城壁闻声一看，呵呀了一声，跑至于冰面前，纳头便拜。于冰扶起。董玮赶来问道：“此位可是旧交么？”城壁喜欢得如获至宝，笑说道：“这就是我日日和你所说的那冷先生，就是我那结义的好哥哥，就是泰安州救我的活神仙，你快过来叩头。”董玮即忙叩拜。于冰将董玮一看，见他骨格清秀，眉目间另有一种英气，与众不同，知是大贵之相。董喜也跑来叩头。于冰扶起，笑问城壁道：“此兄是谁？”城壁道：“是董公子，话甚长，必须个僻净地方好说。”于冰道：“此地乃数省通衢，不如赶进城去，到店中再说。”

三人走到二更时候，在彰仪门外寻店住下。城壁将自己别后并金不换、董公子事细说了一遍。于冰向董玮道：“公子只管放心，都交在冷某身上，将来定有极妥当地方安置。”董玮叩谢，三人直说到天明。于冰道：“都中非停留之地。五岳之中，惟泰山我未一游，何不大家同去走走！”城壁道：“兄弟生长宁夏，北五省俱皆到过，只是未到京师；今既到此，还想要入城瞻仰瞻仰帝都的繁华，大哥看使得使得？”于冰道：“这有什么使得！我即陪兄弟和公子一游。”董玮道：“晚生父亲惨死，昼夜隐痛，实不忍闲游。”于冰道：“此系公子孝思，请在店中等我们罢。”

早饭后，两人更换衣巾，城壁跟了于冰入城游走。闲行到东华门，后面来了一顶大轿，马上步下跟随着许多人役。于冰站住，向轿内一看，不想是严世蕃。世蕃也看见于冰，吩咐住轿。于冰拉城壁连忙回避。只见轿前站下了四五个人，听他吩咐话。须臾，

坐轿去了。旋有八九个人赶到于冰面前，问道：“先生可姓冷么？”于冰道：“我姓于。”又问城璧，于冰道：“他是舍弟。”众人道：“我们是中堂府内人。适才是做工部侍郎严大人，传你去说话。”于冰向城璧道：“你先回店中去罢。”众人道：“这长须大汉，我们老爷亦着他去。”于冰笑向城璧道：“我们同去走走。”

两人随众人到严嵩府内。少刻，一人从内出来向于冰、城璧将手一招，两人跟了入去。到一大书院中，于冰看了看，是他初见严嵩的地方。须臾，严世蕃从厅内缓步走出来，向于冰举手笑道：“冷先生，真是久违了。”于冰正色道：“我不姓冷。”世蕃大笑道：“先生休得如此，家大人想先生之才，至今时常称颂。”于冰道：“大人错认了，我实姓于，是陕西华阴人氏。”又指城璧道：“这是舍弟。”世蕃见不是冷不华，深悔与他举手，顷刻将满面笑容收拾了个干净，变成一脸怒形，问道：“你二人可有功名没有？”于冰道：“我是秀才，舍弟是武举。”世蕃又怒问于冰道：“你们在京中有何事？”于冰道：“因家道贫寒，在京耍个戏法儿度日。”世蕃听了会耍戏法儿，便有些笑容，向于冰道：“你此刻耍一个我看。”于冰道：“我就耍一个。”看了看，东边有个大水缸，缸内有许多金鱼。于冰将手一招，那缸内水随手而起，有一丈高下，和缸口一般粗细，倒象一座水塔直立起来；又见那些五色金鱼，或跃或伏，或上或下，在水内游戏。世蕃大笑叫好，众人亦称道不绝。于冰又将手一覆，其水和鱼仍归缸内，地下无半点湿痕。世蕃道：“此非戏法，乃真法也！可领他到外边，转刻要用他们。”家人领于冰、城璧到班房内。

须臾，里边发出几副请帖来。待了半晌，见一顶大轿入门，是兵部侍郎陈大经。转刻，来了工部侍郎兼通政司卿赵文华、太

常寺正卿鄢懋卿。又一会，见棍头喝着长声道子，直入大院内，后面一顶大轿，跟随的人甚多，是都察院掌院加宫保兼吏部尚书夏邦谲，穿着蟒袍玉带。严世蕃大开中门，迎接入去。于冰低声向城璧道：“前来的那几个，是中等门下，后来的是上等门下，所以待的又分外体面些。”

少顷，里边传唤于冰和城璧入去，又不是头前那个地方了。见正面大厅上，东西两边摆设着两架花围屏，俱是墨笔勾剔出来的，屏内有许多粉妆玉琢的妇女。正中一席夏邦谲，左右是陈大经、赵文华。东席鄢懋卿。西席严世蕃。下面家丁无数。于冰、城璧走入内厅，朝上站住。邦谲道：“这秀才便是会耍戏法儿的人么？”世蕃笑应道：“正是。”邦谲道：“这两个人的仪表皆可观，自然戏法也是可观的了。”世蕃向于冰道：“各位大人皆在此，你可将上好的顽几个与众大人过目。”于冰道：“容易。”见世蕃桌旁站着十三四岁小的个小家人，于冰笑着道：“你来。”那娃子走至面前，于冰道：“你可将身上衣服尽行脱去，只留裤儿不脱，我顽个好戏法你看。”那娃子不肯脱。世蕃道：“你就脱了。”那娃子将衣服脱去，只穿一条裤儿。于冰将他领到厅中间，在他头上拍了两下，说道：“你莫害怕。”那娃子被这两拍，和木人雕泥塑的一般，于冰将他抱起打了个颠倒，头朝下脚朝上，直挺挺的立在地下，众官皆笑。赵文华道：“你将这娃子倒立着，这娃子大吃苦了！”于冰道：“大人怕他吃苦么？我就叫他受用去。”说着，将两手放在那娃子两脚上，用力一按，口中喝声：“入！”只见那娃子连头和身子已入在地内一半，只有两腿在外。厅上厅下没一个不大惊小怪。夏邦谲站起来，大睁着两眼向众官道：“此天皇氏至今未有之奇观也！”众官一齐应道：“真是神奇！”赵文华举

手向世蕃道：“我等同在京中仕宦，偏这样奇人就到尊府，岂非大人和太师大人福德所致么！”鄢懋卿帮着说道：“正是，正是！我辈实叨光受庇不浅。”世蕃大悦。

陈大经问于冰道：“你是个秀才么？”于冰道：“是。”又问道：“你是北方人么？”于冰道：“是。”大经问罢，伸出两个指头，朝着于冰面上乱圈道：“你这个秀才者，是古今来有一无两之秀才也。我们南方人，再不敢藐视北方人矣！”邦谏道：“于秀才，你将这娃子塞入地内半截，已好一会；若将他弄死，岂不是戏伤人命？”于冰笑道：“大人放心，我饶他去罢。”说罢，又将两手在那娃子脚上一按，说声：“入！”一直按入地内，踪影全无，厅上厅下大噓了一声，内外男女无不说奇道异。文华道：“于秀才，这娃子是严大人最喜爱之人，你今弄他到地内去，也须想个出来的法子。”于冰道：“现在大人面前，着我那里再寻第二个？”文华道：“真是鬼话！我面前那里有？”于冰用手一指道：“不在大人面前，就在大人背后。”众人齐看，果见那娃子赤着身子，在文华椅子后站着。厅上厅下又复大噓了一声。将那娃子细问，和做梦一般，全不知晓。陈大经又伸着指头乱圈道：“此必替换法也，吾知其当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神乎技矣！”

世蕃道：“于秀才，你可会请仙女不会？”于冰道：“请真仙女下降，与别的戏法不同。我系掌法之人，必须在这厅上也与我一桌素酒席，方能请来。”世蕃道：“一桌饭酒最易，你们还是坐着吃，站着吃？”于冰道：“世上那有个站着吃酒席人！自然也是坐着。”世蕃道：“这断使不得。”于冰道：“大人若怕褻尊，这仙女就请不成。”邦谏道：“他二人系秀才武举，就暂时坐坐何伤！”世蕃道：“既众位大人依允，小弟自宜从权。”随吩咐家人，在自

己桌子下面，放了一桌素酒席。

于冰、城璧也没什么谦让，竟居然坐下。于冰见城璧食用已足，向众家人道：“不拘红黄白土，拿一块来。”家人们立刻取到。于冰在东边墙上空阔中，画了两扇门儿，口中念念有词，用手一指，大喝道：“众仙女不来，更待何时！”只听的门儿内吹吹打打，曲尽宫商。众官屏目凝眸，含笑等候。少时，起一阵香风，觉得满堂上都是芝兰气味。香气过处，门儿大开，从里边走出五个仙女来，那门儿仍旧关闭。但见：

兰麝芬馥，环佩叮咚。面和皎月争辉，神将秋水同洁。

眸光溜处，纵然佛祖也销魂；笑语传时，任尔金刚亦俯首。

正是：霓旌朱盖虽不见，冰肌玉骨却飞来。

众官一见，俱皆魂销魄散，日荡神移。那五个仙女走到厅中间，深深的一福，随即歌的歌，舞的舞，婷婷袅袅，锦簇花团，端的有裂石停云之音，霓裳羽衣之妙。歌舞既毕，一齐站在于冰桌前。众官啧啧赞美，惟陈大经两个指头和轮转一般，歌舞久停，他还在那里乱圈不已。于冰道：“我意欲烦众仙女敬众大人一杯酒，可使得么？”众官乱嚷道：“只怕我们没福消受！”于冰道：“倒是大碗爽快。”世蕃道：“大碗更好。”众家人将大碗取至，五个仙女各捧了一碗酒分送，慌的众官连忙站起，都说道：“有劳仙姑玉手，我辈惟有舍命一干而已。”内中有量大的，量小的，无不如飞吃过。五个仙女又站在于冰桌前。

于冰见夏邦谟已斜倒在椅上，口中流涎，陈大经、赵文华已着酒态，鄢懋卿摇动起来，惟严世蕃尚不曾吃的一样。于冰拣了个第一妖艳的女仙，吩咐道：“你去敬严大人两大碗。”那女斟满琼浆，到世蕃面前微笑道：“大人饮贫道这碗酒。”世蕃手忙脚乱，

站起来接去，一饮而干，又是第二碗奉上。世蕃向于冰道：“于先生，我要叫这位仙姑陪我坐坐，你肯通融么？”于冰笑道：“最好不过。”世蕃大乐，急让仙姑坐在自己座下。陈大经、赵文华大嚷道：“世上没个‘独乐乐’的。”于冰又吩咐众仙女去分陪吃酒。这几个官儿原都是酒色之徒，小人之尤，那里还顾的大臣体统，手下人观瞻？便你搂一个，我抱一个，混闹下一堆。

严世蕃将那仙女抱在膝上，咂舌握足，呻吟不已。于冰向城壁道：“我们可以去矣。”用手向各桌连指了几指，只见五个仙女改变了四个，容颜衣服通是时样装束。世蕃猛瞧见他第四房如君坐在赵文华怀中，口对口儿吃酒；陈大经抱住他第十七房最宠爱的美姬亲嘴咂舌，着实不成眉眼；夏邦谟和鄢懋卿两人都醉倒，是他第九房和第十房陪坐。世蕃看见，不由的心肺俱裂，大吼了一声。这一吼，才将众妇人惊醒，心上方得明白，也不晓得怎么便到大庭广众之地，一个个羞的往屏后飞跑。那第十七房如君，也急的要跑去，陈大经紧紧搂住，那里肯放，还要吃嘴，被妇人用力在面上打了一掌，打的鼻中出血，方才奔脱，严世蕃低头看他抱的仙女，不想是他五妹子，系严嵩第三房周氏所生，才十五岁，还未受聘，果然有七八分人才，比严世蕃的老婆们都强几倍。世蕃大没趣味，连忙丢开。那小姐忽然心上明白，做女孩儿的心上羞愧的要死，没命的跑入屏后去了。

世蕃喝令：“快拿妖人！”众人却待上前，于冰拉城壁跑至夏邦谟背后，将袍袖连摆了几摆，众家丁便眼花缭乱，认赵文华为于冰，又认陈大经为城壁，揪翻在地，踏扁纱帽，扯碎补袍，任意脚踢拳打。鄢懋卿醉中看见，急的乱喊道：“打错了！打错了！”于冰用手一指，众家人又认他为于冰，揪倒狠打。严世蕃看得明

白，见于冰、城璧端端正正站在夏邦谟椅后，没一个人去打，反打的赵文华等苦难，心上气愤不过，喊骂众家丁，又没一个听他，气极了，亲自来拿于冰，被城璧一拳打的跌了四五步远，一头碰在桌角尖上，脑后触下一窟，鲜血直流。于冰又将他袍袖连摆，众家丁彼此乱打起来。于冰趁乱中拉了连城璧出府去了。

夏邦谟醉中惊醒，只当又变出什么好戏法儿来，如此喧闹，他也不睁眼，口里还大赞道：“精绝，妙绝！”正是：

狡兔藏三窟，猕猴戏六窗。

神仙顽闹毕，携友避锋芒。

第二十四回 埋骨骸巧遇生死友 设重险聊试道中人

词曰：

兄骸寻觅何处？古刹聊停住。至亲好友喜相逢，此遇真奇遇！

蟒蛇惊罢心犹惧，又被妇人聒絮。勘破色即空，便是无情欲。可取，许你朝夕聚。

右调《白云吟》

话说于冰和城璧混出了相府，到西猪市口儿，方将剑决一煞。这里将决咒松放，那里众人方看明白，都乱嚷：“打错了！”严世蕃见赵文华眉目青肿，鄙懋卿口眼歪斜，陈大经踢伤腰腿，自己胸前着了重伤，脑门后又碰下一大窟，血流不止，惟夏邦谟分毫未损，只气得咆哮如雷，向众家丁道：“妖人已去，你等可分头追赶。再传太师爷钧旨，着锦衣卫堂官速知会本京文武，差军兵捕役，按户搜查。此系妖人，有关社稷，怠忽者定行参奏。再吩咐吏兵二部，写两人年貌，行文天下，若从该地方经过，不盘查轻纵，一经发觉，与妖人同罪。”众家人分头去了。这话不表。

再说于冰和城璧，疾疾走出彰仪门，到店中。董玮迎着问讯，城璧只是哈哈大笑。于冰道：“少刻即有人来擒拿，你们快将鞋袜拉去，我好作用，大家走路。”城璧是经验过的，连忙伸与两腿，任于冰画符。董玮主仆亦各画讫。城璧道：“我们今往何方

去？”于冰道：“可同去泰安一行。”于是算还店账，将刀也丢在店中，四人向东南奔走。城璧想起耍戏法的事，便捧着大腹欢笑。董玮问明原由，也不由的笑起来，钦服于冰和神人一样。

只走了两天半，便到泰安地界。于冰向城璧道：“此地系你犯过大案件所在，虽有我不妨，何苦多事。”随用手在城璧头发胡须上摸了几下，顷刻变的须发尽白。城璧看见有些不爽快，董玮主仆含笑不言。于冰道：“老弟不必作难，离了泰安交界，管保你须发还要分外黑些。”城璧方说笑起来。

四人绕过了泰安，便到山下。四人上到山顶周围一望，见绝壁如屏，攒峰若剑。猿接臂而饮水，鸟怀音而入云。奇石铲天，高柯负日。于冰道：“此境真硕人之考槃，神仙之窟宅也。”又回首指一座大庙向城璧道：“此碧霞帝君宫阙，为天下士女烧香祈福之所，我们就在此多留连几日，最是赏心。”随走至庙中，和寺主说明借寓游览之意，又送了四两布施，寺主与了一间干净房屋，到晚间无人处，于冰叫出超尘、逐电二鬼，吩咐道：“你两个领我符录一道，去湖广荆州府总兵官林桂芳衙门，打探河南虞城县秀才朱文炜并他家人段诚投奔秀才林岱，看他那边相待厚薄如何。如或未到，可从四川路上迎去，务必访知下落覆命。”二鬼去了。次日，于冰领城璧、董玮在庙前后闲游。这座泰山也有好几座大寺院，并有名胜之地，日日同去游览。次后，董玮只在碧霞宫，惟城璧跟随于冰山谷深处闲行。

一日，城璧向于冰道：“弟自到泰山，即心怀隐痛，每想起我哥哥惨死在那大盘岭上，尸骸暴露，日抱不安。久欲向大哥前告假三四日，到那边寻找掩埋。奈我哥哥生前行止不端，诚恐大哥见恶，未敢言及。今欲到那边走遭，不知使得使得？”说罢，

泪流盈眶，不胜凄楚。于冰道：“这是你极孝友念头，理该早说。你既有埋葬令兄念头，我即伴你一行。庙中吃用俱足，董公子也不用说知，我与你此刻即去。”城璧道：“这事如何敢劳动大哥同行！”于冰道：“不必世套。”

两人缓步行去，城璧回身遥指泰安城道：“此城即某年月日，某某等劫牢反狱，救我哥哥地也。”又言：“离此山二三里，下面有一土坡，此我与某某等杀败官兵处也。”于冰一边听城璧叙说旧话，一边行行止止，领略那高下峰岚，泉石树木的景趣。城璧无心观玩，惟有步步吁嗟，每到一山村，便指说道：“此某某等抢夺牲畜饮食处也。”

到了玉女峰，日已沉西，远见那大石堂，又指说道：“此某某等三十余人昼夜团聚，商酌救我哥哥处也。”二人到石堂内，于冰道：“此地便可寄宿。”城璧取出些面饼馒头充饥。至三更后，月上山头，于冰道：“趁此幽光，可以行矣。”二人出石堂又走，迂回曲径，嵯峨危岭，沿途流连赏玩。至交午时分，方看见大盘岭横亘于层崖绝壁之内。城璧痛泪交流，指说道：“此地与某某等对敌官兵，我哥哥自刎处也！”城璧上至岭头，四下一望，见白杨秋草，远近凄迷；碧水重山，高下如故。追想他哥哥回首遗言，并众朋友拼命交锋之事，倍加伤感。同于冰西下至半坡中，到他哥哥自刎处仔细一看，见有几段残骨被狼虫拖的此东彼西，辨不出孰是孰非。当日是三人同自刎在一处，此时止剩有一个骷髅。城璧心肺俱裂，即朝着那几段残骨，连连叩首，放声大哭。于冰也不禁感叹道：“人生世上，好结局，歹结局，不过如此。任他富贵贫贱，老少男女，终为枯骨而已。我承吾师恩惠，或可免骨化形消也。”

于冰扶城壁起来，城壁又商量掩埋之法。于冰道：“你且下岭去，容我裁处。”城壁下至半岭，听候作用。于冰在岭头拣了块平正地方，口诵咒语，喝声：“本山土司到！”须臾，土神听命。于冰道：“掩埋骨殖，人皆有恻隐之心，烦于此处率阴丁挖一大坑，将岭前岭后骨殖儿皆收放在里面，用石土掩埋。”土神领命，传齐属下阴兵，顷刻收拾完妥。土神去了，于冰叫城壁上岭验看，见残骨俱皆拾寻干净。又见岭东边起一大堆，于冰指向城壁道：“你令兄同你众友俱入此坟矣。”城壁连忙拜谢，在坟前痛哭叩别。

两人下岭复回旧路，本日仍宿玉女峰石堂。次早，于重山环绕之地，见半山腰有一座庙宇，约略不过两层院落。城壁道：“大哥缓行几步，我去那庙中吃碗水解渴。”于冰道：“我同你去到庙中小歇。”两人走至庙前，城壁叫门，里面出来一小道童开门，让二人入去。刚走到院中，又走出个道人来，两下里六只眼彼此一看，各大惊异。那道人先问于冰道：“尊驾可是冷先生讳于冰的么？”于冰才要相认，城壁抢行一步，拉住那道人问道：“你不是我表弟金不换么？”那道人乐的打跌道：“不是我是谁！”三人皆大笑。不换道：“我做梦也再想不到与二位在此地相会！”一手拉了于冰，一手拉了城壁，让入东房内，彼此叩拜，就坐。不换道：“冷先生一别三年有馀，容颜如旧。怎么二表兄几月不见，便须发白到这步田地？我都不敢冒昧相认！”城壁笑道：“自有黑的日子。你且说怎生到此，便出了家？”不换道：“一言难尽！”便将城壁那晚去后，如何吃官司，如何蒙知府开脱，如何卖房产，如何在山西招亲，费银二百两，挨了四十个板子，几乎打死。城壁笑了笑。又说到救沈炼之子沈襄，并分银两语。于冰连连点头

道：“此盛德事，做的好！”城璧道：“我口渴的狠，若无茶，凉水也罢。”金不换连忙着小道童烧茶。

城璧又道：“你怎么跑到此处出家？”不换道：“我屡次考验自己，妻财子禄四字，实与我无缘，若再不思回头，必遭意外横祸。不如学了二位，或可多活几年。打算着冷先生云来雾去，今生断遇不着，或与表兄相遇，亦是快事。岂期今日还得见面！”说着，流出眼泪来。又道：“我自与沈公子别后，原要去西湖见见世面，路过泰安州，闻此山内有许多名胜所在，因此入山游走，客居在白云岭玉皇庙中。不意生起病来，承庙中老道士昼夜照拂，才保住性命。我一则感他情义，二则看破世情，送了他二十两银子，拜他为师。此处关帝庙也是他的香火，他着我和这小道童居守。这便是我出家的原由。”于冰笑道：“你两个于患难中，一家救了一个公子，真是难表兄难表弟矣！”

说话间，小童送入茶来，城璧道：“苦海汪洋，回头是岸，老弟此举极高。你与我大哥原是旧识，今又出家，即成一体，嗣后不必称呼冷先生，也学我叫大哥为是。快过来与大哥叩拜。”于冰连忙止住道：“我辈道义相交，何在称呼叩拜！”城璧道：“大哥若不受他叩拜，是鄙薄他了！”不换即忙叩下头去，于冰只得相还，就坐。

不换去后院收拾出素饭来，又配了两盘子核桃仁、请于冰过口。饭毕，道童点入灯来，城璧方细说自己别后话，又道：“假如我彼时不口渴，便要走去，岂不当面错过！可见我辈会合，俱是定数，就在此多住些时，也和碧霞宫一样。只是董公子主仆尚在那边悬望，老表弟须索与我们同行。”不换道：“这何须二哥吩咐！但深山中安可令道童独守？就是玉皇庙老道人，我须亲去

与他说明。我不过后日午间，定到碧霞宫了。”于冰道：“看你这光景，是决意要随我们。但我们出家，与世欲僧道不同。我们出家，须将酒色财气四字，看同死灰一般，忍饥受寒，自不必说，每遇要紧关头，将性命视同草芥；若处处怕死贪生，便不是道中人了。与其到后来被我看破，将你弃去，不如此时不与你同事为妙。”金不换道：“人若没个榜样摆在前面，自己一人做去，或者还有疑虑；当日大哥若不是舍死忘生，焉能有今日道果？我如今只拿定‘不要命’三字做去，将来有成无成，听我的福缘罢了。”于冰道：“人只怕于酒色财气四字把持不住。你适才说‘不要命’三字，就是修仙第一妙诀。一个人既连命都不要，那酒色财气皆身外之物，他从何处摇动起？我明日同连二弟先行，在碧霞宫等你，你须定于后日午间要到；若是过了时刻，便算你失信于我。你须记清楚。”不换连声答应。三人坐谈了一夜。

次日，又吃了早饭，不换送出庙来。于冰同城壁走三十余里，见一处山势甚是险恶，林木长的高高下下，遍满沟壑，四围都是重崖绝壁，止有一条盘道可行。于冰暗诵灵文，向山坳内用手一指，又向盘道上指了两指；复走了二里多地，见路旁有一大松树，形同伞盖，随于树根上画符一道，又拘来一个苍白狐狸，默默的说了几句，那狐狸点首去了。城壁问道：“适才两次作用是怎么？”于冰笑而不言。走至对面岭上，于冰又拣了两块大石，也各画符一道，然后下岭。城壁忍不住又问，于冰笑道：“金不换我前只见过他两次，也看不出他为人；止是你投奔他时，他竟毫无推却，后被他女人出首到官，他又敢放你逃走，这要算他有点胆气。途间遇着沈襄，他竟肯将三百多银子分一半与他。一个种田的人，有此义举，也是极难得的了。然此二节不过做的可取而已，世风

虽说凉薄，象他这样的人，普天下也还寻得出一头半个来。细看他眉目间，不是个有悟性人，日后入道颇难。若心上再不纯笃，越发无望，理合试他一试，看他要命不要命？”便将如何试他法子说了一遍。城璧听了，心上甚是替他愁苦。

不言两人回碧霞宫，与董玮诉说埋葬骨殖等语。再说金不换将庙中所有大小物件开了个清单，和小道童说明去意，别了道童，已是申刻时分。他怕山路难走，强行了三十来里，估计日色也将落的时候。正走间，猛见盘道上堆着有两间房大的一物，有丈馀高，青黑色。细看，似有鳞甲在上面，不换甚是惊诧。又走近了数步，仔细一看，原来是条大蟒，不由的毛骨悚然。欲要回去，已与于冰有约，失时便为失信，着他将来看不起；别寻道路，两旁皆岑崖绝壁，无路可行，偏这蠢货又端端正正团屈在盘道中间，心上大是作难。少刻见那蟒似乎动了两动，心上便怕起来。四面一望，天色比前又暗了些，心上越发着急。猛想起昨日与于冰说的话，有“不要命”三字，便自己冷笑道：“死生各有定数，若不是他口中食水，此时也遇不着他；若是怕伤了性命，做个失信人，不但跟随不得姓冷的，连玉皇庙也不必出家，还了俗岂不是正务！”有此一想，便胆大了十分，大踏步直向大蟒身边走来。相离不过四五步，猛见那蟒陡将脑袋直立起来，有七八尺高，又将长躯展开，甚是雄伟。只见那蟒张着血淋淋大口，向不换吞来。不换忍不住呵呀了一声，慌忙向一山凹内一躲，谁想一脚踏空，滚下崖去，被几株树根架住，不至滚到山底，头脸身手擦破了好几处。爬起来定省片刻，向崖下一望，约有四五丈深，又见两三步中有珠极高的核桃树，于是半爬半走，挨到树前，攀踏了上去。止上了二丈馀高，便看见那大蟒将一块房大的石头缠绕住，

张着口在石下来回寻觅，急将身躯隐藏在树枝重叠之内。只见那蟒又回着头，折着尾，一段一段将所攀大石次第放开，然后展开身躯，夭夭矫矫向盘道行了几步，又回过头来将大石看了看，方备力一蹿，投南边山湾，入深洞中去了。不换在树上看的明白，心喜道：“若不是失脚这一滚儿滚的妙，此时早在他腹中，不知成怎么个苦况？”又待一会，方敢下树。再看天色，已是黄昏时候，此时进退俱难，惟有向前路急走。

约行二三里，见路旁有一间房，连忙推门入去，里面寂无一人。炕上倒有旧布被一件，地下还放着些盆碗等类。不换道：“这是有人居住的所在，莫管他，且喘息片刻压惊。”随即打火照看，见地下有灯台，点了灯，将门儿顶住。却待要取被子睡觉，听的门外说道：“是谁在我屋内？还不快开门！”不换道：“房主人来了！”连忙跳下来，将门儿开放。

门外走入个年少妇人，手提着个小布袋儿，虽是村姑野妇，倒生的是极俊俏人才。那妇人入得门来，将不换一看，也不惊惶，问道：“你这道人是从何时到我屋内？”不换将遇蟒逃生事述说与他。那妇人听罢，粉面上落下泪来，道：“我丈夫日前打柴，也是与那条蟒相遇，被他伤了性命。客人是有福的，便逃的出来了。”不换道：“原来如此！老嫂适从何来？”妇人道：“丈夫死了，连日柴米俱无。我又无父母兄弟，今早到表舅家借米，恳求到日落时候，方与我半袋粗米。此身将来靠着那个？”说着，泪痕乱落。

不换道：“老嫂若住在平川，便可与富户做点生活度日；这深山中，不但度日，便是男子也独自过不来。我不怕得罪老嫂，何不前行一步？”妇人道：“我也久有此意，只是妇人家，难将此

话告人。”说罢，做出许多娇羞态度。好半晌，又说道：“似我这样孤身无倚，客人若有个地方安插我，我虽然丑陋，却也不是懒惰人，还可以与客人做点小生活，不知客人肯不肯？”不换道：“我不是做道士，有什么不肯！”妇人微笑道：“你止用将道衣道冠脱去，便就不是道人了。”不换道：“我与其今日做俗人，昔日做那道士怎么？况我四海为家，也没安放老嫖地方。”妇人听了，便将面也放下，怒说道：“你既然愿做道士，就该在庙守着你那些天尊们，三更半夜，到我妇人房内做什么？你就快与我出去喂大蟒去！”不换道：“便喂了大蟒，也是我命该如此，我就出去。”跳下地来，却待要走，被妇人从背后用手将衣领揪住一丢，不换便倒在炕上。爬挣起来，心里作念道：“不想山中妇人这般力大，亏他还是个娇怯人儿，若是个粗蠢妇人，我稳被他摔死了！”妇人又道：“你不必心中胡打算，任你怎么清白，但你此时在我屋内，我一世也不得清白了！”说着，便将被子展放，向不换道：“你还等我与你脱衣服么？”不换道：“我倒不意料，他们山中妇人是这般爽直，毫不客套，怪不得独自住在此地，原来是等野羊儿的。”说罢，又跳下地来。妇人怒道：“你敢走么！你道我摔不死你么！”不换道：“完了！”又见妇人神色俱厉，心上有些怕他，没奈何复坐在炕上，两人各不说话。

好一会，妇人换做满面笑容，到不换身边，放出无限的媚态，柔声艳语，百般勾搭。不换起初坚忍，次后欲火如焚，每到情不能自己处，便用手在自己脸上狠打，打后便觉淫心少歇。妇人见他自打，却也不阻挠他，过一会，又来缠扰。这一夜何止七八次，直闹到天明，妇人将不换推出门去。

不换如脱笼飞鸟一般，向前面岭上直奔。刚走到岭下，一抬

头，见岭头有两只虎，或起或卧，或绕着盘道跳跃。不换道：“怎么这条路上与先大不相同，蟒也有了，虎也多了。”在岭下等了一个多时辰，两虎没一个肯去。再看日色，已在辰时左边，又想到：“日前冷大哥言，修行人每到要紧关头，视性命如草芥。我今午若不到碧霞宫，冷大哥也未必怎么怪我，只是初次跟他学道，便先失信于他；且我又自己说过不要命的话，等这虎到几时？吃便随他吹去！”想罢，放开胆子，一步步硬上岭来，也不看那二虎的举动，只低了头自走。及至走到岭上，四下一望，那两只虎不知那去了。不换心喜之至，下了岭到碧霞宫时，日已午错，城壁正在庙外张望，看见不换走来，大喜。不换道：“昨晚今早，几乎与二哥不得相见！”

两人入庙，同到客房，于冰满面笑容，迎着不换道，着实难为老弟了，好，好！”不换心内惊讶道：“难道他已知我遇蟒遇虎等事了？”于是和董公子大家礼拜就坐。城壁道：“怎么此刻才来？”不换将途间所遇详细诉说。城壁笑道：“你这一说我更明白了。你昨日遇的那蟒却是真蟒，遇的妇人……”于冰以目示意，城壁不敢说了。不换又问，城壁道：“我是和你说顽话。”自此，三人日日游览，也有与董玮同去的时候。于冰又着城壁传与不换导引呼吸之法。只因心悬朱文炜主仆，二鬼尚未回来，只得在泰山等候回音。正是：

埋兄同返烟霞路，古刹欣逢旧日人。

设险中途皆解脱，喜他拼命入仙津。

第二十五回 会盟兄喜从新官任 入贼巢羞见被劫妻

词曰：

颠沛流离，远来欣会知心友。恶兄悔过，不愿终禽兽。
误入樊笼，幸遇妻相救。羞颜有，倚门回首，犹把秋波溜。

右调《点绛唇》

且说朱文炜、段诚得了于冰助银，本日搭船起身。走了半月光景，到了荆州，在总兵衙门左近寻了个店房歇下。到次日早间，问店主人：“林镇台有个侄子，是去年九月间从四川来的，叫林岱，你们可知道来了没有？”店主人道：“去年九月间，果然有大人的家眷到来，我们又听的兵丁们说，是大人的公子，并没听的是侄子。如今衙门内大小事务，俱系公子管理，最是明白宽厚。自从他来，把林大人的声名气质都变化好了，也不晓的他的讳什么？”文炜道：“这一定是林岱无疑了。”

一路还剩下有十三四两银子，彼时四月天气，主仆买了两件单衣穿在外面，又换了新鞋新帽，写了个手本，一个全帖，走到辕门前向兵丁们道：“里边可有个林讳岱的么？”兵丁道：“此系我公子名讳，你问怎么？”文炜将手本、全帖交与兵丁道：“烦你代我通禀一声。”兵丁们见他衣服虽然平常，光景象个有来头的，走去达知巡捕官。巡捕看了手本，又见全帖上写着“同盟弟朱文炜”，连忙叫请入官厅上坐，随即传禀入去。少刻，吩咐出来开门，慌的大小武弁乱跑不迭。不多时，开放中门，请朱文炜入去

相见。文炜忙从角门入去，远远见林岱如飞的跑来，大叫道：“老恩弟，真叫人想杀！家父在大堂口伫候。”又向段诚慰劳了几句。文炜见林岱衣冠齐整，相貌也与前大不相同，急急的从引路道旁行走。只见总镇林桂芳须发苍白，站在堂口上高声向文炜道：“我们日日思念你，不想你竟来了！”文炜强行了几步，先跪下请安。桂芳连忙扶起，道：“你是个秀才，论理不该开中门接你。我为你是个义气人，又于小儿有大恩，所以才如此待你。”说罢，拉了文炜手到了内堂，行礼坐下。

文炜道：“生员一介寒儒，蹇遭手足之变，与公子有一面交识。今日穷途投奔台下，承大人优礼相加，使生员惶恐无地。”桂芳道：“你这话说的太斯文了，称叫也不是。你既与小儿结拜了弟兄，你就该叫我老伯，我叫你贤侄就是了。”文炜道：“樗栎庸才，何敢仰攀山斗？”桂芳道：“你还是秀才们的酸话，日后不可斯文，我嫌不好听。”林岱道：“家父性情最直，老弟不必过谦。”文炜道：“老伯吩咐，小侄今后再不说斯文话。”桂芳点头道：“着！这就是了。”文炜又向林岱道：“自与哥哥别后，真是艰苦万状……”桂芳道：“你两个说话的日子长着哩，此刻且不必说，吃酒饭后再说，快叫厨子收拾饭。”又向林岱道：“你看他主仆的衣服，和你夫妻来的时衣服也差不多，快寻几件衣服来换换。”林岱吩咐家人们道：“我的衣服，朱爷穿太长大。说与里面，把老爷的衣服拿几件来。”桂芳又指着段诚道：“这段家人的衣服，你们也与他换了。明日一早，传几个裁缝来，与他主仆连夜赶做。”说罢，又向众家人道：“听见了么？”众家人连声答应。

少刻，严氏请文炜入去相见。桂芳道：“还早哩！等我说完了话，你们再相见罢。”文炜道：“老伯高寿。”桂芳道：“六十三

了。我只是不服老，如今还可扯十二个力的弓，还敢骑有性气的马，每顿吃四五大碗饭。晚间还吃十来个点心，才睡的着。”文炜又道：“还没有拜见老伯母。”桂芳道：“他死了十三四年了，如今房中有几个小女人服伺我，倒也不冷落。你今年多少岁了？”文炜道：“二十四岁了。”桂芳道：“还是小娃子哩！”又道：“内外大小事件，我都交与你哥哥办理，把那娃子每日家也忙坏了，你来的正好，可以相帮他。”

文炜道：“衙门中文稿书启以及奏疏，请着几位幕友？”桂芳道：“还当的起请几个？前几年有个张先生，是北直隶人，与我脾胃甚相投合，可惜就死了。去年又请了个吴先生，是江南人，他最懒于于办公事，终日家咬文嚼字，每夜念诵到三四更鼓，也还要想中会。我也最懒于见他，嫌他之乎者也的。厌恶他背间常和人谈论，说我一字不识的武夫。我背间拿他做的书札文稿请教人，有好几个说他不甚通。如今有了你，我打发了他罢！”文炜道：“小侄一无所能，或者此人是个真才子，老伯亦不可轻言去舍。”桂芳道：“你这话当我眼中没见个才子么？昔日在襄阳参将任内，会着王讳鲸的，年纪与你仿佛，没一日不吃酒歌唱、下棋笑谈，提起笔来千言立就。我也不知他好不好，但没一个不说他是大学问人。不想真才子用的都是心里眼里的功夫，不在嘴里用功夫；那里象这些酸丁，日日把本书明念到夜，夜念到明，也不管东家喜怒忙闲，一味家干他的事。你要烦他动动纸笔，不但诗词歌赋他弄不来，连明白通妥一封书启、一扣禀帖，也做不到中节目处。若说他不用心，他打了稿儿，左改右改，饶改着就与我弄下乱儿了。那王鲸自中一甲第二名后，如今现做翰林院侍读学士，算来不过八九年，那里象这些舍上命吆喝诗文的怪物！只

问他吆喝的学问在那里？功名在那里？”说罢，向林岱道：“明日着人通与他个信儿，叫他辞了罢。”家人们请文炜更换衣服，文炜到书房中换了衣服靴帽，出来与桂芳拜谢。桂芳笑道：“我只嫌秀才们太礼多。”

须臾，酒食停妥，桂芳向文炜举手道：“你弟兄两个对面坐，我就僭了罢。”也不谦让，坐了正面。斟酒后，拿来四个大盘、两个大碗，逼着叫文炜吃了三大杯酒，便嚷着要饭吃。

顷刻吃完，三人到书房内吃茶。桂芳道：“饭已经吃了，你快说你四川的事我听。”文炜就将四川省亲……桂芳道：“这话不用说，我知道。你只从赎回你嫂子后说罢。”文炜从帮了银子回庙中，如何被他哥哥打了三四次，如何分家，如何请人代恳，如何赶出庙外另住……桂芳听了，恼的须眉倒竖，就有个要发作的意思，只为是文炜的胞兄，只得忍耐。又听的抛弃父尸，不别而去，不由的勃然大怒，将手在腿上一拍道：“这个亡八禽的，就该腰斩示众！”林岱连忙提引道：“这人是朱兄弟的胞兄哩！”桂芳道：“你当我不知道么！我有日遇着这狗彘的，定打他个稀烂！”文炜又说到被崇宁县逐出境外，自己和段诚日夕讨饭。桂芳听了惻然，林岱亦为下泪。后说到冷于冰画符治病，帮助银两，方得匍匐至此。桂芳拍手大笑道：“世上原有好人，异日会着这冷先生，定将他当长者的敬他。”又指着文炜向林岱道：“不但他在你两口儿身上有恩惠，便是路人，苦到这步田地，我们心上也过不去。等他歇息了半月，与他打凑一千两银子，先着他回去看望家属。他若愿意，再到我们衙门里来更妙，不愿意也罢了。”家人们拿上酒来，三人坐谈了半夜，桂芳才入去。林岱同文炜夜床话旧。

次日见了严氏，备道原由，严氏更为伤感。自此，饮食衣服总如亲兄弟一般看待。过了两三天，文炜向林岱哭诉隐情，恐怕他哥哥文魁逐离妻子，只求向桂芳说说，并不敢求助多金，只用三五十两，回得了家乡就罢了。林岱道：“老弟之苦即我之苦，家父尚要赠千金，愚兄嫂宁无人气？银子倒都现成，只是家父心性过急，老弟去的太速，未免失他敬爱之意。况他已有早打发你的话说，容愚兄遇便代为陈情。老弟主仆二人受令兄凌虐，几至于死，弟妇茕茕弱女，何堪听其荼毒！不但老弟日夕悬结，即愚兄嫂亦时刻眉绌。再过数日，定保老弟起行。”

又过了三四天，家人报到朝命下。林桂芳摆设香案接旨。原来是调补河南怀庆府总兵。荆州总兵系本镇副将施补授。文炜听知大喜，随即出来拜贺。桂芳道：“随处皆臣子效力之地，只是我离的家乡远，你倒离的家乡近了。”吩咐林岱同文炜办理交代各项。这话按下不题。

且说朱文魁日日盼望山东关解乔武举的信息，过了七八天，文书到来，青州一府遍查，并无乔武举其人。文魁见仇无可报，大哭了一场，与李必寿家夫妇留了十两银子，拿定主意去四川寻访兄弟。雇了好几天牲口，不是三两个，就是六七个，没有个单行的牲口。同人合伙，他总嫌贵。一日，寻着个价钱最贱的牲口脚户，叫周魁，带了三百多两银子，同周魁起身。一路上说起家中被劫事件，并访不着乔武举下落等语，这脚夫听了，心中大喜。不想他是师尚诏手下的小贼，凡河南一省土农工商、推车赶脚、肩担乞丐之类，内中就有他的党羽。别处府分还少些，惟归德一府最多。这脚户见他行李深重，又是孤身一人，有下手之意，只是地方不便，那有真心和他到四川去。今因他说起拿不住乔武

举，那晚抢夺时，此人即在内。随向文魁笑说道：“可惜此话说迟了两天，多走了百十余里路。”文魁道：“这是怎么说？”脚户道：“你若去四川寻兄弟，我就梦不着；若说寻这乔武举，真是手到擒来。”文魁道：“你认得么？”

脚户道：“我岂但认得他，连他的窝巢也知道：归德府东夏邑县，有个富安庄儿，我们同在一处住。那边也有六七百人家，这乔武举日日开场窝赌，把一个家兄被他引诱的输了好些银钱，我正无出气处，不意料他会做明火劫财强盗们的事业，真是大奇，大奇！他这月前还娶了妾来家，说是费了好几百银子。”文魁问道：“你可见过他这妾没有？”脚户道：“那日娶来时，我们都看见他在门前下轿，倒好个人才儿。”文魁道：“是怎么个人才？”脚户道：“长挑身子，白净爪子面皮，脸上有几个微麻子，绝好的一双小脚，年纪不过三十上下。穿着宝蓝绸袄儿，外罩着白布氅儿，白素绸裙子。”文魁连连顿足道：“是，是！”脚户道：“是什么？”文魁道：“咳！就是我的老婆被他抢了去了。”脚户也连顿足道：“咳，可惜那样个俊俏堂客，这几天被乔武举揉擦坏了！”文魁蹙着眉头又问道：“这乔武举是怎么个样子？”脚户道：“是个极高大身材，圆眼睛，有二十七八岁，眉脸上带些凶狠气。”文魁道：“越发是了！不知他这武举是真是假？”脚户道：“怎么不真？富安庄儿上，还算他是有钱有势的绅衿哩！”

文魁听罢，只急的抓耳挠腮：“你快同我回去，禀报文武官拿贼，我自多多的谢你。”脚户道：“不是这样说，事要往稳妥里做。天下相同的人甚多，你骤然禀报了官，万一不是他，这诬良为盗的罪，你倒有限，我却难说；就是官府从轻饶放了我，乔武举也断断不依我。”文魁道：“地方和他功名俱相同也罢了，那有

个男女的面貌并身上衣服处处皆同？不是乔武举和我家女人是那个？快快的同我去来！”脚户道：“只因你情性儿太急，好做人不做的事，家里就弄出奇巧典故来。现吃着这般大亏，不想还是这样冒失！”文魁道：“依你便怎么？”脚户道：“依我的主意，你同我先到那边看看，若不是强盗，除脚价之外，你送我三两银子，这往返也是几天路程；若果是强盗，你送我二十两，我才去哩。”文魁道：“就再多些，我也愿意。只是这乔贼利害，到其间反乱起来，不是我被他打坏，就是他逃跑了；况他是开赌场人家，手下岂没几个硬汉子？且我素未来过，门上人也不叫我入去。”脚户道：“他家日夜大开着门顽钱，哪一个入不去？你要是认真他是大盗，同场的人就要拿他。六七百人家地方，你道没王法么？何况又有我帮着你，你只到富安庄儿问问，那一个不服我和家兄的拳棒？那一个不叫一声周大哥、周二哥？”文魁听了这许多话，说：“我就和你去，只是此事全要藉仗于你。”那脚户拍着大胸脯道：“都交在我身上。”

两人说明，同回夏邑县，到了一处村落，果然有四五百人家。走入街头，文魁道：“这行李该放何处？”脚户道：“我同你寄放人家铺子里，要紧的东西你带在身上。”文魁道：“也罢了。”随即寄放了行李并脚户牲口，身上带了银子，跟脚户走到一家门首，见院中坐着几个妇人，不敢入去。脚户道：“有我领着，还怕什么？”从这一家入去，弯弯曲曲都是人家，有许多门户。文魁有些心跳起来，要回去。脚户道：“几步儿就是，回去怎么？”又走了一处院落，方看见一座大门，四面都是小房子围着，内中出入的人甚多，倒也没人问他。脚户道：“这就是了，快跟我来。”文魁道：“我心上好害怕呀！”脚户道：“顽钱的出入不断，人都

不怕，只你就害怕了！”文魁不敢入去，脚户拉他到了二门内，见房子院子越发大了。有几个人走过来问道：“这小厮身上有多少？”脚户笑道：“大约有三百两上下。”那几个人便将文魁捉拿。文魁喊叫起来。众人道：“这个地方，杀一万人也没人管。”猛听得一人说道：“总管吩咐，着将这个人绑入去哩。”

众人把文魁绑入第四层大厅内，见正面床上坐着一人，正是乔武举，两傍带刀剑的无数。众人着他跪下，文魁只得跪在下面。只见乔武举道：“这不是柏叶村那姓朱的么？你来此做什么事？”文魁那里敢说是拿他，只得说是寻访妻子，乔大雄问道：“他身有多少？”只见那脚户跪下禀道：“大约有三百上下。”大雄道：“取上来。”众人从文魁身上搜出。大雄吩咐：“着管库的按三七分与那脚户。”又向文魁道：“你老婆我取用了，倒还是个伶牙俐齿的女人，我心上着实的爱他，把他立了第三位夫人。前日你说他的脚是有讲究的，果然包的好，也算你痴心寻他一番，着你见见，你就死去也歇心。”吩咐：“请三夫人来。”闲人退去，左右止留下七八个人。

不多时，殷氏出来，打扮的花明柳媚，极艳丽的衣裙。看见了文魁，满面通红。文魁此时又羞又气，不好抬头。乔大雄让殷氏坐。殷氏见文魁在下面跪着，未免十数年的好夫妻，哭亦不敢，笑亦不忍，只得勉强坐在床边。大雄问文魁道：“你看见了么？”文魁含愧应道：“看见了。”大雄吩咐左右道：“收拾了去。”大凡贼杀人，谓之“收拾”。殷氏忍不住求情道：“乞将军留他一条性命，也算他远来一场。”说罢有些欲哭不敢的光景。大雄笑道：“你到底还是旧情不断！但此人放他回去，必坏我们的大事；留在此地，与你又有嫌疑。也罢，着他到后面厨房内，与孩儿们烧

火效力去罢。”文魁此时欲苟全性命，只得随众人去了。正是：
一逢知己一逢妻，同是相逢际遇非。
乃弟款留宾客位，劣兄缩颈做乌龟。

第二十六回 闻叛逆于冰随征旅 论战守文炜说军机

词曰：

土雨纷纷，征尘冉冉，凝眸归德行人远。饥乌啄树叶离枝，野鬼吹磷火接电。木偶军门，才思短浅，书生抵掌谈攻战。奇谋三献胜孙吴，凯歌方遂男儿愿。

右调《踏莎行》

且说林总镇将各项交代清楚，择了吉日起身，朱文炜欢欢喜喜跟随赴任。过了几天，见诸事已毕，便着林岱替他陈说，要回虞城探望家乡。林总镇听了，当即应允，并着林岱带上一千两银子，同他一走，仍嘱咐他急速回来办事。文炜随即起身。

一日，到了虞城，访知妻嫂被劫，兄长无存，把一个好好的人家，弄的家破人亡，不禁呼天抢地，痛不欲生。幸亏林岱前劝了几回。文炜此时生又无趣，死亦无益，只得仍同回怀庆来苟延日月。

且说于冰在碧霞宫又传与城璧凝神炼气口诀。过了几日，二鬼回来详言：“先到荆州，不意林桂芳已赴怀庆总兵官任。小鬼等赶至新任，始查知朱文炜、段诚回家颠末。”随即详述一番。于冰收了二鬼，心下想道：“姜氏年青，我儿子亦在少年，异姓男女安可久在一处？设或彼此有一念悖谬，不惟阴功不积，且与子孙留一番淫报。今林岱父子相待文炜甚厚，将来必帮助他银两，叫他另立家业。不如我去与他说知原由，着文炜到我家搬取家

眷，岂不完全了一节心事？”随到房内向城璧等说知，驾了遁光，已至怀庆府城外。

入城到总兵衙门前，着人请文炜同段诚出来，到衙门东首一关帝庙内相见。主仆一见于冰，就磕了一顿头。于冰随将路救姜氏到成安自己家中留住一节，详细说知。“一则安你主仆身心，二则说与你知道，速去到寒家搬取令夫人回乡，另立家业方好。”说毕，主仆二人欢喜欲狂，爬在地下一上一下的又磕头。于冰扶起文炜，出了庙门来就走。主仆苦留不住，只得目送于冰而去，方回衙门。

入书房来，见桂芳、林岱俱在，文炜喜极，便将适才见冷于冰如何长短说了一番。桂芳大嚷道：“这是真奇人，真圣贤中人！你为何不请他人来，我见一见？”逼着文炜、林岱，“快快与我赶回。”

于冰刚走到东关尽头处，只见几个兵丁同文炜等跑来，大叫道：“冷老先生请留步！”于冰回头，看见是文炜和一个雄伟大汉同来，见他生的虎头燕颌，猿臂熊腰，神采凛凛，象个国家栋梁之器，问知即系林岱。被他再四跪请，只得仍同回关帝庙内。

少刻，听的喝道鸣锣，兵丁等人来说道：“我们大人来了！”须臾，听的庙外叫道：“冷先生在那里？”于冰只得迎将出去。林桂芳看见，紧跑了几步，拉住于冰的手，大笑道：“先生固然是清高人也，不该这样鄙薄我们武夫！若不是小儿辈赶回，此刻已到了安南国交界。”于冰道：“生员山野性成，村俗之态，实不敢投刺辕门。”桂芳大嚷道：“你为何这样称呼！这是以老匹夫待我了。日后总要你兄我弟的方可。”两人携手入房，桂芳先叩头下去，于冰亦叩头相还。两人坐下，林岱、文炜下面相陪。桂芳道：

“朱相公时刻说老长兄所行的事，小弟听了，心肝肺腑上都是敬服的。方才又说起他媳妇承老长兄几千里安顿他，这是何等的热肠！且能未动先知，真正叫人爱极怕极。”于冰道：“这皆是朱兄过为誉扬，冷某实无一能。”桂芳道：“你也不必过谦。我今年六十多岁了，心上还想要再活一二十年。可到我衙门中住几天，将修养的道理传与我，我才放你去哩。”于冰道：“冷某赋性愚野，不达世故。况贵署事务繁杂。实非幽僻之人情意所甘。”桂芳道：“我知道你，不但我们武官，就是文官，你也害厌恶。我衙门里有一处花园，你到那边，我不许一个人来往何如？”于冰仍要苦辞，桂芳道：“你若不去，我是个老猪狗！”于冰见桂芳为人爽快，敬意又诚，不好十分违他的意思。说着，桂芳即拉着一同步行入署，携手到花园内，左右已安放酒席停妥。

大家正在叙谈时，只见家丁禀道：“有军门大人差千总张彪为飞报军情事，星夜赍火牌前来，在辕门立等回话。”桂芳道：“取文书来我看。”须臾，家丁拿至，见上面粘着十数根鸡毛。拆开一看，内言：“大盗师尚诏，于本月初六日二鼓，率领数千逆党，在归德府城内各门举火，杀戮官民。刻下已据有归德，宁陵亦同时为贼所有。已飞饬河阳府总兵管翼，从西南一路起兵。该总兵官即日整点五千人马，拣选勇敢将备，限六日内至归德城下会兵殄灭。本院定于初八日辰刻，带兵赴援。事关叛逆，不得少延时刻，违误军机，致干未便。火速，火速！”原来明时各省俱有军门，提调通省人马，管辖各镇。督抚止专司地方事务，兼理粮饷。林桂芳看罢，大惊失色，将票文送与于冰、林岱等公看。随发令箭，晓谕各营官弁，汇齐花名册籍，准备衣甲器械、旗帜马匹，今晚三鼓听点，违令定按军法。

又传差来千总张彪问话。家人将张彪领来，参见毕，侍立一旁。桂芳问道：“军门大人定在初八日起兵么？”张彪道：“千总是初七日申时动身，此刻才到。亦听的说大人早晚发兵，未知定在何日？”桂芳道：“怎么陡然有此变异之事？你可知师尚诏是何等之人，并叛逆的原由么？”张彪道：“这师尚诏，是初六日二鼓在归德城内起手，辰刻声息即到开封。午时，陈留县解到奸细一人，系师尚诏妻兄，叫蒋冲。听他的口供说：这师尚诏原是归德府城人，自幼父母早死，依借他族兄师德庆度日。他生得身長七尺五寸，腰阔八围，双拳开三石之弓，二臂有千斤之力。从十八九岁便在赌博场中寻觅衣食，屡行斗殴伤人，被地方官逐离境外，后便在各府县游走。宁陵县中，有父子几人，姓蒋，名自兴，原是跑马卖解人家。他有个闺女名唤蒋金花，十五岁时遇一姓秦的尼姑，说他有后妃之相，就住在蒋家，传与蒋金花一部妖书，名《法原密录》，内多呼风唤雨、豆人草马之术。这尼姑又闲行市镇，看见师尚诏，说他龙行虎步，将来可做天子。因此蒋自兴听秦尼姑话，招他做了女婿，与金花相配。他嫌宁陵地近省城，不便做事，迁移在彰德府涉县山中居住，从地中掘出银二三十万两，借此招纳四方无赖之徒，无所不为。数年间，逆党遍满一省，各州县乡村堡镇，俱有窝家潜藏叛贼头目，干办事体。本月初六日二鼓时候，率领贼众就在归德一齐发作起来。”桂芳道：“我知道了。”吩咐家丁用心打发他酒饭。张千总出去。

桂芳向于冰道：“小丑跳梁，劫夺府县，正是小弟等出力报效的时候。老长兄能替朱相公分忧，就不能与小弟出个主见？”于冰道：“冷某迂儒，未嫻军旅，承下问，诚恐有负所托。然杀贼安民，正是替天行道，我寻思已久，要就这件事成就几个人，只

是一件，冷某若去，止可我们三人知道，只怕大人家下传出冷于冰名姓，那时我即不辞而去矣！”桂芳喜出望外，连忙出席，顿道叩谢道：“隐埋老长兄名姓，都交在小弟身上。”一面吩咐中军官，先选二十名精细兵丁，此刻起身，在归德、开封两处打探军情，陆续通报。传齐副、参、游、守、千、把等官，晚堂听点。灯后别了于冰，升堂拣选随征将官。复到校场点齐人马，至四鼓回衙，向于冰道：“我与老长兄预备下小轿一乘，伺候登程。”于冰道：“我与令郎、朱兄同骑马去。”桂芳道：“小儿向曾习学弓马，就是到两军阵前，一刀一枪也还勉强去得。朱相公瘦弱书生，叫他去做甚么？”文炜连忙道：“晚生虽一无所有，也正要效犬马之劳。”桂芳大喜道：“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原倚赖着老兄。既着朱相公去，便同去走遭。”到天明，祭旗放炮，人马一齐向东南进发。

走了一日夜，探子报道：“军门大人初八日起兵，如今还在睢州道上安营，未敢轻进。”原来这军门姓胡名宗宪，是个文进士出身，严世蕃长子严鹄之妻表舅也。严嵩保举他做了河南军门，只会吃酒做诗文，究竟一无识见，是个胆小不过的人，因此躲在睢州道上安营，听候归德的动静。桂芳闻知，心下想道：“既然军门停住睢州，我且先会巡抚，亦未为迟。”于是将人马扎住，跟二三人入城。

巡抚曹邦辅接入衙门，叙说目下贼情，言：“师尚诏连日分兵，已攻拔夏邑、永城、虞城等处，各差贼将镇守。又于归德城外东南北三面，各安了三座营盘，为四方策应，使我兵不能攻城。又于城西面安了八座连营，防开封各路人马，约有二三万贼众据守。沿黄河一带，并永城地方，各安重兵，阻绝东南两省救应，

声势甚是猖獗，传言早晚来攻打开封。两位老镇台又未重到，胡大人领兵离开封百余里，就在睢州道上安营，按兵不动，一任叛贼攻取右近州县。今早圣旨到，着军门火速进剿。敕谕弟办理粮草，参赞军机。是这样耽延时日，圣上责问下来，该如何覆奏？弟刻下委员于各州县催办粮草，也不过三两日内，就到军前。”桂芳道：“据大人所言，这师尚诏竟有调度，非寻常草寇可比。小弟此刻就去睢州见胡大人，请教破贼的军令。”说罢，辞了出来。

带军马到了睢州，离军门大营三里安营。请于冰计议，并说刻下贼形。于冰道：“俟大人见过军门后，自有理会。”桂芳到军门营前禀见，胡宗宪传见。礼毕，桂芳列坐在一旁。宗宪道：“本院连日打听，知师尚诏相貌狰狞，兵势甚是凶勇，贼众不下十数万之多。本院因此按兵不动，等个好机会破他。”桂芳道：“兵贵神速。此时师尚诏虽据有归德，究之人心未定，理当鼓动三军锐气，扫除妖孽，上慰圣天子宸厪，下救万姓倒悬。若待他养成气势，内外一心，日日攻夺州县，似非良策。”宗宪道：“林总兵谈军，何易易耶！兵法云：‘全军为上，破军次之；攻心为上，攻城次之。’大抵王者之师，以仁义为主，不以勇敢为先。此等鼠辈，有何成算？急则合同拚命。缓则自相攻击，耽延日久，必生内变。俟其变而击之，非投降即鼠窜矣！若必决胜负于行阵之间，使军士血肉蹂躏，此匹夫之勇，非仁智之将也。吾等固应与朝廷用命，亦当为子孙惜福。”桂芳道：“此贼筹画，迥非草寇可比，大人还须急为设处。”宗宪道：“本院已发火牌，调河阳总兵管翼同到睢州，等他来，大家商一神策，然后破贼。汝勿多言，乱我怀抱。”

桂芳见他文气甚深，知系胆怯无谋之辈，只得辞出，与于冰

诉说军门的话。于冰道：“贼众备细，冷某已尽知，俟管镇台同曹抚院到来，自有定夺。”不想于冰于怀庆起身时，已将二鬼放出，在归德一府往来查听众贼举动，许他们不论早晚，有信即暗中通报。

又候一日，总兵官管翼到来，先到桂芳营中拜望，问了原委，然后同桂芳去军门营前禀见。军门传人。两总兵参见毕，军门令坐两傍。胡宗宪道：“贼势凶勇，断不可以力敌。我看屯兵待降，还是胜算。二总兵有何高见，快我肺腑？”管翼道：“探访得贼众志气不小，兼有邪法，必无投降之日；即投降，亦为王法所不容。宜速刻并力剿戮，除睢州腹心之患为是。”宗宪佛然道：“此林总兵之唾余也！”管翼道：“不知大人有何妙计？”宗宪道：“本院欲行文山东、江南两省会齐人马，三路军门同剿，此战必胜、攻必取至稳之计。二镇将有同心否？”桂芳道：“贼势疾同风火，山东、江南人马，非一日可至，倘再攻陷开封，当如之何？”宗宪忙用手掩耳道：“汝何出此不详之言，诅咒国家，就该参奏才是！”两总兵相顾骇愕，不敢再议。坐了好半晌，宗宪忽然以手书空道：“师尚诏，师尚诏，汝何不叛逆于他省，而必叛逆于河南？真是咄咄怪事！”

两总兵见他心绪不宁，各辞了出来。桂芳又同到管翼营中，管翼道：“胡大人无才无勇，必蹈老师玩寇之罪。你这两个总兵，好容易得来，岂肯白白的叫他带累？不如公写一书字，将你我两番议论的话，详细达知巡抚曹大人，看他是何主意？将来你我也有的分辩。”桂芳深以为然。然即公写书字，星夜寄去。

至第三日绝早，巡抚曹邦辅到来。先到军门营中，差人请二总兵议事。于冰将林岱、文炜俱暗中嘱咐过，要如此如此。两人

扮做家丁，跟了桂芳到中军帐。诸官见礼毕，军门、巡抚对坐，二总兵下坐，大小武官分列两傍。曹邦辅道：“贼势日猖，开封亦恐不保，二位镇台大人不肯动兵，欲师尚诏自毙归德耶？”两总兵俱不好回答，宗宪道：“弟等欲商议神策，一戎衣而定归德。奈事关重大，恐蹈丧师辱国之耻，故不得不细细斟酌耳。”邦辅微笑了一笑，又向二总兵道：“两位镇台亦有神策否？”二总兵齐声道：“统听两位大人指挥施行。”曹邦辅道：“我本文官，未知行阵轻重缓急，然此事亦思索已久。若率众攻夺归德，贼众远近俱有连营阻隔；若命将力战，胜负均未敢定，必须使他四面受敌，不能援应方好。无如宁陵、夏邑、永城、虞城等处，又为贼得去，其羽翼已成，奈何、奈何！”

诸官俱各无言。只见朱文炜从林桂芳背后走出，跪禀道：“生员欲献一策，未知诸位大人肯容纳否？”胡宗宪问左右道：“此人胡为乎来？”桂芳忙起立，打躬道：“此是总兵义子朱文炜，系本省虞城县秀才。”宗宪大怒道：“我辈朝廷大臣，尚不轻出一语，他是何等之人，擅敢议及军机重事？”曹邦辅接着道：“用兵之际，智勇为先，不必较论他功名大小，此时即兵丁亦可与言。”说罢，笑向文炜道：“你莫害怕，有何意见，只管向我尽情说；就说的不是些，不听你就罢了，有何妨碍？”文炜叩头禀道：“目今师尚诏四面俱有连营，列于归德城外，西门外人马倍多，此防开封之救援也，依文炜下情猜度，贼四面虽有连营八座，不过人多势众，谅非精练之卒，理应先攻通我开封道路。宁陵虽为贼据，镇守者非大将之才，可一将而取也。文炜访得贼众家属尽在永城寄顿，去归德止有一百八十里，此城内必有强兵猛将保守，宜速选一大将，带领精兵铁骑，偃旗息鼓，绕道直捣永城。尚诏必遣兵救应，

比主贼众就到，永城亦攻拔多时矣。永城既得，归德贼众人人心中俱有妻子系念，势必心志惶惑，战守皆不肯尽力。然未攻永城之前，必须先遣一将，引兵攻打宁陵，使贼人无暇议我之后。再着勇将三四员，命一大将保之，带兵直驱归德，攻其四面连营，却断断不可全攻，或攻西北，或攻西南，止攻一营。一营破，则七营定必牵动。复用一二将带兵遥为观望，俟七营救援时，赶来尽力合击。贼众不知有伏兵多少，必散败走归德矣。此时须趁势即勒兵归德城外，佯为攻打之势，使彼不暇照应诸路。姑留虞城、夏邑不攻，俟永城、宁陵两处成功后，则西北正东俱为我有，就以破永城之兵攻夏邑，以破宁陵之兵攻虞城，二城谅无才智之人把守，破之最易。二城破后，沿河守御，贼众可不败而散。大人可一边遣将接应诸路，一边起合营大兵攻归德。师尚诏四面援绝，虽欲逃走，亦无道路矣！庸愚之见，未知各位大人以为何如？”曹邦辅拍手大笑道：“此通盘打算，较围魏救赵之策更为灵变敏捷。我亦曾昼夜思索，必须如此，使贼人前功一朝尽废，只是想不着恁般调度。真是圣天子洪福，出此智谋之士！但还有一件，我倒要问你：贼众妻子果都在永城么？”文炜道：“此系至真至确，生员何敢在军前乱道，做不保首领之事？”曹邦辅道：“永城一破，归德贼众之心必乱，此策最妙。然人家妻子尽寄一城，城内强兵自倍多他处，而猛将定必有数人镇守。必须一勇武绝伦、智谋兼全之将，方克胜任。少有差迟，误国家大事不浅，而虞城、夏邑俱不能攻夺。”说罢，向帐上帐下普行一看，道：“那位将军敢当此任？”

众将无一应者，又见林总兵背后，走出金刚般一大汉，跪禀道：“生员愿去立功。若得不了永城，情愿将首级号令辕门，为

无勇无才妄膺大任者戒。”曹邦辅向众官道：“大哉言乎！”又笑问道：“看你这仪表，实可以夺昆仑、拔赵帜。你且说你又系何人？”林桂芳欠身道：“这是小弟长子林岱。”邦辅亦欠身拱手道：“智勇之士尽出一门。我看令朗汉仗雄伟，气可吞牛，定有拔山扛鼎之勇，此去必成大功。今朱秀才之谋既在必行，理合一齐发作，方使逆贼前后不能赵照应。老镇台就与令郎拨三千人马，暗捣永城。功成之日，我与胡大人自行保题。攻打四面连营，责任也不在取永城之下，须得英勇大将方可胜此巨任，两镇台属下，谁人敢去？”管翼道：“小弟愿带本部人马效力。”邦辅道：“老镇台亲去，胜于十万甲兵，小弟无忧矣！”桂芳道：“小弟去攻打宁陵。”邦辅道：“宁陵不用起动老镇台，遣两员将备带一千人马即足。镇台可带兵接应令郎，倒是第一要务。管镇台止有本部五千人马，攻打贼众人座连营，实是不足，看来再有一二勇将统兵接应协击，方为万全。”

话未完，忽见中军帐下闪出两个武官，跪禀道：“小将一系军门左营参将罗齐贤，一系辕门效力守备吕于淳，情愿接应管大人。只是没有人马。”邦辅道：“就将胡大人麾下人马拨与你三千最便，何用别求？”宗宪满面怒容，说道：“曹大人以巡抚而兼军门，足令人钦羨之至。只是此番若胜，自是奇功；设或不胜，其罪归谁？”邦辅大笑道：“以孔明之贤知，尚言成败利钝，不能逆睹。邦辅何人，安敢保其必胜。至言以巡抚而兼军门，是以狂悖责备小弟。但小弟既为朝廷臣子，理应尽心报国，无分彼此，胜败非所计也。日前奉旨，着小弟参赞军机，就是今日提调人马，亦职分所应为。今与大人讲明：胜则大人之功，败则曹某与二总兵认罪。若大人按兵观望，小弟不敢闻命。”宗宪面红耳赤，勉

强应道：“小弟亦不敢贪人之功，以为己利，只求免异日之虞而已。”

邦辅又向林岱道：“兵贵神速，迟则机泄；公子可回尊公营内整点人马，即刻起行。”又向文炜道：“你系主谋之人，若得凯旋，其功不小。”众人散去。邦辅又坐催宗宪发了令箭，点三千兵与罗齐贤等。复到二总兵营内，打发各路兵将起身。然后入睢州城公馆内，发火牌催督军饷。胡宗宪在营内一无所事，守着自斟壶二三把，酣饮嗟叹而已。正是：

秀才抵掌谈军务，巡抚虚心用硕谋。

诸将舍身平巨寇，军门拚命自斟壶。

第二十七回 克永城阵擒师尚义 出夏邑法败伪神师

词曰：

遵依神画，自然军威振大。剑带腥红烟尘扫，小丑惊惧无家。妖尼行诈，又谁知着着俱下。到得斯时，不思求情，只思求罢。

右调《柳梢青》

且说师尚诏据住了归德，又得了四县，他也知道收买民心，开仓赈济，并恤被兵火之家。四县亦如此行事。自己号为雄勇大元帅，有十数个知心将佐，俱号为小元帅，其余二百员贼将，俱号为将军。妻蒋金花，号为妙法夫人，秦尼姑号为神师。他族中的群贼，各有名号。凡攻城掠地，战守接应之策，俱系这尼姑提调。师尚诏久有取开封之意，听得胡军门初八日起兵，只得料理迎敌。后又听的停军睢州调两镇人马，四五天不见动静，遂遣诸贼将傍取夏邑等县。

一日，笑向诸贼将道：“军门胡宗宪无谋无阻，今驻军睢州，不过掩饰地方官和百姓耳目，他心上害怕，可想而知。我意欲分兵三路：一军趋开封东北，声言取考城，绊住胡军门人马；一军趋开封之南，傍掠州县，牵住各处救兵；我领诸将鼓行而西，直取开封，量胡军门庸才，断不敢回军救应。即或敢来，分兵御之，亦未尝不可。只要诸将竭力用命，攻打开封，传檄诸郡，全省可得矣！尔等以为何如？”伪神师秦尼道：“此计尚非万全。胡军门

提两镇人马早晚即到，我若能一朝而下开封，犹可并归德之力敌三处人马，胜有八九；若屯兵于坚城之下，两镇救军齐至，攻我左右，胡宗宪杀回阻我归路，开封曹巡抚发人马攻我之前，是我四面受敌，反不为美。况归德去开封三百余里，一时不能接济，军兵一败，人心动摇，归德亦不能守矣。为今之计，速差精细人探听两路军强弱，领兵主将才勇若何，然后相机而动，可战则战，可守且守。再传与四面连营八主将，昼夜防备攻击。胡军门既系胆怯之人，两镇定不服他调度，日久又恐朝廷罪责，势必各军其军。其等可选集诸将败某一路，则三路官军俱皆瓦解矣。此慎重之策也。”师尚诏道：“神师所见，其是明透，我只愁朝廷另换军门，则费手耳！”随差人分路打听官兵动静。

再说林岱领了三千人马，桂芳又派了两员守备相帮，于冰充做总兵府幕客，改为武职衣巾打扮，也随在林岱军中，卷旗息鼓，昼夜潜行，到了永城地界。镇守永城主将，系师尚诏之堂弟师尚义，又有族兄师德庆。还有几个贼将军，一叫邹焰，一叫余铸，一叫王之名，俱皆勇敢善战，而邹焰更是超众，其武勇与师尚诏一般，诸贼将家口寄顿永城，全仗此人保守。这日，探子飞报入城，言：“有三四千官兵，打着怀庆总兵旗号，离此不过数里。”师尚义听了，随即点起一千贼众，同邹焰大开城门迎敌。少刻，见一枝人马飞奔前来，门旗开处，一将当先。但见：

虎头燕颌，猿臂熊腰。腕悬竹节钢鞭，鞭指处千军溃散；
手提豹尾画戟，戟到处万夫辟易。声似震雷，有斩将搴旗之势；眸如掣电，擅投石超乘之能。身披烂银甲冑，坐跨踢雪乌骓。成都称为宦家子，中州号作冠军侯。

师尚义将人马摆开，出阵大喝道：“来将何名？”林岱也不答

话，提戟就刺。尚义即忙架隔，只三合，尚义败走。邹焰大叫道：“初次交锋，安可失了锐气？”倒提大刀，飞马来迎。林岱见贼将身躯长大，相貌凶恶，知是一员勇将，提戟刺去。两将鏖战有四十余合，林岱不归本阵，拨马往北而去；邹焰赶来，林岱翻身一箭，正中邹焰左臂，倒下马来。尚义率兵救起了邹焰，林岱杀回。城内余铸领了二千贼兵助战，这边两个守备亦率众相杀。林岱一枝戟、一条鞭，马到之处无不披靡。尚义见林岱凶勇，领兵败入城去。林岱也不攻打，听于冰吩咐于十里以外安营，放尚义等入城。

邹焰咬牙切齿，誓报一箭之仇。余铸道：“怀庆领兵主将，甚是勇猛难敌，看来不如智取。今他是战胜，晚间必不准备。依我主见，止留五百人守城，其余人马尽数带领，我同兄帅至二鼓时劫营。每人用布包头，以便夜战相识，杀他个片甲无存，与邹将军雪恨！”邹焰大喜道：“此计最妙！我臂上也算不得重伤，大家同去为是。”尚义依了余铸的议论，请师德庆同王之名守城，约定二鼓后起身。

且说于冰向林岱道：“此时天时渐晚，可吩咐将士不必卸甲，速刻饱食，听候将令。”少刻。逐电暗报，于冰笑道：“不出吾之所料也。”随向林岱耳边说了几句。起更时候，请两守备各带人马五百，在营盘两旁埋伏，“贼众劫了空营，必要急回，二位可放起号炮，速领人马追杀。”两守备遵令去了。于冰同林岱领二千人马，暗暗的埋伏在永城东北五里之外。又着军士以布包头，临期自有将令。

二鼓以后，师尚义等领众贼五千余人，至林岱营前呐喊杀入，见是一坐空营，喝令众贼速退。号炮一声，两守备带兵杀来。

于冰听的号炮震响，知贼入营，吩咐军士假扮贼众败回之样，到城下乱喊“开门”。师德庆同众贼见城外人马俱用布包头，知是自己的入众，约料是败了回来，连忙开放城门。林岱率军杀入，止有五百强壮贼众，余是老弱家属，顷刻剿斩殆尽。于冰道：“众贼劫了空营，少刻便回，诚恐二守备兵少，林兄可领一半人马迎杀上去。我在城中率众搜拿叛党家属。”林岱分兵出城，没有半里远，遥见贼众飞奔而来，林岱率众迎杀。后面二守备又到，两下夹攻，贼众只顾得逃命。师尚义走脱，带贼兵叫门，于冰又放出五六百兵开门便杀。尚义大惊，招呼余铸道：“巢穴破矣，你我速奔夏邑！”此时邹焰因箭伤痛甚，不能力战，已死在乱军中。林岱同二守备追杀数里，分一半兵令二人赶去，自己回永城料理。

众贼跑到天明，只见一枝人马从西南来，为首一员老将，带领着许多将佐，喊一声，将众贼围住。众贼俱系筋疲力竭之人，那里当得起生力军剿戮！随后二守备又到，杀死者一千余人。共五千贼众，沿途跑散并带伤死亡者又一千余人，其二千余人，都跑下哀呼乞命，情愿投降，杀贼赎罪。桂芳准其投降，活捉了师尚义，斩了余铸，合兵入永城。

于冰迎着，说道：“令公郎已成大功，各贼家属俱皆拿下。冷某还有恳求，未知肯容纳否？”桂芳道：“我父子俱系老长兄提携，若有吩咐，无不从命。”于冰道：“贼众家属，除师尚诏同族以及亲戚听候军门、巡抚发落外，其余从贼家属妇女，尽行释放。男子未边十六岁，老人已过六十岁者，俱准为民。精壮者，未敢轻纵，理合监候，俟事体平定，任官吏审讯，分别办理；若有逃脱，再投逆党者，拿获立即正法。大人以为何如？”桂芳大笑道：“不

但老长兄有此仁慈，即小弟亦何乐多杀？将来起解他们时，弟还要细细查问，开脱些出去。”于冰作揖道：“如此更见厚德。”又说了得永城始末，并林岱的武勇。桂芳欣悦不已，吩咐各将皆饱餐休息。着书吏将阵亡军士记名，带伤者养病。

次早，留一千五百怀庆兵守城，就着随林岱的两个守备镇守，又将他二人着实奖誉了几句。自己同林岱、文炜、于冰带了投降的二千余贼众，并本部人马，攻打夏邑。差官与军门、巡抚两处报捷。

再说总兵管翼，带了本都五千人马，离归德还有三十里，便下令着军士严装饱食。又吩咐参将郭翰道：“我领三千人，先率诸将攻其西北一营，你可远远差人探听，贼营若攻杀不破，你可领兵速来，并力协攻；若贼营已散乱，你可按兵不动，待他别营救兵到来，再领人马帮助。此养精蓄锐、次第收功之法也。”郭翰领命。

管翼带兵急驰，不数里，早望见八座营盘，每营相离各二三里不等。管翼大声向众军道：“你们看，贼人马虽多，率皆乌合之众，一经交战，势必丧胆，断不可存彼多我少之心。本镇今日不要命了！你等求功名叨重赏就在此刻，可舍性命随本镇去来！”众军们暴雷也似的答应了一声，一个个如流星掣电，飞奔贼营。贼众虽有探细的人，及至传报时，兵已到了营门，发声喊一涌杀入。众贼见开封人马久无动静，他们有何纪律，有何军法！便日夕饮酒吃肉，硬夺左近村乡财物东西以为快乐，那里还作准备。不意此军如风雨驰至，只得勉强迎敌，三两合，俱各弃营望南营奔驰。贼营中传起鼓来，各营俱来救应，反被逃窜败兵踏乱了营盘。管总兵奋力赶杀。贼众见官兵人少，一齐围裹了来，陡听的

大炮一声，见一将领兵如推山倒壁风驰而来，兵势甚猛，乃参将郭翰也。众贼一见，各心上慌乱起来。见来兵也少，复勉强相杀。正战间，又听的大炮一声，见一军从正西杀来，两员将官在前，兵丁在后，正是罗齐贤、吕于淳接应人马，势同山岳般压来。贼众早已心慌，今又见此军蹙至，也不知官兵有多少埋伏，多少接应，谁肯舍命相杀，便一齐往归德败走。三路官兵随后追赶。离归德府还有三里余，管翼因兵少，亦不敢直逼城下，就在正西安营，遣官睢州报捷，请军门合兵攻城。

且说败兵跑入归德城内，师尚诏明白原由，大怒道：“八营二万余人，连六七千官兵都战不过，还想攻打开封，真是可笑可恨之事！”伪神师秦尼姑道：“管总兵人马远来，又经战斗，可速遣兵破其营垒，使他不能停留城下方妥。此兵容其过夜，则明朝开封人马俱集城下矣。”尚诏道：“神师所言正合吾意。”却待遣将发兵，只见探子报到：“怀庆总兵林桂芳遣子林岱，攻夺了永城，已提兵攻打夏邑去了。”尚诏大惊道：“永城本帅弟兄亲戚并各将妻女俱在内，此一残破，断难保全，不可不遣将争取。”诸将听得失了永城，一个个心胆俱碎，都磨拳擦掌，乱嚷的要去夺城。少刻又报，宁陵已被开封兵打破。随即又报，虞城被河阳总兵遣将攻打，诸将帅众投降。夏邑又被怀庆总兵攻陷。尚诏捶胸大叫道：“数年心血，半月辛勤，一朝尽丧矣！”秦尼道：“胜败兵家常事，元帅不必过忧。不是贫僧夸口，管保已失州县指日复得。若为永城有元帅并诸将的家属在内，贫僧此刻领一千人马，手到夺回，以安大众之心。目今止存归德一城，可速传令，着城外诸将拔营入城，且不必与官兵对敌，只叫他们预备守城之具并鸟枪火炮，各门派将分守，准备官兵攻城。主帅亦不必战，待贫

僧夺了永城回来，再商妙策。”说罢，急急的领兵去了。师尚诏随将城外诸贼调回守城。

且说林桂芳攻打了夏邑，斩了镇城贼将，留兵把守，领人马往归德进发。攻打虞城将佐亦来合兵，又带来沿河守汛许多投降贼众，忙差官去睢州报捷，请军门同巡抚会剿。胡宗宪连接捷报，正在愧悔之间，曹邦辅来至营中，笑说道：“诸将成功，皆朝廷洪福，大人威德所致，刻下贼众止有归德一城，四面无援，指顾即可尽歼丑类。大人可速起军马，小弟同去收功走遭。”宗宪羞愤道：“此原是大家合谋而行，不意伊等尽能徼幸，到底是诸将之功居多。起兵围城的话尚须缓商。”曹邦辅道：“大人之言差矣！昔汉论诸将功，以萧何为功人，诸将为功狗，盖以追逐狡兔者狗也，而发纵指示者人也。今日诸将之功，皆大人发纵指示之力，朝廷论功行赏，大人自应首推，天下安有大元戎披坚执锐，与士卒拚命行阵的道理？”宗宪听了这几句话，连连点头道：“大人见解，实足开我茅塞也。”不用邦辅催促，随即下令，着各营此刻俱起，限本日定到归德城下。

且说于冰与桂芳行走中间，超坐在耳边暗报道：“适才秦尼领兵一千，夺取永城去了。”于冰想道：“我闻此尼精通法术，二守备如何是他的敌手？”忙向林岱道：“你可速带一千人马，同我速赴永城。”桂芳欲问原委，于冰道：“回来自然明白。大人只管先行一步，去归德城下安营。”

说罢，同林岱领兵，走有三十余里，见一队人马在前。林岱大喝道：“叛贼那里走。”秦尼姑见有官兵赶来，用剑虚向地下一画，顷刻竟成数里长一道深沟，军士惊喊起来。于冰看见。用剑向沟上一画，即成平地。秦尼姑见破了他的法术，将人马摆开，

瞧见官军队里，门旗下有一将，身高体壮，貌若灵官，提方天戟，骑乌骓马，威风杀气，冠绝一时。秦尼姑看见，大惊道：“我见师尚诏相貌，以为真正英雄；此人仪表，较尚诏又大方几倍，足证我眼界小，识人未多。”笑问道：“来将何名？”林岱将秦尼姑一看，但见：

百如满月，头无寸毛。目郎眉疏，微带女娘韵致；神雄气烈，不减男子魁梧。弃锡杖而挂霜锋，权学曼陀之化相；骑白马而诵神咒，非转阿难之法轮。请他做群贼师傅，有余有余；算他为佛门弟子，不足不足。

林岱道：“我乃怀庆总兵之子林岱是也，妖尼何名？”秦尼姑道：“我师元帅殿下秦神师是也。目前攻破永城就是你么？”林岱道：“是我。”秦尼姑道：“你气宇超群，将来定有大福，快回去换几个薄命的来！”林岱大笑道：“这妖妇满口胡说！”提戟飞刺，秦尼姑用剑相还。只两合，秦尼姑败走，取一块黄绢儿向林岱掷来，须臾变为数丈铜墙，将林岱围住。秦尼姑正欲擒拿，于冰出了阵门，将剑向铜墙一指，口中念念有词，只看剑尖上飞出一缕青烟，烟到处，将铜墙烧为灰烬。

秦尼姑见此法又破，急向对阵一看，瞧见于冰。但见：

儒巾素服饰履丝绦。目聚江山秀气，心藏天地玄机。神同秋水澄清，知系洗髓伐毛之力；面若春霞灿烂，多由息胎辟谷之功。煮汞烧铅，扫尽壶中氤氲；悬壶种药，救彻人世痴顽。真是：剑尖指处乾坤暗，丹篆书时神鬼号。

秦尼姑看见于冰，大为惊异，道：“此蓬岛真仙也，何故在尘世中烦扰？”随向于冰打稽首道：“先生请了！”于冰亦举手还礼。秦尼姑道：“先生何名？”于冰道：“无名姓。”秦尼姑道：

“岂有无名姓之人，不肯说也罢了。适才先生破吾两法，足见通品。我还有一小法请教。”于冰道：“只管尽力施为。”秦尼姑用剑书符，望空一指，少刻狂风骤起，飞来房大一石，向于冰打来。于冰微笑，从离地吸气一口，用力向大石一吹，化为细粉，飘飘拂拂，与雪花相似，顷刻消灭。两阵军兵俱无心战斗，一个个眉欢眼笑，看二人斗法。秦尼姑又用一分身之法，将顶门一拍，出十数道黑气，黑气凝结，现为十几个秦尼姑，各仗剑来战于冰。于冰将两手齐开，向众秦尼姑一照，霹雳一声，十几个秦尼姑化为乌有。秦尼姑向怀中取出五寸长一草龙，往地下一丢，立变为三丈余长一条青龙，秦尼姑下马腾身跨上，向于冰道：“我要到一地方去公干，亦无暇与你作戏。”用手在龙项上一拍，那龙便口张爪舞，四足顿起风云，将秦尼架在空中，往正东去了。于冰大笑道：“妖尼计穷，必去永城作祟。”向林岱道：“你可领人马回营，着实吩咐诸军，有人敢露我斗法一字者，定行斩首。”说罢，从马上一跃，只看烟云缭绕，亦飞向正东而去。

两阵军士看得目乱神痴。林岱便催马向众贼大喝道：“尔等还是要生要死？”众贼皆倒戈弃甲，跪在地下道：“小的们皆朝廷良民，误为妖人诱引，今愿投降，永无异志。”林岱道：“你等既愿投降，我何乐多为屠戮！可随我回营。”众贼齐声答应：“愿听将军指挥。”林岱将两路人马带回，桂芳已在归德城下安营。林岱入见，与桂芳诉于冰与秦尼斗法，并于冰吩咐不许传扬的话。桂芳与文炜听了，不由的瞠目咋舌，竟不知于冰为何如人。随晓谕众军，有人传言斗法一字者，立行斩首示众。正是：

云车风马时来去，人世军营暂听从。

今日阵前传道术，方知老子本犹龙。

第二十八回 易军门邦辅颁新令 败管翼贼妇大交兵

词曰：

颁新令，拜君恩，刁斗静无声。轻裘缓带立功名，胸藏十万兵。排五花，列七星，龙韬虎略精。遣将发兵次第行，指顾庆升平。

右调《阮郎归》

且说于冰驾云赶上了秦尼，秦尼回头向于冰道：“薄伐出境，两贤岂相厄哉？”于冰道：“我代天斩除妖逆，亦不得不然。”秦尼道：“先生亦不可太小视我。”随骑草龙过了永城，到礪山地界。于冰云路本快，因要看他的作用，遂缓缓的赶来，见他落在一空地上，用剑画一方地，站在正中，仗剑在四方指点。于冰待他做作停当，方才下来，秦尼道：“先生既有神通，敢到我画的城内走走否？”于冰道：“如入无人之境耳。”提剑走将入去。秦尼将剑诀一煞，陡然间天昏地暗，雷雨交作，斗大的冰块如雨点般打下。于冰早已遁出方城，剑上飞一道神符，大喝道：“雷部司速降！”顷刻，庞刘苟毕四天君，协同着雷公、电母、风伯、雨师，听候法旨。于冰道：“今有妖尼拘来无数邪神，在此地肆虐，烦众圣即速赶逐。”众神领命施威，迅雷大电，薄空乱飞。秦尼请来的众邪神，俱各四散逃匿，依然日朗天清。

于冰道：“妖尼还有何法？”秦尼稽首道：“弟子佩服矣！弟子必定要求大名。”于冰道：“吾火龙真人弟子冷于冰也。”秦尼

道：“我游行四海久矣，道法神奇，无有出先生右者，吾欲拜先生为师，未知肯容纳否？”于冰道：“吾师门下，无一女弟子，我何敢擅为收留？你若能改邪归正，速斩师尚诏夫妇投降。吾即收你为弟子。”秦尼道：“先生既戒律精严，我亦不敢过为强求。师尚诏是我诱他起手，今又杀他，实不忍做此不义之事。先生若肯放我回归德，我劝师尚诏投降，或远遁异域，成先生大功何如？”于冰道：“他如不降，该怎么？”秦尼道：“不降，便是不知时势之人，我安肯与他同败！即不辞而去矣。”于冰道：“你所言亦近理，我也不必迫你；你若失信，拿你如反掌之易耳，去罢。”秦尼打一稽首，骑草龙回归德去了。于冰亦借遁回营。

再说秦尼入了归德城，见师尚诏，详言与于冰斗法原委，师尚诏同诸贼将听了，无不惊惧。秦尼道：“今官军气势甚大，量归德一城，亦难抗拒王师。我等所凭恃的是法术，今官军营中，又有高出我等百倍之人，不如收拾府库金银，领家属众将杀出城去，贫僧与妙法夫人前后照应，可保无虞。星夜奔到江南，由范公堤驾船入海，在外国另寻一番事业，亦可以称王称帝，传及子孙，何必在中国图谋？就是贫僧月前着元帅亲族并各将妻子尽住永城，也是虑有今日，为走江南留一条便路。不意永城先被官兵打破，反将家属全失，此冥冥中有天意，非人力所能防及！元帅宜趁早回头，贫僧的话，都是审时度势之语。倘若归德一破，玉石俱焚，彼时虽追悔亦无及矣！”师尚诏听了，低头无语。秦尼又着人将妙法夫人请来商议。蒋金花道：“吾师偶尔失利，便就惧怕至此。吾视退开封人马，真同折枝之易！谁肯将数年血汗勤劳，坏于一旦？”秦尼苦口陈说利害，金花不从。秦尼道：“你既执意不从，容俟缓图。”说罢，自回寓所。少刻，人来报道：“秦

神师不知去向。”师尚诏听得，如失左右臂，不禁举止慌错。命众贼满城查访，杳无踪迹。

再说于冰回到了军营，桂芳等迎接入去叩谢，倍加钦服。坐间叙说秦尼去劝师尚诏投降的话，不知尚诏听他不听。正言间，探子报到：“军门、巡抚二大人领兵同来，已在归德城西十里之外，遣将预行安营，不过数里，两位大人就到。”随即管总兵差人知会迎接。桂芳吩咐快备鞍马。于冰道：“朱兄、林兄亦该随去交令。”桂芳道：“自然该去走走。”

三人出营，会齐了管翼，又带领了此番得胜将官，同到军门营在相见，曹邦辅亦在中军。诸将上帐参见报功毕，胡宗宪道：“尔等不至于败北，皆朝廷洪福，我与曹大人用人之幸。”曹邦辅道：“二位大人身先士卒，竭力疆场，真令弟辈欣喜不已。朱文炜筹划得宜，林世兄勇冠三军，郭翰、罗齐贤、吕于淳随管大人建立奇功，破贼连营八座。平寇之功，管大人同朱文炜、林世兄实为第一。”胡宗宪道：“曹大人过于奖誉，歼除些小毛贼，偶尔微幸得胜，算什么军功？今后只要随我打破归德，方算的奇功万古。”二总兵道：“敢不听大人指示，报效国家？”

宗宪吩咐：“排上筵席，与曹大人洗尘。”不多时，军中奏起乐来，安放桌椅。巡抚与军门上座，二总兵左右坐，副、参等官下坐，余俱两傍站立。曹邦辅道：“林世兄、朱秀才出奇用力，非在官者比，我与胡大人该与他贺功酬劳才是！”吩咐：“另设一席，在副参之下，本院还要借胡大人之酒，倒先要敬他二人三杯。”胡宗宪道：“大人要赏饭，可着他二人在中军帐外另坐罢了，无禄人安可与仕宦同席？”曹邦辅大笑道：“大人能量他二人将来，不能做到军门、巡抚么？”胡宗宪瞑目摇头，也大笑道：“只怕未能。

也罢了，既曹大人开了口，就着他两个在副、参以下坐坐罢。”文炜、林岱先向军门、巡抚叩谢，次向二总兵叩谢，再次同副、参打恭毕，又向两旁诸文武官谢罪，然后就坐。

军中行酒，鼓乐正浓，只见中军官慌来禀道：“圣上差缇骑数十人到曹大人营中去了。”众官皆大惊失色，邦辅亦大惊异，心下道：“怎么缇骑倒来拿我？”飞忙的别了众官回营。二总兵也要辞去探问。胡宗宪大笑道：“二镇将亦太世故了，圣上严明，凡我辈大臣贤否，无刻不在胸臆间，曹大人诸处俱好，也还有点才情，惟‘骄’之一字未除，所以有些一跌。他是封疆大吏，师尚诏在本省谋为多年，他所司何事？”‘纵容反叛’四字，实罪有攸归。即本院亦有失查微嫌，将来圣上问及时，我少不得与他方便一两句。尔等俱各安坐饮酒，无庸代为愁烦。”又吩咐左右：“拿大杯来，今日有一不醉者，本院亦不依。”众官各就坐，中军又奏起乐来。

少刻，巡捕官禀道：“曹大人来了！”众官各猜疑道：既有缇骑，为何轻易放回？”胡宗宪率领众官接出，只见曹邦辅向胡宗宪道：“大人快将军门印请来！”宗宪慌无所措，只得将军门印传与。曹邦辅接了，递与跟随官。旋即往正面一站，向宗宪道：“有圣旨，跪听宣读！”胡宗宪朝上跪了，曹邦辅取出旨意朗念道：“胡宗宪身膺军门重寄，不思尽忠报国，自师尚诏叛据归德，宗宪事事畏缩，无异妇人，以逆贼杀官夺城，皆其所致。今差缇骑锁拿来京，朕面审一切。其军门印务，着巡抚曹邦辅兼理，率总兵官林桂芳、管翼督师，速擒巨寇，剿灭从贼，早慰朕望。钦此。”旨读毕，闪过缇骑五六人，将胡宗宪官带脱去，就要上锁。邦辅道：“俟入都后再上锁罢。”缇骑道：“此系奉旨钦犯，我等何敢

徇私？”说罢，上了大锁，勒令交代军门事务。宗宪泪流满面，向邦辅、桂芳等道：“二位大人俱在此，我有何畏缩不前处？”邦辅道：“此不过圣上急欲取功，借大人鼓励将帅，想蜀日越雪，不久自昭白也。”缙骑等立即押入后营，这是要搜剥他银钱之意。邦辅又淡淡的开解了几句，随他们去了。一面排香案，谢恩拜印；一面吩咐幕客，写本回奏接印日期。众官俱各叩贺。

缘胡宗宪按兵睢州，前此两总兵写书字达知邦辅，邦辅将两镇书字，并目下贼人情形同奏书在一处进呈御览。明帝大怒，还要拿他的家属，亏严嵩开解，有俟宗宪到京申明玩寇误国实情，再行重治其罪，因此才止拿了他一人。

再说邦辅拜印后，升帐坐下，诸官又复行参谒，邦辅道：“大寇未灭，非饮酒奏乐时也。”吩咐将筵席收去。向桂芳道：“镇台领本部人马并投降贼众，我再拨与你人马二千，攻打归德东面；管镇台领本部人马，我拨你人马四千，攻打归德南面；林公子武勇超群，可当一面之任，今权授为先锋之职，领本部院六千人马，偏将二十员，攻打北面。若参、游等官不受节制，不肯尽力，敢于玩忽者，只管按军法从事。”林岱叩谢。又向众官道：“西面本部院攻打。朱秀才又有谋画，可权充本部院参谋之职，自今日始，你就在我营中居住。”文炜叩谢。又唤过罗齐贤、吕于淳道：“与你二人一千兵，可分为两班，每到夜晚，在归德四面巡查，不许放走反叛一人。”又令参将郭翰道：“与你三千人马，不拘归德那一门外，只拣地势高处安营，于营内再筑一台，差兵轮流眺望，见贼出那一门，你即带兵救应，一边遣人报知本部院，不得遗误。”又着将此番克敌攻城有功兵将汇一名册，详细注明大小功绩，以便将来升题选用。又着幕客做了十数道榜文，命诸

将射入城去，内言：“开门接官兵者，上赏；杀贼携首级投降者，中赏；有人擒拿或斩首师尚诏夫妻投献者，其功最大，另行保题，不在三赏之内。若军民人等，仍敢从贼为乱，拒敌官兵，城破之日查出，或被人首告，定夷灭三族。”又发火牌，星夜催办粮草，饬令各官解交军前，违限日地者，按律从重参处治罪。诸将见邦辅调度井井有条，各互相戒谕道：“新军门与旧军门天地悬绝，宜事事小心，毋犯军令方好。”

且说师尚诏自秦尼去后，心绪如焚，今又于四门接得曹军门榜文，恐兵民有内变之心，越加愁烦。向蒋金花道：“如今军门又是曹邦辅了，若胡宗宪不在军中，则掣肘伊等者无人矣！你我事不可问矣！”夫妻正私议间，忽听得城外军声大振，火炮连天，探子报道：“胡军门已拿解入都，新军门曹邦辅分遣诸将，四面攻城。”尚诏急传令各门贼将用心防守。又问道：“那一门兵最多？”探子道：“军门在西门，西门人马最多。”尚诏道：“我自据归德以来，从未临阵。既西门兵多，我就出西门试一试官军强弱。”随即披挂，带三千贼军，放开西门，冲杀出去，官兵和波开浪裂一般，纷纷倒退。曹邦辅听得师尚诏亲现西门，连忙带领众将御敌，看见师尚诏在前，四员贼将随后，赶杀官兵。但见：

头戴银兜鍪，顶上撮采线一缕；身披金罩甲，腰间拴丝带一条。两眼圆若铜铃，半红半碧；满面须如钢爪，非赤非黄。身似金刚略小，头比柳斗还肥。手中大砍刀，舞动时风驰雨骤；坐下卷毛马，跑出去电掣云飞。向日潜逃涉县，今朝名播河南。

曹军门看罢，尚诏马已在面前。邦辅道：“你是师尚诏么？”尚诏道：“你有何说？”邦辅道：“你本市井小人，理合务农安分，何

得招聚逆党，攻夺城池，杀害军民官吏，做此九族俱灭之事？”尚诏道：“皆因汝等贪官污吏逼迫使然。”曹军门大怒，回顾诸将道：“谁与我杀此逆贼？”言未尽，中军刘总兵听说，催马提枪，与尚诏战不三合，被斩马下。左哨守备谢梦鲤、董昌两将齐出，战不五六合，谢梦鲤左肋中刀，董昌恰待要跑，被尚诏赶上，脑后一刀，砍落马傍。曹军门道：“尚诏非一二将可敌。”众将便一齐出马。贼营四将看见，亦各上前厮杀。曹军门见尚诏凶勇异常，众将陆续落马，急传令箭：“调北路主将林岱快来！”大战不过一两刻，军门标下官将倒损了八九员，诸将败将下来。

尚诏正要挥兵赶杀，只见一将匹马提戟，飞刺面门，尚诏举刀相迎。败下去的诸将，又各勒马观看。两人鏖战征尘，有八十余合，贼妻蒋金花见尚诏临阵时久，吩咐鸣金。尚诏听的锣声乱响，只当城内有故，向林岱道：“日已沉西，明日再与你战。”林岱道：“我也不逼你。且饶你去罢。”两下各自收军。曹军门大赞林岱道：“先锋真神勇也！若再来迟一步，吾大军被贼冲动矣。”重加赏劳，使归镇地。林、管二总兵虽知西门交战，因无将令，不敢私动人马，只得亲到军门处请安。邦辅急令速归汛地。

次日，蒋金花向尚诏道：“闻南门系河阳总兵管翼扎营，我今日去报连破八营之仇。”尚诏道：“官军内有一林岱，甚是了得，你须小心他一二。日前吾爱将邹焰即死于此人之手。”金花也不回答，领三千人杀出南门。管翼带将佐出营观看，但见：

头盘髻髻，上罩飞凤金盔；耳带云环，斜嵌盘龙珠附。
身穿玲珑柳叶之甲，足踏凌波莲瓣之靴。两道峨眉，弯如新月；一双杏眼，朗若悬殊。年纪三旬，也算半老妇女；容颜娇嫩，还象二八佳人。腕携两口日月钢刀，腰系一壶风雷大

箭。

管翼看罢，向诸将道：“必贼妻蒋金花也。谁要拿住他，不愁不加官进禄。”猛听前军队内都司单元瑚大呼道：“小将擒他！”催马抡斧便砍。金花隔过了斧，问道：“来将何人？”单元瑚道：“你不用问你总爷姓名，少刻拿住你，总爷定要取你做个房中人，你叫我的日子在后哩！”金花大怒，匹马交锋。大战数合，金花便走，元瑚赶来，金花回手一飞锤打落马下。众将见元瑚落马，一拥杀出，将元瑚救起。金花暗念诵咒语，顷刻狂风四起，卷土扬尘，飞砂走石，向官军乱打。管翼立脚不住，顾不得队伍错乱，领兵向东南败走，金花率贼众赶来。曹军门听的南门交兵，急发令箭三枝，着东北两路主将，各遣一将带兵一千，窥看动静。若官军胜，协力攻城，使贼人不暇救应；官兵败，火速救援。自己也遣一将，领兵去策应。

师尚诏在城头，看见三门各有人马向东南飞奔，忙令贼将八人，领兵五千，接蒋金花回城。众贼将杀出城来，一个个打着唢呐，望官军赶去。蒋金花正在追杀管翼之际，瞧见三路官军前后杀来，急忙带兵回头交战。管翼见有救兵到来，即招呼败兵回身相杀。蒋金花腹背受敌，正要再施法力，听的喊声渐近，原来是自己人马。四五路军兵搅在了一处大战。但见：

愁云滚滚，旌旗闪天地无光；杀气腾腾，鼙鼓震山河失色。弓弦响处，几多归雁坠长空；鞭影挥时，无数惊猿啼古木。将军疲困，隐闻喘息之声；战马歪斜，无暇啼嘶之力。真是：盔落头飞争日月，血流腹破定龙蛇。

两军混战多时，金花恐官军再添人马，又怕尚诏亲来接应，城内无人守护，不敢恋战，招呼众贼回城。各路官军随后追来。

金花向腰间解下一缕红绳，往追兵路上一撒，顷刻变为千余丈长一条红蟒，拦截道路，金花带兵缓缓入城。官军见了大蟒，个个惊疑。少刻，化为五尺长短红绳一条，众将官方各回营垒。正是：

法无邪正，灵验为奇。

个中生克，个中人知。

第二十九回 斩金花于冰归泰岳 杀大雄殷氏出贼巢

词曰：

雾隐南山豹，神龙归渊野。谁料娘行，恁地能贤哲，衷肠依旧向夫说！说不愿做贼妻，仍愿做官人侍妾。我心坚为你情切，孤檠吹灭，果斩了那人去也。

右调《梧桐树》

且说于冰自法败秦尼之后，就在桂芳营中居住，桂芳敬之如神明师祖。又叮嘱随行兵丁，不许谈及斗法一字。喧传者立斩，所以军门同管翼两下俱不知于冰名讳。这日二鬼又来报，说秦尼劝师尚诏归海不从，即刻隐遁的话。于冰深羨其知机，将秦尼远避的话向桂芳说知。于冰又写了秘书一封，着桂芳差心腹家丁，到军门营中暗交与段诚付文炜拆览。

到点灯时候，军门忽传各门主将并参守以上官员，俱到营中议事，桂芳、管翼、林岱各率所属去西营听候。邦辅升帐，各官参见。邦辅道：“师尚诏不过一勇之夫，无足介意，伊妻蒋金花深通邪术。尔诸将有何策，各出所见以对。”诸将道：“逆贼叛乱，小将等不惜身命报国。至言邪法，实是出策可破！”曹邦辅道：“本院到有一法，可以擒拿蒋金花。只要诸将用力，上下一心，则大功成矣。”众将道：“愿闻神策。”邦辅道：“尚诏孤守一城，已是釜中之鱼，其贼众不即解散者，恃金花邪术也。今后师尚诏出城，林先锋率将御敌；贼将出城，诸将对敌；蒋金花出城，本部

院率将对敌。若师尚诏同蒋金花一齐出城，尔诸将须要协力，必须将他夫妻隔为两处。此后交战之时，要互相策应，不必分营头。俟拿住蒋金花时，然后并力攻城，群贼自然心乱。时此攻城，徒损士卒无益。然各营不可不虚张声势，佯作攻城之状，使群贼坐卧不安。到二更以后，偏要鸣鼓放炮，着群贼竟夜支应不暇。”又唤过罗齐贤、吕于淳道：“你二人闲时，仍照前令绕城游行，以防叛贼逃遁。此后令你二人随行军士，每人各带竹筒一个，长三四尺不拘，竹筒下面打透一孔，内用竹棍抽提，棍头用棉絮包紧，即俗名水枪是也。竹筒内装猪狗血、大蒜汁、妇人精水等项秽物。打探的蒋金花出城交战时，可率兵用竹筒喷去，只有一两点到他身上，则邪法尽属无用。吾闻岛洞列仙，奉行天心正法者，尚要回避此物，况蒋金花耶！他邪法既不能施展，量一妇人，凶勇断不及师尚诏，少有武艺者即可擒拿。未知诸公以为可否？”众将齐声道：“大人妙算，总在情理之内。邪不胜正，从古皆然，某等俱各小心遵依，共奏肤功。”说罢，令诸将速还汛地。此即于冰与文炜书中之调度也。文炜得此书后，打算着将来功名俱在曹邦辅手内，乐得暗中献策，使邦辅居名。

再说蒋金花回到城中，尚诏迎着慰劳。金花道：“如今粮草尚可支持，军士也还用命。只是外无救援，强敌困守，日久必生变乱。依我的主见，明早元帅领六千兵，带二将出东门交战，他南北二营必要接应。再着心腹将在城头观望，待他南北二营出兵后，其军势已分，元帅可预伏胆勇之将八员，各带兵五百，直冲其南北二营，使他措手不及。城池着我父亲向同一子把守，我领兵五千直冲西营，使曹军门照顾不来。胜则罢了，不胜我再去。此谓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使官兵四面迎敌。一营丧败，则三营

俱星散矣。成败之机，在此一举。元帅以为何如？”尚诏道：“此计固妙。只是岳丈年纪过老，二子又太小，俱无威力服人。今诸将也虽说用命，是见你我尚未一败，伊等犹欲攀龙附凤，做开国元勋。今你我俱督兵临阵，城内至亲骨肉无人，日前曹军门又有许多告示射入城内，设或有人开门投降，放入官兵，你我即无家可归矣！依我的主见，今后你我须互相战守，方为万全。”金花道：“既然如此，我明早带万人出阵，攻曹军门西营；元帅遣四将带兵一万，劫东门林总兵营寨。两军若胜，分头攻南北二营，元帅再遣兵四面接应。这可使得么？”尚诏道：“此计大妙！定于明早举行。”

次早，蒋金花率众出城，声势甚锐。军门遣将御敌。诸将战未数合，曹军门带人马先退，诸将皆望西南而走，金花挥动贼众赶来。约有八九里，军门又遣回战，金花大怒，当先交战。正战间，从北来一枝人马，约有四五百马军，一半步军。贼将看见，分兵来战。那些马军从斜刺里跑去，直奔金花阵前，一个个举水筒抽提，向金花身上喷去，弄的上下青红蓝绿，无所不有。金花恼极，挥兵赶杀，那一枝人马便飞跑去了。

正赶间，猛听的背后杀来，勇不可当。贼将分南北俱奔，曹军门率大众从面前杀来。金花腹背受敌，慌忙拔剑作法，不意一法不应，心内甚是着急。欲带兵回城，后面又有林岱，前面又是曹军门大队齐来。又听的一将大喊道：“适才军门大人有令，贼妇量无妖法，尔等只要拿他一个，就是大功。余贼便走脱几个，也使得。”话方未毕，众将各奋勇上前，喊一声，将金花围了数层。贼众万人，死亡逃奔，止存二三千人马，舍命保守金花。曹军门吩咐擂鼓。众兵将各要立功，杀的贼军无门可入。此时蒋金

花力软筋疲，满心只望尚诏救应，被军门右哨下一马兵丁熙，趁空一枪刺于马下。众将军大呼道：“贼妇落马矣！”曹邦辅听的贼妇落马，忙传令道：“吩咐前军，拿活的来！”不意金花已被众军马踏得稀烂，贼众俱叩首投降。邦辅着记了丁熙名字，差人向三门营中晓谕报捷。

正在擒降纳叛之际，探子报说：“贼众在东门劫营，与林总兵大战好半晌了。”曹邦辅传令。着林岱速去救应。林岱如飞的去了。邦辅又遣参将李麟去领兵接应。

再说师尚诏在城头眺望，见金花得胜，向西追赶官兵，忙遣四将领兵一万去东门劫营。众贼听得蒋金花已胜，杀出东门，个个奋勇而前，排山倒海的向林桂芳杀来。桂芳听得城外喊声大震，慌率诸将御敌，众贼已拔开了鹿角，撞入营门，桂芳只得率众挡拒，未免心慌。忽见北面转出一枝人马，是管总兵的旗号，鼓噪蜂拥，砍杀贼众而来。贼众知林桂芳无备，以为操必胜之权，正在拚命相持间，见救兵凶勇，料着不能成事，齐往原路且战且走。南面林岱又转来截杀，众贼慌惧之至。尚诏在城上看的明白，忙遣将带兵截战，救应诸贼入城。

于冰听得蒋金花已死，贼营无用法之人，急传回超尘，止留逐电，吩咐道：“你可等归德平后，打听林岱、朱文炜受何官职，到山东泰山报我知道。”说罢，也不与桂芳等告别，驾遁光回泰山去了。

且说师尚诏救回众贼，西门败残贼众有逃回者，言妙法夫人阵亡。尚诏听了，捶胸大哭道：“我本良民，在涉县山中得银二十余万两，做一富家翁，子孙享无穷之福。误听秦尼怂恿，使我一败涂地。今秃贼远颺，爱妻受戮，二子尚在孩提，兄弟陷于永

城，弄的王不成王，霸不成霸，虽生之年犹死之日也。”说到痛处，就拔剑自刎。众贼解道：“昔汉高屡败，而犹有天下。今城中粮草可支一年，军士尚三万余人，背城一战，尚在胜负未定；再不然，一心固守，视隙用兵，亦是常策。元帅若如此悲啼，岂不摇惑众人心志？”尚诏听众贼开慰，又只得勉强料理军务。

再说桂芳收了人马，重整残破营垒，到后帐正要和于冰说知蒋金花阵亡之事，不意遍寻无踪。桂芳大怒，要斩伺候于冰的军士。军士们痛哭道：“冷老爷听的蒋金花身死，止说一句‘吾之事毕矣’，吩咐小的们帐外听候。小的们数人并未敢离一步，转眼时就不见了。小的们正要报知，还求大人原情。”桂芳想了想道：“冷先生来去，原不可令人测度。他知贼营中邪术之人已无，师尚诏我等可以力取。即是此意，也该和我父子执手一别，少留一点朋情。竟这样不辞而去，殊觉歉然！”喝退了军士，心上甚是依恋。

忽见中军禀道：“军门大人差官相请。”桂芳随即到西营，见诸将俱在，曹邦辅满面笑容，说道：“师尚诏未平，原非我等杯酌之日，然贼妻伏诛，真是国家快事，不可不贺。”少刻，大陈酒席，众将次第就坐，各叙说前后争战的话。管翼又说起蒋金花飞砂走石，打的众军将头破骨折，真是亘古未有奇异事。军门同众将俱大笑。桂芳道：“这些小术，何足为奇！日前秦尼姑斗法一事，方算的大观。”林岱、文炜各以目相示，桂芳自知失言。曹邦辅大惊道：“我倒把这秦尼姑忘了，此尼精通法术，系蒋金花之师，怎么从不见他出来？方才林镇台言及，本院又添一大心病矣！”忙问斗法之事若何？桂芳已经说出，难以挽回，遂将朱文炜被恶兄嫂百般谋害，致令流落异乡；将文炜帮助林岱的话隐过

不题，只言文炜素与林岱是结义弟兄，后遇冷于冰资助盘费，始得寻林岱至荆州。又说到于冰如何安顿文炜妻子，亲到怀庆相告，如何被林某父子相留。众官无不叹为高人义士。又将隐藏在军中，与秦尼如何斗法，如何驾云雾追赶秦尼，秦尼劝师尚诏不从远遁，若不是此人，贼众还不知猖狂到怎么田地！众官俱各惊奇道异，称羨不已。

曹邦辅听罢，连忙站起道：“此本朝周颠、冷谦之流，乃真仙也！既有此大贤，纵他不愿着人知道，林镇台也该密向本院说声。”吩咐左右：“将酒席从新收拾整洁，待本院亲去东营请冷先生来，大家再饮。”桂芳忙禀道：“冷先生已用神术遁去矣！适才总兵正为此事，要重处军士。”林岱、文炜所知，大惊失声，邦辅道：“此话果真么？”桂芳道：“总兵焉敢在大人前欺罔一字！”又将于冰遁去走法，备细一说。邦辅道：“纵去，也只在左近，可遣官卒精骑八面找寻。”林岱禀道：“此人日行数千里。日前秦尼斗法，不过骑草龙逃去，此人即于马上一跃，飞身太虚，此林岱目睹者。既已遁去，如何肯回，军将等该从何处赶起？”邦辅抚膺长叹道：“此非是本部院无缘见真仙，皆林镇台壅蔽之过也！”又问朱文炜原由，文炜始将自己原由委曲陈说了一遍。邦辅咨叹良久，向众官道：“此神仙中之义士也！未得一见，殊可恨耳！”

不言众官饮酒叙谈。且说朱文魁自与殷氏会面之后，总在后面厨房内，做刷锅洗碗烧火之事，少不如法，便受众人叱喝，遇性暴贼人，还要打。即或与殷氏偶尔相遇，两人各自回避，恐招祸患。师尚诏据了归德，催各贼将家属同入永城。乔大雄因永城去归德远，又钟爱殷氏，恐怕不能随时取乐，将别的女人尽行打发入永城，单留殷氏在富安庄，又拨了两个本村妇女服侍。后来，

师尚诏遣心腹贼将，于各乡堡党羽内拣选壮丁，止留老弱男子在家，其余尽着赴归德助战。贼将要着文魁去当军，殷氏有的是银子，行了贿赂，将他留下。

自大雄赴归德后，殷氏又用银钱衣物买嘱服侍的两个妇人，又重赏厨房中做饭菜等人。一路买通，每晚与文魁同宿，重续夫妻旧好，日夜商量逃走之法。又听得传说师尚诏屡败，听得四县全失，各路俱有官兵把守，恐被盘问住，倒了不得。殷氏平日极有权术，到此时也没法了。文魁也恋着殷氏，不忍分离。

一日，日西时分，殷氏在正院中闲坐，见乔大雄狼狈而来，殷氏接入房中。乔大雄道：“此刻这命才是我的了！”殷氏道：“这是何说？怎么连帽儿也不戴？”乔大雄道：“还顾的戴帽儿哩！今早我随妙法夫人出阵，与官军对敌，原是大家要借仗他的法术取胜。谁想他并不施展法术，惟凭实力战斗，被人家一枪刺于马下。我见势头大坏，舍命往来冲杀。喜的那些官军都以妙法夫人为重，我便偷出了重围，将盔甲马匹弃在了路上。因心上结记着你，与你来相商：如今秦神师也走了，妙法夫人也死了，师元帅死困在归德了，不久必被官军擒拿，还跟随他做什么？我想家中有的是银子珠宝，我与你可假扮村乡夫妇，逃奔江南或山西山东，还可以富足下半世。你看好不好？”殷氏听罢，半晌不言。大雄怒说道：“你想是不愿意么？”殷氏笑道：“我为什么不愿意？你忙甚的，且歇息几天，与你同行。”大雄道：“十分迟了，归德一破，被同事人拉扯出来，就不好了。”殷氏道：“师元帅也是个英雄男子，归德城现有多少人马，就这样容易破？纵破，也得一两个月。我定在后日与你同行，我也好收拾一二。”大雄道：“就是后日，也不过耽延一日多功夫。”

殷氏着妇人们预备酒饭。少刻秉起烛来，大雄净了面，更换了衣服。到定更时酒饭齐备，殷氏与他斟上酒，开慰道：“你要放宽心胸。师元帅即或事败，你又不是他的亲戚族党，那些官儿们也想不到你一人身上。你吃几杯罢，也着不的个惊怕。”又吩咐两个妇女道：“你们都去安歇了罢，杯盘等物，我自收拾罢。把酒再拿两大壶来，我今日也吃几杯。”须臾，将酒又取到，殷氏着暖在火盆内。又嘱咐两妇人去安歇，“并说与厨下，也都睡了罢，一物俱不用了。”二妇人去后，殷氏将门儿闭了，与大雄并肩叠股而坐，放出许多狐媚艳态，说的话都是牵肠挂肚，快刀儿割不断的恩情，让大雄拿大杯连饮，弄得乔大雄神魂飘荡，两个就在酒席傍云雨起来。殷氏淫声艳语，百般嚼念，比素常加出十倍风情。两人事毕，又复大饮，殷氏以小杯换大杯，有时口对口儿送酒，有时坐在大雄怀中劝吃。直到二更时分，大雄满口流涎，软瘫在一边。

殷氏开了房门，亲到各处巡查了一遍，见人都安歇，悄悄的到厨房内将文魁叫出来，说与他如此行事。文魁听了，带了大钢刀一把，随殷氏走来。先偷向门内一看，灯光之下，见大雄鼻息如雷，仰着面在炕上睡觉。殷氏将文魁拉入来，叫他动手。文魁拿着刀，走至大雄身傍，两手只是乱抖，向殷氏道：“我、我、不……”殷氏着急道：“错过此时，你我还有出头的日子么！怎么把‘我不’的话都说出来！”文魁道：“我怕、怕他醒了！”殷氏睡了文魁一口，夺过刀来试了试，觉得沉重费力；猛想起柜头边有解手刀一把，取下来一看，锋利无比。忙将大衣服脱去，止穿小袄一件，挽起了袖子，跪在大雄头边，双手抱住刀柄，对正大雄咽喉，用刀往下一刺，鲜血直溅的殷氏满脸半身俱是。大雄吼

了一声，带着刀子从炕上一进，跌在了地下。文魁叫了声“呵呀！”也倒在地下。殷氏在炕上往下一看，见大雄喉咙内血流不止，两只腿还一上一下的乱伸不已；再看文魁也在地下倒着，要往起爬。殷氏连忙跳下炕来，将文魁扶起，着他动手，再加几刀。文魁起来、坐倒四五次。殷氏见他无用，自己又将解手刀丢了，拿起那把大刀来，在大雄头上脸上劈了十几下，见不动转了，方才住手。将刀往地下一丢。斜倒在炕上歇气。文魁方才爬起来，看了看大雄，早已死了，满地都是血迹。文魁用手指着殷氏道：“你果然算把辣手！也该收拾起来，我们好走路，被他们知道，都活不成。”殷氏道：“我再歇歇着，此时浑身倒苏软起来。”

原来殷氏亦非深恨乔大雄，下此毒手；只因屡听传闻，师尚诏连失四县并连营八座，他是个有才胆的妇人，便想到师尚诏大事无成，将来必受乔大雄之累，已有杀害之心。今又听秦尼已走，蒋金花阵亡，其志决矣。许在三天内同去江南等处，恐一时下手不得；不意大雄一入门就被他灌醉。厨下叫文魁时，已说明主见：同带了大雄首级到虞城或夏邑报功；他还想要得意外的富贵，或者启奏了朝廷，大小与文魁个官儿，一则对文魁好看，二则遮盖他的丑行，三则免逆党牵连之祸。也是有一番深谋远虑，并不是冒昧做出来的。

这殷氏歇了一会，将钥匙递与文魁，道：“正面柜内，还有四千多两银子，你取去罢。”文魁将柜子开放，见银子并未包封，都乱堆在里面，心上好不快活起来，站在柜边思索。殷氏知道他的意思，说道：“我们还要走路，量力带上几百罢。”自己也下地来，用那把大刀，将乔大雄的头锯下，盛在个毡包内，然后洗了手脸，换了衣服，身边贴肉处，带了两大包珠宝。朱文魁将银子

满身带的也没处安置了，还呆呆的端相那柜子。殷氏道：“我已收拾停妥，快走罢，此时已交五更了。”文魁走了两三步，觉的着实累坠，定要叫殷氏分带。殷氏道：“我还要抱人头，能带多少？”说了好一会，带了一百多两，方才吹灭了烛，悄悄的走至后院，开了门。两人放胆行走。外面院落虽多，都不关闭，是防有变乱，大家好逃走的意思。夫妻走了几层院子，也有听脚步响，隔着门窗问的，文魁总以乔总管连夜去归德为辞。

两人出了富安庄，文魁便叫少歇，殷氏道：“这是甚么地方，我们做的是甚么事，才走了几步儿，就要歇息！”文魁道：“我身上甚是沉重，如何不歇？”殷氏道：“你弃了些走罢。”文魁道：“弃了如何使的！我不如埋了些再去。”说罢，又将银子埋了几百，方才向夏邑走去。正是：

妻被贼淫家被劫，今宵何幸皆归结！

莫嫌那话本钱贴，旧物犹存不必说。

第三十回 囚军营手足重完聚 试降书将帅咎成功

词曰：

非越非吴因何恼，无端将面花打老。献首军营，原图富贵，先自被他刑拷。脉脉愁思如搅，闻说道同胞来了。细问离踪，几多惊愧，深喜邀天垂报。

右调《明月棹孤舟》

且说林桂芳自军门宴罢之后，奉曹邦辅将令，着诸将并力攻城，一连攻打了两昼夜，反伤了许多士卒。皆缘贼众知道罪在不赦，因此拚命固守。

这日，在营中看着军士修理云梯轰车之类，只见军中官稟道：“本镇属下守备宋体仁，今镇守夏邑县，遣兵解到夫妇二人，言在夏邑路西十八里内，被巡逻军士拿住。申明男叫朱文魁，女殷氏，俱虞城县人，为贼众乔大雄拿去，住居富安庄两月余；今趁便杀了乔大雄，携首级到夏邑县报功。并言富安在实系贼众停留之地，请兵剿除。今文魁身边还有许多银两，未查数目，外有该守备详文一角呈览，并请示下。”林桂芳心内疑惑道：“这人的名字不是朱相公的哥哥么？”随即到中军帐坐下，看了来文，吩咐道：“左右，带人来。”

少刻，将男妇二人带入，跪在下面。桂芳问道：“你叫朱文魁么？”文魁道：“是。”又问道：“殷氏是你妻子么？”文魁道：“是。”又问道：“有个朱文炜，是府学秀才，住在虞城县柏叶村，

你可认得么？”文魁随口应道：“这是小人的兄弟。”桂芳道：“他妻子姜氏可在家么？”文魁心内大惊道：“怎么他知道的这样详细？”忙禀道：“小人兄弟文炜，已同妻子姜氏四川探亲去了，如今尚未回来。”桂芳笑道：“我把你这千刀万剐的狗刷攘的！我也有遇着你的日子！你做的事体，本镇备细都知道，我也没功夫与你较论。”吩咐左右：“先重打五十个嘴巴。”众兵喊了一声，打的文魁鼻口流血，顷刻青肿起来。又着将殷氏也打五十个嘴巴，众兵又喊了一声，打的殷氏哀声不止，将左腮两个牙也打吊了。打完，桂芳问解来兵丁道：“他的银子在何处？”兵丁们禀道：“小的们彼时搜拣出来，在本官面前呈验，本官仍交还他，如今都在他身上带着。”桂芳道：“取上来我瞧。”左右向文魁身上取出，放在一旁。桂芳问殷氏道：“你有多少？身边取出来。”殷氏道：“并无一分。”桂芳向左右道：“搜！”殷氏听见要搜，也连忙从身边取出来，道：“只有这一百多两银子。”桂芳道：“你怎么说一分没有？我知道你这小淫妇子狡猾的了不得。朱文魁硬是你调教坏了。”吩咐左右：“再打他二十个嘴巴！”殷氏痛哭求饶。桂芳道：“我分明没有夹棍，若有，我定将你这两个丧尽良心的，一人一夹棍才好！”吩咐左右，又打了十个嘴巴。

桂芳着书吏与了批文，打发押解兵丁回去。又兑了银子数目，共四百四十余两，交付中军官收存。文魁同殷氏除埋了外，还共带了六百余两，被夏邑上下兵丁刮刷了二百多两，所以只有此数。桂芳复问文魁：“你杀的贼头在那里？”文魁将毡包递与军士，军士打开。桂芳看了，问文魁杀贼原委，并富安庄内举动，文魁都据实禀说。桂芳道：“你两个真是廉耻丧尽，还有脸来献首报功！本镇今日只不往反叛里问你，还是看你兄弟的情分！”吩

咐押在后营锁禁。朱文魁与殷氏摸不着头脑，倒象与林总兵有大仇的一般，这样处置。殷氏哭的如醉如痴，同往后营去了。

桂芳着人去北营将林岱请来，详言朱文魁夫妻报功，并各打了几十个嘴巴、监禁后营的话，“心上快活不过，因此叫你来商议：还是当反叛的处死，还是解赴军门？若叫朱相公知道，那孩子又要讨人情。”林岱道：“父亲，这件事做的过甚了！受害者是朱义弟，我们不过是异姓知己，究竟是外人，他弟兄虽是仇敌，到底是同胞骨肉。况文魁妻被贼淫，家被贼破，报应已极，我们该可怜他才是。况他又是杀贼投首，父亲如此用刑，知者说是为文魁弟兄家务事，不知者岂不生疑？且阻将来杀贼报功之路。就是朱义弟闻知，也未免心上歉疚。又将他的银两拘收，越发动人议论了。”林桂芳听了，有些后悔起来，勉强笑道：“我不管他是谁的哥嫂，像这样人不打，更打何人？”林岱道：“朱义弟事，军门大人前已尽知，莫若将此事启知，看曹大人如何发落。文魁既说富安庄儿是反叛巢穴，这事岂可隐昧不言？父亲还是亲到辕门一行才好。”桂芳道：“收他的银子，本意是与朱相公使用，你方才的话也有道理。我此刻就见军门。”又吩咐中军道：“朱文魁，我儿子与他讨了情分，可将他夫妻锁开了，那四百多两银子，你当面交与他，说与他知道。”说罢，父子一同出营。

林岱回汛。桂芳到军门处禀见，曹邦辅请入相会。林桂芳将朱文魁杀贼报功，并自己处置的话详细启知。邦辅道：“打的爽快！若叫朱参谋知道，虽本院亦不好动刑矣。”桂芳道：“文魁言，富安庄是众贼家属潜聚之所，理合遣兵剿除。”邦辅道：“这事使不得。本省像这样村庄，竟不知有多少，只可付之不见不闻。嗣后若有人出首，非师尚诏己亲骨肉一概不准。只可暗中记名，俟

平师尚诏后，自然要细加查拿。此刻一拿，内外皆知，非再乱之道也。”又着人请朱参谋来。

少刻，文炜拜见，邦辅就将桂芳的言语说了一番。文炜听知哥嫂从贼巢遁归，又听见桂芳重加责处，心上甚是惻然，回禀道：“生员祖父，功德凉薄。因此萧墙祸起，变生同胞，家门之丑，不一而足。今夫妻于万死一生中，匍匐于义父林总镇营内，情甚可怜！生员欲给假片时，亲去看看，未知可否？”说罢，泪眼盈眶，不胜凄楚。桂芳见此光景，觉的没趣起来。邦辅道：“令兄备极顽劣，你还如此体恤，足徵孝友，本部院安有不着你看望之理？就是林总镇薄责几下，亦是人心公愤使然，你慎勿介怀。”文炜道：“生员义父素性爽直，就是生员祖父在世，亦必大伸家法。义父代生员祖父行法，乃尊长分内事，何为不可？”说罢，同桂芳辞出。

到了东营，文炜参拜了桂芳，桂芳又自己说了几句性情过暴的话，方着他到后营。文炜走将入去，见他哥嫂脸上青红蓝绿，与开了集匠铺的一般，上前抱定了文魁，放声大哭。文魁看见是他兄弟文炜，置身无地，也放声大哭。殷氏也在一旁边大哭，三个哭下一堆。哭了半晌，文魁跪下道：“愚兄原是人中畜类，你看父母分上，恕我罢！”文炜也连忙跪下叩头道：“哥哥休如此说，皆是我兄弟们时命不至，故有此分离之事。”又起来向殷氏下拜。殷氏幸亏脸上盖了许多嘴巴，不然也就羞成火炭了，连忙还礼不迭，一句话也不敢说。

三人方才坐下，文魁就要诉说自己的原委。文炜道：“哥哥嫂嫂的患难，兄弟知之至详至切，倒是兄弟的事，哥哥嫂嫂必不知道，待兄弟详细陈说。”遂从四川遇冷于冰起，说到姜氏同段

诚家女人寄居在冷于冰家。文魁夫妻听了又愧又喜，不觉合掌道：“但愿我夫妻做万世小人，只愿你夫妻重相聚会，多生些桂子兰孙，与祖父增点光辉，我夫妻亦可少减罪过。”文炜又说：“目今与军门曹大人做参谋。”文魁大喜道：“此皆吾弟存心仁厚，故上天赏以意外遭逢。若我夫妻的际遇，真令人不堪回想！”文炜又道：“林大人是热肠君子，哥嫂切勿介意。兄弟在军营中办事，不能时时相见，我送哥嫂到林义兄营中住几天，待平贼之后，自可朝夕相聚。家中断去不得，兵荒马乱，恐再蹈意外之虞。”随向桂芳的家丁道：“你们与我叫段诚来。”

不想段诚在帐外已久，听得叫他，答应一声，走入来，也不与文魁夫妻问候叩头，白白的站在一旁。倒是文魁道：“段诚，我脸上甚见不得你！”段诚和没听见的一般。文炜吩咐道：“你到北营先锋林爷处，就说是我胞兄嫂，今日暂去后营内住几天，一切饮食照佛一二，改日面谢。”段诚去了。

文魁道：“愚兄在贼巢中带来银四百余两，固是不洁之物，老弟可收用了罢。”文炜道：“兄弟在军营正缺使费，此银来的甚好。”急忙收下。殷氏向怀中也掏出那两包珠子打开，向文炜道：“此是我的两包臭物，不知二叔肯赐光不肯？”文炜道：“此珠大而白润，甚好，但军中用他不着，嫂嫂留着罢。”殷氏羞的哭了。文炜恐伤兄意，改口道：“我不是不收嫂嫂的，实因军营中用他不着；既承眷爱，等将来与弟妇用罢。”说罢即揣在怀中，殷氏方才止住泪痕。

不多时，林岱的家丁着人抬两乘轿来。接请文魁夫妇。文炜将银两珠子俱交与段诚，又到桂芳前禀明，方同文魁、殷氏出营，自己回西营去了。

且说师尚诏被困孤城，心若芒刺。意欲临阵，又怕失机，越发人心动摇；坐守又非长计。逐日家长吁短叹，深恨秦尼。一日，正捧杯痛饮，贼众又拾的告示几张，言逆犯只师尚诏一家，其余皆系误为引诱。今后凡失身贼中，能逾城投降者，准做良民，将来合家免坐；接应官兵入城者，准做四品武官；生擒师尚诏投降者封侯，斩首者次之；若仍固结党羽，抗拒王师，城破之日，男女尽屠等语。师尚诏看了，倍加心惊，行动坐卧，总着心腹数人围绕。此夜。缒城投降官军者十数人，尚诏严加责打贼将。这夜，逾城投降者更多。三鼓后，火炮之声振的城内屋瓦皆动。尚诏亲自上城率众守御。天明，官军退去。午时又来攻打，申时又退。这晚逾城投降者百十余人。

尚诏见内外援绝，人心日变，大会群贼，为战守之策。贼众议论纷纷，究无定见。尚诏道：“吾以孤城，焉能抗河南全省人马？耽延日久，诚恐天下兵集，欲走亦无路矣！日前秦尼劝我由永城趋碭山等路，奔江南范公堤，入海另寻事业，我彼时未曾依允；今时势危急，限尔等两日内，各收拾应带之物，分别前后开路者何人，保护家口者何人，断后拒敌者何人，押解粮草者何人？都要拣选精锐，方为万全。”

贼众道：“余事都易处，惟粮草最难。依小人等意，莫若随地劫掠，亦可足用。在后日三鼓起行。还有一计：先驱老弱者率百姓冲西南北三面营寨，牵住官兵，使他不能追赶；老弱等众以及百姓，有不从者，立即斩首。然后元帅同我等并力出东门。既出城后，仍须元帅断后，庶官兵不敢穷追。再分谴诸将连路设伏，若能就便攻破永城，救元帅及诸将家口，更是妙事。”尚诏道：“尔等所议亦妥，只是属下诸人贤愚不等，设或泄露，使曹邦辅

知道，反受掣肘。从此刻为始，除原旧守城将士外，每城上一面各添巡逻将士十员，日夜轮流走动，杜绝奸谋。有人拿获投降人一名，赏银一百两。”尚诏号令已毕，诸贼将各去准备。

内中老弱贼众听了，心下甚是不平，一个个三五合伙在背间议论：“怎么强壮都随他逃走，老弱的就该同百姓去劫西南北三营，替他们挨刀？我们要大家设个法子，叫他少壮者先死。”内中有几个道：“他如今四面添了巡逻，日夜稽查，投降的话断断不能；若开门接应官兵，我们又无力量；只有个待官兵攻城时，佯为救护，将他们密谋详详细细写几封书，拴在箭上射将下去。到那日，定要分拨我们，只管听他驱使，分出西南北三门，出去时并不接战，就跪倒投降。难道官军连投降的也乱杀不成？”众人道：“此话大通，各要留意。”彼此互传，弄得百姓们也都知道、人人痛恨。

到晚间，官军攻城，各拾得许多书字，向四门主将投递，众将不约而同，齐到军门营中计议。曹邦辅道：“书字是贼人穷极生计，设法诱敌，亦未可知；或竟是实情，亦不敢定。我们毋论虚实，总要预备。诸将有何奇谋，可速说来，共成大功。”只见参谋朱文炜献策道：“贼众固真假未定，此事最易裁处。书字内言明日三更，师尚诏出东门逃走，西南北三门道遣弱者劫营。就依他的书字，明日月落时，四门加力攻打，坚他速走之心；一更时分便退兵不攻，大人同二位镇台，吩咐各营俱严装饱食，率兵等候。若果真劫营，便与他相杀；若实在投降，请二位镇台入城安抚。东门少拨兵丁，留一条走路，让他逃去，亦不必阻挡。将北门林先锋人马，先去永城要路三十里内埋伏，此刻即用羽檄，行文江南文武，备兵截杀，以防漏网之贼。待师尚诏向永城逃走

时，大人可率兵合剿，留将镇守归德。贼众或过期不劫营，或出城仍行对敌，则师尚诏不逃走可知，即遣人将林先锋唤回，做一策应亦好。贼中勇悍者，不过一师尚诏，其余无足论也。”众将齐声道：“朱参谋此计周详审慎，极其妥稳，就照此施行。”

曹军门道：“还有一说，如贼众假借投降为名，引诱官兵入城，林管二镇台岂不误遭毒手？依本院主见，贼众若投降，可先遣勇将分三门入城安抚，二镇台随后入城，以备不虞。本院率兵追杀尚诏，与林先锋合击；俟城中安抚后，余军赶来会剿，擒拿逃散逆党，方为万全。”诸将道：“大人神算无遗，尚诏成擒必矣！”众将议定，各口营分派去了。

到了次日酉时，官兵四面攻城，尚诏亲自支应。待到三更，先遣贼将逼迫老弱贼众，同百姓开西南北三门出城，劫官军营寨；自己带贼众还有两万余人，保护家属同行。杀出东门，止存了八九千人。不想少壮贼中，半是老弱贼众子侄亲戚，见尚诏逃走，早定他凶多吉少，皆趁便回城，赶赴西南北三门，随众投降。林管二总兵遣将安抚镇守，一面带兵追赶下来。

尚诏走了七八里，先是曹军门兵到，两军互有杀伤，尚诏率众且战且走。少刻，林管二总兵又带兵围裹上来，贼众力战，死亡十分之四，家口并所有俱为官军所得。沿路投降者，又去了一二千人。再看地界才离归德不过十七八里，心下大惊，忙传令众贼：“有马者随行，无马者不必勉强，各寻一条生路去罢，也算你们辅佐我一场！”说罢，含着泪，挥着手，打马如飞的向东南奔驰。众贼有不忍割舍者，犹舍命相随。

未四五里，只听得东面一声炮响，人马雁翅摆开，当头一将正是林岱。众贼看见，喊一声，跑去了一半。尚诏此时人困马疲，

交手后，急欲脱身，又被林岱一枝戟搅住，支应不暇。又听的背后喊声大震，心内一着忙，未免刀法疏漏。林岱趁空一戟刺中肩甲，倒下马来，军士一齐上前拿住。诸将分头赶杀贼众。

少刻，军门二总兵大队俱至，林岱迎上去报功。邦辅大喜，奖誉道“将军之勇，今古罕恃。吾遣军埋伏此地者，知非将军不能了此巨孽也。一本院报捷时，必首先保题。随传令诸将，各带兵分四路追杀余众，并押解尚诏同他子女亲属回归德。正是：

登坛秉钺元戎事、斩将擒王大将才。

露布传闻天子悦，三军齐唱凯歌回。

第三十一回 沐皇恩文武双得意 搬家眷夫妇两团圆

词曰：

风云际会为难，今日报鸾迁。荣膺宠命列朝班，文武两必安。

握管城，书彩简，遣役迎迓宅眷。从兹夫妇喜相逢，拭目合欢眼。

右调《喜迁莺》

且说曹邦辅率领诸将回到归德，擒拿余党，安抚军民。遣军从永城将贼众家属提来，委文武大员会审，招出许多容留逆党村庄，派林管二总兵命将分头擒拿；一边写本，遣官入都奏捷，详叙各将功绩：以文炜、林岱为第一，管翼、郭翰等为第二，林桂芳、吕于淳等为第三。马兵丁熙刺死金花，军营已授千总。听候旨意。诸将见邦辅叙功等第，无不悦服。先将师尚诏并其子女遣官押解入都。余贼俟市明，酌夺轻重再解。复自行检举失察师尚诏并参地方等官，以及失陷城池文武。

捷音到了朝中，嘉靖大悦。随颁旨星夜到归德，诸将官跪拜，听候宣读，内言：

师尚诏本市井无赖，屡犯国法。该地方文武并不实心任职，养成贼势，致逆党潜藏各州县，至数万之多。攻城掠地、杀戮官民，叛逆之罪，上通于天。师尚诏并其子女，业经解送入都；其余从贼已差户部侍郎陈大经、工部侍郎严世蕃星

驰归德，会同该军门研审，务须尽搜党羽，分别定拟治罪。曹邦辅才兼文武，赤心报国，朕心嘉悦，着加大子太傅、兵部尚书；其失察师尚诏，皆因历任未久，着加恩宽免。其余失察文武地方等官，理合严惩，以肃国法，统交陈大经、严世蕃与该军门，申明有无知情纵寇，拟罪具奏。总兵管翼，身先士卒，连破贼众八营，著有劳绩，着升补松江提督。其总兵员缺，着该军门委员署理，候朕另降谕旨。参将郭翰，遇副将缺出，即行题补。朱文炜林岱俱系秀才，非仕籍食禄人比，乃一能出奇制胜，足见筹划得宜；一能先克永城，全获逆党家属，又复生擒巨寇，厥功甚大。着即驰驿来京，引见后再接官爵。林桂芳、罗齐贤、吕于淳俱交部从优议叙。其余有功将弁身并阵亡官员士卒，俟该军门查奏到日，别降恩旨。各营兵丁，按打仗勤劳论功，咨送兵部，以千、把总并指挥陆续补用。今先赏两月钱粮。其枪刺蒋金花之丁熙，勇敢可嘉，亦着送部引见。余依议。

旨意读罢，欢声若雷。大小官员谢恩后，又各向军门叩谢。林岱、文炜另谢提拔之恩。邦辅大喜，留两人饮酒，本日俱拜为门生。邦辅欣悦之至，各赠路费银二百两，令速刻起身。

二人辞出，忙忙的拜谢了各官，同到林岱营中。文炜向他哥嫂道：“兄弟已奉旨驰驿引见。此行内外虽不敢定，大小必有一官。引见后，自必是速着人迎接哥哥嫂嫂同往，好搬取父亲灵柩。林义兄已在军门前交了兵符，此营是曹大人官将统辖，我们一刻不可存留。适才军门赏了路费银二百两，哥哥可拿去回柏叶村李必寿处暂住。等候喜音。我已托林义兄预备下官车一辆，差军兵四人护送还家。连日贼党俱各拿尽，不必惧怕。”文魁闻听引见，

甚喜，要到桂芳面前谢谢。文炜道：“我替表说罢。”又嘱咐了几句家中的话，才打发夫妻二人起身，林岱亲自送别。

次日，文炜同林岱拜别了桂芳，一同连夜入都。先到兵部报了名，并投军门文书，不过三两日，就传引见。两人入得朝来。这日明世宗御勤政殿，文武分列两旁，吏兵二部带领二人引见。两人各奏名姓、年岁、籍贯讫。天子见林岱气宇超群，汉仗雄伟，圣心大悦，问林岱道：“师尚诏是你擒拿么？”林岱奏道：“是臣在归德城东三十里以外拿的。”天子道：“你可将屡次交战，详细奏来。”林岱奏了一遍。天子向阁臣道：“此国家柱石材也！”阁臣齐奏道：“此人人材武勇，不愧干城之选。”又问文炜献策始末。文炜将平归德前后三策，次第奏闻。天子向众阁臣道：“来时虞允文破逆亮于江上，刘琦谓国家养兵三十年，大功出于儒者。朱文炜其庶几乎？”又问前军门胡宗宪如何按兵睢州，致失夏邑等县。文炜尽将胡宗宪种种委靡实奏，严嵩听了甚是不悦。天子道：“胡宗宪真误国庸臣！”遂传旨，将伊二子俱革职下狱。又问阁臣道：“朱文炜所判是非，可胜御史之任？”严嵩道：“御史乃清要之职，历来仅用科甲出身者。文炜以秀才谈兵偶中，骤加显擢，恐科道有后言。”天子道：“然则应授何职？”严嵩道：“朱文炜可接七品京官，林岱可授都司守备。”天子道：“若如卿言，将来恐无出谋用命为国家者矣！”随传旨：“朱文炜着以兵部员外郎即用；林岱人甚去得，着实授副将，署理河阳镇总兵管翼之缺，速赴新任。”

两人谢恩下来，文炜在兵部候补。林岱有速赴新任之旨，不敢久停，将本身应依之事料理了几天，与文炜话别。文炜知林岱还要去见军门。托他将文魁夫妻送入都中。自己看了一处房子住

下，又收用了几个家人，买办了一分厚礼，书字内备写于冰始末，救济得官缘由，差段诚同一新家人，星夜往成安县搬取姜氏。

再说姜氏自到于冰家，上下和合，一家儿敬爱与亲骨肉无异。每想起与亲哥嫂同居时，倒要事事思前想后，不敢错乱一句，主仆二人甚是得所。冷逢春遵于冰训示，非问明姜氏在处，再不敢冒昧入内。每日家在外边种花养鱼，教他大儿子读书，连会试场也不下了。

一日，正在书房院中看小厮们浇灌诸花，只见一个家人禀道：“姜奶奶的家人来了，有礼物书字。”逢春着请入厅院东书房坐。不多时，拿入礼物来，逢春看了看，值一百余两银子。两副全帖：一写“愚侄朱文炜”，一写“愚盟弟”称呼。将书字拆开一看，里面备述他夫妻受恩，以及得功名的原委，俱系他父亲始终成全。如今以兵部员外郎在京候补。字内兼请逢春入都一会，意甚殷切。

逢春看了大喜，随入内与他母亲详说。早有人报知姜氏。卜氏同儿媳李氏到姜氏房中道喜，把一个姜氏欢喜的没入脚处。随着人将段诚叫来要问话。李氏回避了，卜氏也要回避。姜氏道：“我家中的话，还有什么隐瞒母亲处！就是段诚，也是自己家中旧人，大家听听何妨？”卜氏方才坐下。少顷，段诚入来，先与卜氏磕了四个头才与姜氏磕头。回头看见他妻子也在，心上甚是欢喜，问候了几句。姜氏叫他细说文炜别后的始末。这段诚打四川老主人去世说起，说到殷氏被乔大雄擒去。卜氏忍不住的大笑起来。又说到杀了乔大雄，夫妻报功，被林总兵打嘴巴的话，把一个卜氏笑的筋骨皆苏，姜氏同欧阳氏也笑的没收煞。段诚整说了半天，方才说完。卜氏道：“可惜路远，我几时会会令嫂，他

倒是个有才胆的妇人。”欧阳氏道：“那样的臭货，太太不见他也罢了！”段诚又道：“林岱林老爷起身时，小的老爷已托他搬大相公家两口子来京，大约也不过二十天内可到。”卜氏又问于冰去向，段诚又说了一番，卜氏也深信于冰是个神仙了。

段诚出来，外面即设酒席款待。饭后，逢春将段诚叫去细说于冰踪迹，心上又喜又想。

次日，段诚禀明姜氏，就要雇骡轿。卜氏那里肯依，定要叫住一月再商。段诚日日恳求，卜氏方才许了五天后起身。自此为始，于冰家内外，天天总是两三桌酒席，管待他主仆。卜氏李氏婆媳二人，各送了姜氏许多衣服首饰等类。逢春写书字并回礼，也用盟第称呼。又差陆永忠、大章儿两个旧家人护送上京。卜氏又送欧阳氏衣服尺头等物，主仆们千恩万谢。

姜氏临行，坐骡轿大哭的去了，在路上走了数天方到。文炜已补了兵部职方司员外郎。夫妻相见，悲喜交集，说不尽离别之苦。文炜厚赠陆永忠、大章儿盘费，写了回书拜谢。姜氏与卜氏李氏也有书字，就将殷氏的珠子配了些礼物，谢成就他夫妻之恩。凡逢春家妇人女子，厚薄都有东西相送。临行，亲见陆永忠、大章儿，说许多感恩拜谢的话，方才令回成安。

再说林岱到了河南开封，不想军门还在归德，同两个钦差审叛案未完。到归德，知他父桂芳早回怀庆，管翼已上松江任去了。次日见军门，送京中带来礼物，又代文炜投谢恩提拔稟帖。邦辅甚喜，留酒饭畅叙师生之情。又着林岱拜见两个钦差，方赴河阳任。一边与桂芳写家书，差家人报喜，搬取严氏。桂芳恐林岱初到任，费用不足，又想自己已年老，留钱财珍物何用？将数十年宦囊尽付严氏带去。林岱就将严氏带来银两内，取出三千两送文

炜，又余外备银二百两做文魁夫妻路费，差两个家人两个兵丁，先去虞城县，请文魁夫妻一同上京。

不一日，到了柏叶村，将林岱与他的书字，并送盘费银二百两都交与文魁。文魁大喜，将来人并马匹都安顿店中泥饭，告知殷氏。殷氏道：“我如今不愿意上京了！”文魁道：“这又是新典故话。”殷氏道：“你我做的事体甚不光彩，二叔二婶他夫妻还是厚道人，惟段诚家两口子，目无大小，同家居住，日日被他言语讥刺，真令人受亦不可，不受亦无法，你说怎么个去法？”文魁道：“我岂不知！但如今的时势，只要把脸当牛皮象皮的使用，不可当鸡皮猫皮的使用；你若思前想后，把他当个脸的抬举起来，他就步步不受你使用了。就是段诚家夫妻目无大小，也不过讥刺上你我一次两次；再多了，我们整起主纲来，他就经当不起。况本村房地产土出卖一空，亲友们见了我，十个倒有八个不和我举手说话。前脚过去，后脚就听的笑骂起来；你我倒不去做员外郎的哥嫂，反在这龟地方做一乡的玩物？再者，月前二兄弟与了二百两，如今倒盘用了好些。你说不去，立立骨气也好，只是将来就凭这几两银子过度终身么？若说不去、眼前林镇台这二百银子就是个收不成。不知你怎么说，我就舍不得。”殷氏也没的回答，雇了一乘骡轿，殷氏同李必寿老婆同坐，文魁骑牲口起身。

一日入都，文炜上衙门未回。文魁见门前车轿纷纷，拜望的不绝，心下大悦。殷氏下了轿，姜氏早接出来，殷氏虽然面厚，到此时也不由的面红耳赤。倒是姜氏见他夫妻投奔，有些动人可怜，不由的吊下泪来。殷氏看见，也禁不住的大哭。同入内室，彼此叩拜，各诉想慕之心。

少刻，文炜回来，见过哥嫂。到晚间，大设酒席。林岱家人

两桌，他弟兄二人一桌，殷氏、姜氏在内一桌。林岱家人交给书字并银两，文炜见书字披肝沥胆，其意惟恐文炜不收，谆嘱至再。文炜只收一半，林岱家人受主人之瞩，拚命跪恳，只得全收，着段诚等交入里面。

殷氏和姜氏饮酒间，姜氏总不题旧事一句，只说冷于冰家种种厚情。殷氏见不题起，正乐得不问为幸。不意欧阳氏在旁边笑问道：“我们那日晚间吃酒，你老人家醉了，我与太太女扮男妆逃走，不知后来那乔武举来也不曾？”殷氏羞恨无地，勉强应道：“你还问我哩！叫你主仆两个害的我好苦！”欧阳氏笑道：“你老人家快活的个了不得，反说是我们害起人来了。”姜氏道：“从今后，止许说新事，旧事一句不许说。”殷氏道：“若说新事，你我同是一样姊妹，你如今就是员外的夫人，我弄的人做不的，鬼变不得！”欧阳氏插口道：“员外夫人不过是五品官职分，那里如个将军娘子，要杀人就杀人，要放火就放火，又大又威武！”殷氏听了，心肺俱裂，捶胸打脸的痛哭起来。姜氏再三安慰，又将欧阳氏大骂一番，方才住口。

次日，文炜将他夫妻叫到背间，尽力数说了一番。又细细的讲明主仆上下之分。此后段诚夫妇方以老爷太太称呼文魁、殷氏，不敢放肆了。文炜取出五百银子交付哥嫂，烦请主家过度，凡米面油盐、应用等物，通是殷氏照料。银钱出入通是文魁经管。用完，文炜即付与，从不问一声。文魁、殷氏见弟兄骨肉情深，丝毫不记旧事，越发感愧无地，处处竭力经营，一心一意的过度，倒成了一个兄友弟恭的人家。文炜又买了四五个仆女，两处分用。

留林岱的人住了数天，方写字备礼鸣谢。又重赏诸人，才叫

起身。过两月后，嘱文魁带人后去四川搬取朱昱灵柩，付银一千两，为营葬各项之费。文魁起身去了。正是：

哥哥嫂嫂良心现，弟弟兄弟同一爨。

天地不生此等人，戏文谁做小花面？

第三十二回 连城璧盟心修古洞 温如玉破产出州牢

词曰：

山堂石室，一别八千里。莫辞十年面壁，修行人，应如此。

叛案牵连起，金银权代替。不惜破家传递，得苟免，为幸耳。

右调《月当厅》

话说冷于冰自蒋金花身死之后，即遁出林桂芳营中，回到泰山庙内。连城璧道：“大哥原说下去去就来，怎么四十余天不见踪影，着我们死守此地，日夕悬望。”于冰道：“我原去怀庆与朱文炜说话，着他搬取家眷；不意师尚诏造反，弄的我也欲罢不能。”于冰详细说了一遍。城璧大笑道：“功成不居名，正是神龙见首不见尾之说，惜乎我二人未去看看两阵相杀的热闹。”自此，于冰与他二人讲究玄理，或到山前山后游走。

一月后，逐电回来说道：“林岱援副将职，已署理河阳总兵管翼之缺；朱文炜补授兵部职方司员外郎，差段诚去法师府上搬姜氏去了。”于冰大悦，次日写了一封书字，向董玮道：“公子与我们在一处，终非常法。昨查知总兵官林桂芳之子林岱，现署理河阳总兵官；我竟斗胆，于书字内改公子名讳为林润。他如今已是武职大员，论年纪与他也该做个晚辈。着他认公子为侄，将来好用他家三代籍贯，下场求取功名。书内已将公子并尊翁先生受

害前后原由，详细说明。”又将金不换身上存银百余两，付与他主仆做去河阳盘费。董玮道：“承老先生高厚洪恩，安顿晚生生路，此去若林镇台不收留，奈何？”于冰大笑道：“断无此理，只管放心。林岱、朱文炜二人，功名皆自我出，我送公子到他们处，定必待同骨肉。因朱文炜是京官，耳目不便，故着公子投奔林岱。到那边号房中，只管说是他侄子，从四川来，又有冷某书字，要当面交投。他听知我名，定必急见。见时只管说着他尽退左右人役，先看我书字，然后说话。你两人俱可心照，从此再无破露之患矣。今日日子甚好，我也不作世套，就请公子此刻同盛价起身。”又向城璧道：“山路险峻，你可送公子下山即回。”董玮感情戴德，拉不住的就磕下头去，那泪不从一行滚下。又与城璧、不换叩头。大家送出庙外，董玮复行叩拜，一步步大哭着同城璧下山去了。于冰见此光景，甚可怜他。又见金不换也流着眼泪，一边揩抹，一边伸着脖项向山下看望。

回到庙中，只觉的心上放不下，随将超尘叫出，吩咐道：“今有董公子投奔河阳总兵林岱衙门，你可暗中跟随，到那边看林岱相待何如，就停留数日亦可，须看听详细，禀我知道。”超尘道：“法师就在此山，还往别地去？说与小鬼，好回覆法旨。”于冰道：“你问的甚是，我欲和城璧、不换去湖广，你回来时，在衡山玉屋洞等候我可也。”超尘领命去了。

到次日，城璧送了董公子回来，于冰道：“湖广有黄山、赤壁、鹿门等处，颇多佳境，我意要领你们一行。又在此住了许久，用过寺主柴米小菜等项，理会清还，连二弟可包银十两，交与寺主。”城璧送银去了，不换收拾行李。

两事方完，才出房外，忽见寺主披了法衣，没命的往外飞跑。

不多时，迎入个少年官人来。但见：

面如凝脂，大有风流之态；目同流水，定无老练之才。
傅带鲜衣，飘飘然筋骨瘦弱；金冠朱履，轩轩乎容止清扬。
手拿檀香画扇，本不热也要摇摇；后跟浮华家人，即无事亦
常问问。若说他笙箫音律，果然精通；试考他经史文章，还
怕虚假。

于冰一见，大为惊异，向城璧道：“此人仙骨珊珊，胜二位老弟
数十倍。”城璧道：“大哥想是为他生的眉目清秀么？”于冰道：
“‘仙骨’二字，倒不在模样好丑。有极腌脏不堪之人具有仙骨
者，此亦非一生一世所积。”不换道：“大哥何不度脱了他，也是
件大好事。”于冰道：“我甚有此意，还须缓商。”

少刻，庙主入来，不换迎着问道：“适才出去那位少年，是
个什么人？”庙主笑着将舌尖一吐，道：“他是泰安城中赫赫有名
的温公子，讳如玉。他父亲做过陕西总督，他是极有才学的秀才。
他家中的钱，也不知有多少！”于冰道：“他居住在城在乡？”寺
主道：“他住泰安城东长泰庄内，是第一个大乡绅家。”城璧道：
“我看他举动有些狂妄。大哥事事如神明，今日于这姓温的，恐
怕要走眼力。他家里堆金积玉，娇妻美妾不知有多少，怎肯跟随
我们做这苦难事？”于冰道：“一次不能，我定要两三次度他，与
老弟践言。”

三人说说笑笑中间，忽听得温公子要过来谈谈，叫寺主去特
来通知。原来温如玉听得有外乡学道人在此居住，亦有惊讶之
意。彼此见了面，各叙姓讳，城璧遂将于冰弃家学道始末详说。
如玉听了，心上甚是不然，向于冰道：“老长兄以数万家资，又
有娇妻幼子，忍心割绝如此，这岂不作的是糊涂事？”于冰道：

“我有昔日糊涂，才有今日明白。”城璧又说西湖遇着火龙真人。如玉虽听的高兴，到底半信半疑。于冰道：“弟辈此刻即要拜别，然既有一日倾盖，即系百岁芝兰，今后公子宜诸事收敛。”如玉以为也不过为嫖赌而言，随应道：“小弟非不知坏品伤财，每思人生世上，如风前烛，草头露，为欢几何？即日夕竭力宴乐，而长夜之室，人已为我筑矣！”于冰道：“公子既知为欢无多，何不永破长夜之室，做不死完人？况人至七十为古稀，其中疾病缠扰，穷富奔波，父母葬丧，儿女贤愚，方寸内无片刻安然。为十数年快乐而失一大罗金仙，知者恐不为也。”如玉道：“老长兄今日已成仙否？”于冰道：“吾虽未仙，亦可以不死。”如玉道：“老长兄游行四海，即到死时，小弟从何处查考？昔秦皇、汉武以天子之力，遍访真仙子山岩海岛，尚未一遇；况我辈何许人，乃敢存此妄想？”于冰道：“秦皇、汉武日事淫乐，若再叫他身入仙班，天地安肯偏私至此？”如玉怒道：“小弟上有老母，下有少妻，实不能如老长兄割肉断爱。老兄请勿复言！”城璧大笑道：“何如？”于冰见如玉满面怒容，随即站起道：“公子气色上不佳，本月内必有大口舌。须小心一二。我们此刻就要拜别了。”

三人出了庙门，行走着，城璧道：“我一见这温如玉，就看出他是个少年狂妄，不知好歹的人。今日良言苦语提引他，他倒大怒起来。”不换道：“这也怪他不得。他头一件就丢不下他母亲，况又在少年，有财有势，安肯走这条道路！”于冰道：“就是我也不是着他立刻抛却父母妻子，做这不近人情的事。只是愿他早些回头，不至将仙骨堕落。不意他花柳情深，利名念重，只得且别过了他。直到山穷水尽时候，不怕他不入玄门。”说罢，三人坐在一大树下。

城璧道：“我们如今还往湖广去不去？”于冰道：“怎么不去。一则游览湖广山水，二则衡山玉屋洞内，还有我个徒弟猿不邪，我也要就便去看看他。”不焕道：“我两人在碧霞宫住了许久，从来未见大哥说起有个徒弟来，今日才知道。大哥肯度脱他，必定是个有来历的人。”于冰笑道：“他是一只老猿猴，被我用法力收伏，认为徒弟，留在衡山看守洞门。”城璧道：“他的道行浅深，比弟等何如？”于冰大笑道：“你如今还讲不起道行二字。比如一座城，你连城墙还没有看见。这猿不邪，他也是云来雾去，修炼的皮毛纯白，已经是门内人。再加勤修，一二百年内便可入屋中，道行二字，他还可以讲得几分。”城璧拂然道：“我们拚命跟随大哥，虽不敢望做个神仙，就多活百五十年，也不枉吃一番辛苦；似这样今日游泰山，明日游衡水，游来游去，游到老时，一点道行也没有，直至死而后已。今日大哥说连城墙还没有看见，真令人心上冰冷。”于冰大笑道：“人为名为利，还得下生死血汗功夫；况神仙是何等样的两字，就着你们随手捋来？就是我，也还差大半功夫。我如今领你们游山玩水，并非为娱目适情，也不过让你二人的皮肤筋骨，经历些极寒极暑，多受些饥饿劳碌，然后寻一深山穷谷之地修炼，慢慢的减去火食，方能渐次入道。至于法术两字，不过借他防身，或救人患难，气候到了，我自然以次相传。似你这样性急，我该如何指授？”城璧道：“弟性急有之，怎么敢不受指教？今与大哥相商，我两人立定主意，下一番死命功夫。湖广山水也不过和泰安山水一样，与其远行，不如近守。今日仍回泰山，于山后极深处走几天，或寻个石堂，或结个茅庵，若能运去些米更好；即不然，草根树皮可以当饭，饿不死就是福分。只求大哥将修炼的法术着实往透彻里传示传示，我二人诚心尽力

的习学。设或大哥去远方行走，我们被虫蛇虎豹所伤，这也是前生命定，只求积一个来世仙缘。”不换也不等城璧说完，一蹶劣起来，大叫道：“二哥今日句句说的都是正紧修行人话。我的意念也淡了，大家合出这身命去做一做，有成无成都不必论。从今后，我与二哥心上总以死人待自己，不必以活人待自己。现放着大哥就是活神仙，就是我们入道机会，只听大哥吩咐罢了。”于冰听了两人话，大乐道：“你们能动这样念头，生死不顾，也不枉我引进你们一番。好，好！可敬可爱！就依二位贤弟议论，再回庙会罢。”

三人一齐起身，复到碧霞宫，烦寺主收拾了些干饼干菜，带在身边充饥，出庙外，即向深山无人处行走。晚间就在树下或崖前打坐功。经历了十八盘、阎王带、鹰愁涧断魂桥、大蟒沟、金筐玉策、日观神房、老龙窟、南北天门、蜈蚣背等处险峻，看不尽奇峰怪石，瀑布流泉，并珍禽异兽，琼树瑶葩等类。

一日，于晨岚叠嶂之下，看见一座洞门。三人走入去一看，但见：

碧岫堆云，青山削翠。双崖竞秀，欣看虎踞龙蟠；四壁垂青，喜听猿啼鹤唳。苍松古桧，洞门深锁竹窗寒；白雪黄芽，石室重封丹灶冷。参差危阁，时迎水面之风；槎枿疏梅，常映天心之月。正是：阶前生意惟存草，槛外光阴如过驹。

三人在洞中前后看了半晌，见前后两层大石堂，四周围回栏曲榭，旁边丹室、经阁，石床、石椅、石桌、石凳、石杯、石碗之类，件件俱全，又有许多的奇葩异卉。前堂正面镌着“琼岩洞府”四个大字。城璧道：“此洞幽深清雅，乃吾两人死生成败之地也。”于冰也说好。三个就在石堂内坐下。不换道：“修炼的地

方倒有了，只是饮食如何裁处？”于冰道：“你两人要立志苦修，衣服饮食，都是易办的事。”问城璧道：“你身边还有银子没有？”城璧道：“还有五十多两。”连忙付与。于冰道：“你们在此少坐，我去泰安城内走遭。”两人送出洞外。

于冰步罡踏斗，将脚一颠，踪迹全无。两人互相惊叹。到日没时分，两人坐在洞外等候。只听的洞内于冰在叫道：“二位贤弟那里？”两人跑入洞来，见于冰在前层石堂内站着，旁边堆着四十多石米，盆罐、碗盏、火炉、火刀、火纸，每样四五件、十数件不等。还有铁斧四柄，麻绳数十条。又有皮衣皮裤、暖帽暖鞋、大小棉单衣亦各有七八件。二人大喜道：“诸物皆不可少，只是皮衣裤太多了。”于冰道：“此处风力最硬，非碧霞宫可比。此时炎热还不觉冷，一交三秋，只怕二弟就支持不来。再到冬天，又嫌皮衣太少。修炼至三年后，即可以不用皮衣裤矣。二弟求道过急，只得格外相从。论理还该随我山行野宿，将皮肤熬炼出来，方无中寒、中暑、中温之病。柴火山中有的物，自去砍取。”二人叩拜道：“大哥用心至此，真是天地父母！”于冰扶起道：“只愿二弟始终如一，勿坏念头，愚兄无不玉成。”

从此，二人轮流砍柴做饭，口淡到极处，采些山花野菜来润补。于冰见他二人向道真诚，不辞艰苦，恐早晚出入遇虫蛇虎豹、鬼怪妖魔，随传与二人护身逐邪二法。又过了几日，留心细查，见二人没甚么走滚坏心处，随即以真诀传授。然于不换，传时犹有难色，再三教戒。再过两日，二人日夕精进，少有不调，便诚求细问，于冰即指示一切。

一日，于冰向二人道：“昔年吾师教谕，言修行一道，全要广积阴功，不专靠凝神炼气。我自出衡山，只成就了朱文炜、林

岱并平师尚诏，功德尚浅。我再去游行天下。河南遭叛逆之变，不无落难等人，亦须查访，随便看视猿不邪。你二人在此俱妥，我有几句话，要切记在心。虚靖天师有云：‘不怕念起，只怕觉迟。念起是病，不续是药。’盖能剪情欲则神全，导筋骨则形全，慎言语则福全。保此三全，则可以入道矣。迩来与二弟讲究玄理，似有几分领会，连二弟更明白些。只要于出纳时循序渐进，不可求效太速，求效速，则气行异路，为害不小。务须吸至于根，呼至于蒂，使气息绵绵，上下流通，则子母有定向，水火即可立即交会矣。积久结就真胎，便成有道之士。至于你们所行外功虽远不及内功十分之三四，然活筋骨，舒五脏。亦内功之一助。若每天按时行则始终按时，随便行即终始随便。如按时行几天，随便又行几天，于己何益！再一间断，则功夫妄用，反不如一心只行内功矣。良言尽此，我此刻就去了。”不换道：“大哥要去，我等何敢即闲。只是回来的日子要说与我们，免得日夕悬望。”于冰指着旁边那米堆道：“此米五十余石，你们用完时，我即可以来。”

城璧道：“早知大哥又要离别，倒不如去湖广衡山洞内，与猿不邪一同厮守，岂不又添一个道友。”于冰道：“我当日出家时，有谁与我作伴来！俗言：‘公修公得，婆修婆得。’二位贤弟留我，我岂不知是爱我；但出家人第一要割爱，割爱二字，不只是声色货财，像你二人，今日想我，明日盼我，则道心有所牵引，修为必不能纯一，而道亦终于无成。”说罢起身。两人送出洞外，心上甚是难舍，只是不敢再言。于冰将木剑取出，口诵灵文，在洞门头上画了一道符篆。城璧道：“此是何意？”于冰道：“你二人法力浅薄，洞外何物无有？吾符虽无甚奇，除岛洞列仙、八部正神，恐无有敢从吾符下过者。此后除去取柴水外，须要少出门，

为白龙鱼服困于豫旦之鉴。”说着，一步步走去。两人望不见了，方闷闷入洞。

按下于冰。且说陈大经、严世蕃，原是一对刻薄小人，在归德府审了一月有余的叛案，倒不为朝廷家办事，全是借此收罗银钱，报复私仇之地。凡远年近岁，官场私际中，有一点嫌怨者，必要差人通通消息，着叛贼们扳本人或亲戚族党，仕途中人被干连者，也不知坏了多少。不但容留贼众的人，就是一饮一食的地方，也要吹毛求疵，于中追寻富户，透出音信，着用钱买命。曹邦辅深知严嵩父子利害，也只好语言间行个方便，赖情面开脱一二无辜人，那里敢参奏他们？明帝屡屡下旨，敕谕不准干连平人；他二人那里把这旨谕放在心上，只以弄钱为重。

一日，拿到叛案内一散贼叫吴康，夹讯之下，纵着他说富户人家停留饮食并顽闹过的地方。吴康开写了十数人，内中就有温如玉，说他父亲昔日做过总督，手里甚是有钱。陈大经听了，心内甚喜，随即发了温公子窃藏叛党，谋为不轨事火票。又札谕泰安文武官，同去役协拿，添差解送归德等语。事关叛逆，急同风火，不过数日，即到了泰安。

这日，温如玉在家中，正着人摆列菊花，要请朋友们赏玩。猛见管门人跑来，说道：“州里老爷和营里守爷，带着许多人拜大爷来了。”如玉摸不着头脚，一边更衣，一边预备茶水。又着厨下收拾便饭。刚迎接到三门外，只见文武官已走入大门。守备看见如玉，指向众人道：“那就是温公子，拿了！”跑上便将如玉上了大锁，蜂拥而去，把些大小家中人都吓呆了。如玉的母亲黎氏，听得将儿子平白拿去，吓得心胆皆碎，忙差人去州里打听。晚间家人们回来说道：“大爷是为窝藏河南叛案内一个姓吴的，

明日就要解去河南听审。”黎氏道：“你大爷在那里？”家人们道：“已下在监中。小的们又不敢去问，这还是州宅门上透的信。”蔡氏同儿媳洪氏大哭起来。家人们道：“太太哭也无益。不如将大爷素日交厚的朋友请来相商，看他们有个救法没有？”黎氏着人分头去请。众人听是叛案，一个个躲了个精光。

众家人跑到二更时候。没请来一个。至四更后，家人说：“黎大爷来了。”黎氏是本城黎指挥女儿，他有个侄子叫做黎飞鹏，与如玉是表兄弟。黎氏见侄儿人来，便放声大哭。飞鹏道：“有要紧话向姑母说，此时不是哭的时候。表弟逐日家狐朋狗友，弄出这样弥天大祸来。他一入监，我就去州衙门折了个过，打听来文上言：‘温公子窝藏叛贼吴康，着泰安文武官添差押解，赴归德听审。’此事关系重大。我与州主门上家人胡五、蒋二相商，他说：‘这事若问在里面，是要灭族的，受刑还是小事。’如今已代我们在文武衙门并归德提差说合停当，定要三千五百两银子，上下分用。言明过一月后方行起解。着我们速差妥当的人到归德去解脱。他们即有绝好的门路，只要多费几个钱，管保无一点事。又领我到监中与表弟说明，表弟恐姑母结记，着我来禀明。”黎氏着急道：“家中那有这银子！”飞鹏道：“表弟也说来：着城中两处货铺里，先尽现银凑办，安顿住提差并文武衙门再说。我此刻就回去，明日还要与他们过兑银子。姑母只管放心。”说罢，辞了出来，仍回城去。黎氏听了，心上略略的安些。

次日三更天，飞鹏将银两如数交付与州衙胡五、蒋二。文武两处并提差，以及捕衙，各得了贿赂，乐得静候。飞鹏又向提差讨路，提差俱一一说知。飞鹏又转说与如玉。如玉将他铺中伙计，俱叫入监中，着他们将生意折变与人，好差人到归德料理。众伙

计见事关重大，只得另寻财主垫他这生意。忙乱了七八天，方才有人成交。可惜二万余两生意，除用去三千五百两，止剩下七千一百两本银；两处铺房，止算了一千两。向如玉说知，如玉只急的要出监，随将飞鹏请入监中，烦他带了个家人并八千两银子去归德办理，星夜起身。

不想陈大经、严世蕃每人各有腹心门客相随，大经门客叫张典，世蕃门客是罗龙文。两人同寓在归德东岳庙内，凡有通叛案线索者，去寻二人说话，他二人要点了头，就是真叛党，也可以开脱，斡旋的亦不止一家。飞鹏到他二人寓所说了几次，总说不来。飞鹏替如玉日日跪恳，哭诉了好几次，方才依了七千之数，余外要五百两，赏跟随的小厮们。飞鹏将银子如数交割，张罗二人随即打入密票。止说六千两，他二人将一千两下了私腰。

次日，陈大经、严世蕃又将吴康传出复问，审得温公子是同赌人，并无知情容留的事，将如玉照不应同赌例，仰该州发学，打四十板释放回家，斥革话一字没有。并即行交泰安文武衙门，照谕施行。又将案内使费过的，一总开放。没有使费过的，还着监候。讯到第三日，即得放如玉的票，罗龙文也不差人，即着飞鹏看了，然后封讫交付飞鹏，说：“你自投去罢。”

飞鹏得了文票大喜，谢了两人。回到下处，与跟来的两个家人说知，将剩下的五百两银，与两个家人每人分了一百，自己分了二百，留下一百做回去盘费，以便开张单儿着如玉看。三人雇牲口，连夜赶至泰安衙门，投递文书。文武官看了大喜，立即将如玉放出监来。

如玉谢了文武官，又到黎飞鹏家叩谢，问明前后情节，虽心疼八千多银子，喜得免了祸患。又结记他母亲，和飞鹏一同回

家，母子各痛哭。黎氏再三向他侄儿道谢，飞鹏又细说归德话。黎氏向如玉道：“我已望六之年，止生了你一个。自你入监后，我未常一夜安眠，眼中时滴血泪，精神大不如前。你若是可怜我，将嫖赌永断，少交往无益之人，我尚可以多活几年。”如玉道：“我自今以后，再不敢胡行一步，母亲只管放心！那冷先生他也劝我这话，且说不一月，定有大口舌，今果应了，岂非奇人。”

正言间，家人入来说道：“本村内的亲友，在外面看望大爷。”黎氏听了大怒道：“平素不分昼夜，天天来吃我家；一闻叛案，请了半夜，狗也没个上门。今日听的无事，又寻不费钱的饭铺吃来了！你们将这没人心的铁子，都与我赶出去，永不许上我的门！”如玉道：“你们向众位说，我不敢当，请回罢。”飞鹏将一路剩下盘费交还，又取出一本账，着如玉留下看。如玉心上着实感激，谢了又谢。两人同吃酒饭后告别。过了几日，如玉又备了一分厚礼，亲去拜谢。从此不嫖不赌，安分守己起来。正是：

不嫖心里想，不赌手发痒。

叛案虽除名，可惜壹万两。

第三十三回

冷于冰施法劫贪吏 猿不邪采药寄仙书

词曰：

银囊空，金袋碎，惊破奸邪心意。千方百计聚将来，都被神劫去。

日渐升，月已坠，玉洞传法周岁。丹妙甫采接仙书，飞入长安省会。

右调《满宫花》

话说温如玉出了州监，再不嫖赌了，安分守己过度日月，这且不题。再说冷于冰出了琼岩洞，驾遁光片刻即到归德城外，先在西关游行，次后入城。见此地虽经兵火，士民尚各安业。天色渐晚，随便寻一旅店过宿。

打坐至二更天，忽听得一人大骂道。“严世蕃，这奴才了不得！”于冰听了“严世蕃”三字，就坐不住了，慢慢的开了房门，走出院来，见西正房内灯烛辉煌。走近了几步，只听得一人道：“你虽费了四千多银，你家中还是富足日月，买出命来就好。一个叛案拉扯住，可是顽的！你该吃这一大杯。”又一个道：“这两个殃煞，此时离京也不过六七天路了。我听的说，一人有二十多万。陈大经是浙江人，说他的银子着他侄儿同几个家人，由江南水路送回。严世蕃和罗龙文、张典这三人的银子，恐怕议论，分做前后走，严世蕃带了一半，陈大经替带一半。上天若显报应，圣上知道了，将他们各抄家斩首，子孙世世做乞丐，使他一个钱

留不下，我心上方快活！”又一个道：“你也不过只骂他几句，九卿科道以及督抚，那一个敢参奏他？圣上从那处知起？银子已经丢了，说他何益？大家吃酒罢。”于是同嚷闹大杯小杯你多我少起来。

于冰回到房内，自己打算道：“适才这些人的话若果真，此系搜剔平人脂膏，害人许多身家。与其着他两个拿去，不如我且夺来赈济贫人，强如他两个胡用。”又想到：“他着这银子分南北两路走，水路走的慢；我明日先从都中这条路赶去，得了严世蕃的，然后再从水路取陈大经的。不但叛案所得的钱，着他们一文落不住，就使从京中带来财物，也弄他个精光，使他倒折本钱，与万人解恨。”

想算停妥，次日走出城门，到无人之地，驾遁光约行有一千余里，赶到直隶地界。看见严世蕃在后，陈大经在前，相隔有六七十里，都在路上行走。于冰先到旷野之地，落遁等候。望见陈大经率领多人，押着行李走来，遂用剑尖上飞一道神符，敕令六丁六甲众神起了一阵黑风，飞沙扬尘，刮了个人奔马散，顷刻天气清明。大经速着家人寻觅行李银两，都归乌有，各各相顾失色。无奈，复回旧路与世蕃相见；不料世蕃亦于是时，一样被风迷失行李银两。人人互相嗟异，也猜不着是神是妖，反倒都惧怕起来。世蕃向大经道：“罢了，罢了！这叫江里来，水里去，枉费了一番心想。大人原是财福双全，如弟实是薄命。”大经道：“大人不必过虑；小弟的银两已送回家乡，将来定寄信去，分与大人一半就是。”世蕃连忙叩谢。二人也嫌声名不好，倒吩咐家人们一字不可泄露，从此一径回京去了。

于冰这里着众丁甲神将，将两处行李物件收在一处，即着都

押送湖广衡山玉屋洞，交猿不邪收管，“可到镇江岸口回吾说话。”众神领命，于冰复驾遁光到江口，等候诸神覆命。于冰退了众神将，少刻，超尘同逐电俱来。超尘禀道：“小鬼奉法旨送董公子到林岱衙门，林岱认为胞侄，相待极厚。小鬼在他衙门中留心看听，住了半月，见其始终如一。前法师吩咐着在玉屋洞等候，小鬼从河南回来，等候了数日。今见逐电，知在此处，因同来缴法旨。”于冰听了，心上大悦，收了二鬼。

随驾遁到镇江江面，见有一只大沙飞走来，船上有户部侍郎门灯，又有官衙旗悬着。于冰看的明白，忙用剑在江面上画符一道，少刻波翻浪涌，本地江神听候驱使。于冰用手指向众神道：“适才过一大沙飞，乃户部侍郎陈大经之船，船内有二十余万银两，并应用货物，皆是刻害良民所得。烦尊神率领属下，推他船过焦山放翻，切不可伤损一人性命，俱要扶掖在岸上；再烦尊神将船内金银行李取出，推在江岸无人之地，我有用处。”

诸神领命，陡然起阵怪风。大风过处，满江的船并未损坏一只，止卷定陈大经的沙飞云驰而去。于冰驾遁光随后赶来，过了焦山，翻在了江面。舟中人落水，一沉一浮，都奔在了岸上。那船也不沉底，顺水流了二三里，也便旁岸停住，银两诸物俱堆在岸上。于冰送了水神，又拘遣丁甲将银物仍送至玉屋洞，然后缓缓的跟来。丁甲众神，又于玉屋洞交割了银物，中途相遇，于冰发放讫。

到洞门前用手一指，门锁脱落，其门自开，于冰走入。猿不邪看见，喜欢的猴子心花俱开，跑上前跪下叩头，道：“弟子猿不邪未曾远接，望师尊恕罪。”于冰扶起，坐在石床上，猿不邪又从新叩拜。于冰道：“我原说八九年或十数年后来看你，今因

陈严两贪官赃银一事，随便到此。”随吩咐二鬼报放银物于后洞。又向不邪道：“你年来道力何如？”不邪道：“弟子自尊师指授，日夜诚心修炼，一月间不食亦不饥，多食亦不饱。”于冰道：“此服气之功也，积久可以绝食。”又问：“火龙真人同紫阳真人来过否？”不邪道：“未曾来。”于冰见不邪虽系异兽，举动甚是真诚稳重，于冰心上甚喜，看将来必成正果。

过了几天，教示不邪道：“你本异类，修炼千余载，亦能御风驾云，此汝自得之力，非我教授。今见你一心向道，立志真诚，是异类中大有根气者，将来可望成仙。奈满身皮毛，颇碍仙凡眼目。我今传你移形换影、变化人形之法。然此法止可借假三个时辰，仍复本相；若欲始终不变，你须用一番锻炼苦功，仗吾出纳口诀，便脱尽皮毛，老少人随你心之所欲，另历千年无改变，永成人形。”随详细指授锻炼之法。不邪跪领玄机，又感又喜，继之以泣。一月后，竟能变化人形，五天后方复本相。于冰惊异，问不邪，他自己也不知所以。于冰思想了几日，方笑说道：“是我小看他了！修道千余年，腹中原本有丹，锻炼易于坚固，岂三个时辰所能限定？”随传与不邪净口、净身、净坛、净世界，并安土地、魂魄、清灵等咒。吩咐道：“俟尔诸咒练熟后，我好传你大法。”不邪大喜叩拜，诚心日夕默诵。

过五日后，于冰向不邪道：“我今传你拘神谴将、五行变化之法。”不邪连忙跪倒、听候指教。于冰道：“凡人持大法咒，必先取千里外五方之土，金银珠玉、丹砂铜铁、木石绳线纸笔等，件件全备，方敢作用。余法本自仙传，止用就地用剑画法坛一座，将净口、净身等咒念讫，脚踏罡斗，左手雷印，右手剑诀，取东方生气一口，先念清心咒，次念灵咒，然后画符。符亦与世人运

用大不同，或用指画，或用剑画，皆可以代笔墨。而画符最是难事，定要以气摄形，以形运气，形气归一，则阴阳通贯，天地合德。不但驱神役鬼，叱电逐雷，即山海亦何难移易？至请神召将，汝异类更要诚敬，每请一神一将，必先定一事差烦。若见神将凶恶丑陋，或生畏惧玩忽之心，受祸即在此瞬间；纵能苟免，神将亦再不肯来。汝宜慎之戒之，切记吾言。”不邪听了，毛骨悚然，连连顿首道：“弟子安敢有违师训，自取不测！”于冰将《宝篆天章》内大法，选择十分之七传示。先着不邪炼符精熟后，然后一一教道如何挪移，如何变化，如何召神来，如何送神去。先是于冰掌法，不邪随后演；次便是不邪独自持行。饶不邪天机灵敏，还用了一年工夫，方能指挥如意。他此时固形之法，已炼的百日外方露本相一次，通是人形。身上猴毛脱的七零八落，渐次全无。百日外露本相，又须复交人形，或老或少不一。

他虽具猴形，却本来沉静，因此方能修道千年。自于冰传与火龙出纳口诀，便常以投异胎为恨，近又有此大法力，必须炼成千万年不易之面目，方合他的心。又想起当年与谢二混女儿苟且，虽是前生夫妇，到底有亏品行。今再炼成一少年形像，殊觉可耻，于是化为个童颜鹤发美髯道人：头戴束发铜冠，身穿紫云道衣，腰系丝绦，足踏藤履，居然是个得道全真，比于冰不衫不履，还打扮的齐楚几分。于冰见他内外道术，皆有一半成局；又见他小心诚谨，较前更慎重许多，心中着实喜爱他，向不邪道：“吾修道无多年，仰邀吾师同紫阳真人恩惠，指示捷径，血肉之躯已去六七，此皆吾师易骨一丹之大力也。历数修道之士，谁能似我有此际遇？我久欲炼几炉丹，用佐内丹；无如功德施于人者甚少，数端微善，安敢妄冀上仙！今在玉屋洞偷闲一载有余，传

汝诸般法力，亦有深意：一则着你九州四海采取药料，你若无道术，安能随地寻觅，禁服诸魔；二则还有几个道友，寄居泰山山内，将来你即传授伊等法篆，省吾提命之劳；三则你具此神通，可代吾分行天下，斩除妖邪，扶危济困，我收指臂之力，你亦可积阴功。今与你一单，共药二十一样，每样下面俱详注分辨真假，所产地道。大要海外居十之八九，中国不过一二。你此刻可带银两下山，于天下城池市镇，觅剑一口，不拘铜铁，只要先代之物，精雅轻妙，可吹毛碎铁者方好。”不邪领命去了。

过两月后方回，用银八百两，买来单双剑各一，捧与于冰过目。于冰见装饰的俱古雅。先将单剑拔出一看，面列七星，舌口以上，镌有“射斗”二字，光辉夺目，寒气逼人。于冰笑道：“此剑虽不可以宝名，亦古剑中之最佳者。”又将双剑拔出看，只见面上镶龙虎，柄带三环，托盘以上日月双分；试之，轻妙锋利无比。于冰又笑道：“你还有眼力。此双剑与单剑，身分伯仲，要皆断蛟截猊之器也。”立命不邪盛净水一碗，走到洞院中间，吸太阳带气，吹于右手二指上，在剑两面各画符一道，然后念咒喷噀毕，递与不邪。又将双剑也如此作用完。吩咐不邪道：“丹药用天地至精之气所萃结，非人世宝物可比，不产于山，定产于海；既系珍品，自有龙蛇等类相守。更兼妖魔外道，凡通知人性者，皆欲得此一物食之，为修炼捷径。较采日出月华，其效倍速。仙家到内丹胎成时，必取外丹者，盖非此不能绝阴气归纯阳也。我今再传你几路剑法，庶可以保身无虞。”不邪欣跃，演习两月后，剑法精熟。

于冰选一吉日，令不邪先从海外采取，来来往往不下六七月，内中也有真假。于冰一一分别，贮在丹房内。不邪于山岩海

岛，经过许多异怪，明夺暗取，不必尽述。

一日，从嵩山采药归洞，先将药着于冰看了，又从怀中取出一封书字。上写“于冰遵此”。于冰大为惊异，拆开一看，上写：“速赴陕西崇信县界”，旁写着“火龙氏谕”。于冰看罢，连忙站起道：“此吾师法牒也。”随安放石桌中间，叩拜了四拜，起来问不邪道：“你在何处得遇祖师？”不邪道：“弟子从嵩山采药回来，被一老道人在山前用手一招，弟子即风停云止，落在积雪峰下。老道人将书付与，着寄与师尊。弟子正要问他姓名，一转眼就不见了。”于冰吩咐不邪道：“药不用采了，可用心看守洞门。”又将超尘、逐电叫入葫芦内，急急的取了些随身应用之物。不邪跪送洞外。于冰将双足一顿。烟雾缠身而去。不邪见于冰行色匆匆，也不敢问归来的年月，只得回洞自行修炼。正是：

一闻师命即西行，且止丹砂采办功。

待得余闲归洞后，再将铅汞配雌雄。

第三十四回 贴赈单贿赂贪知府 摄脏银分散众饥民

词曰：

平凉叠岁遇饥荒，理合分赈穷氓。无端贪墨欲分光，姑与何妨？

秘诀搬移贪项，神符窃取私囊。宦途脂膏雪泼汤，扫尽堪伤。

右调《画堂春》

话说于冰驾云行来，顷刻到崇信县交界，见人民携男抱女，沿途乞讨，多鸠形鹄面之流。问起来，说：“巩昌、兰州、平凉三府地方，连年荒旱。巩昌、兰州各州县还有些须收获之地，惟我们这平凉一带，二三年来一粒不收，饿死的也不知有多少？”于冰道：“本地官府为何不赈济你们？”众人道：“听的说朝中有个姓严的宰相，最爱告报吉祥事，凡百姓的疾苦，外官们总不敢奏闻，恐怕严宰相恼了。头一年荒歉的时候，地方官还着绅士捐谷捐银赈济；第二年各州县官因钱粮难比，将富户们捐助的银两米谷，不过十分中与我们散一二分，其余尽皆克落在腰内；今年连一家捐的也没有了。先前我们在城市关乡，还可乞讨些食水度命；如今无一人舍与，只得在道路上延命，慢慢的投奔他乡。”

于冰道：“巡抚两司，离的穹远；本地道府，他是大员，也该与你们想个法子！”众人道：“还敢望他想法子！只不将我们的穷命刻剥了，就是大造化！自我们这本府太爷到任以来，弄的风

不调，雨不顺，把平凉一府的地皮都被他刮去。不但十两八两，就是一两二两，他也不肯轻易放过。事体不论大小，要起钱来，比极小佐杂官还没身分，没一日不向绅士借银钱。若不借与他，他就寻事件相陷，轻则讨他耻辱，重则功名不保。做生意的人更受他害，也是日日无物不要，要了去便如白丢；讨价者重加责处，责处后即立刻发价，大要值十文的止与一文。年来绸缎、梭布、当铺各生意，关闭了十分之七。就是卖肉的屠户，也回避了大半，把一个府城竟混的不成世界了。地方连岁荒旱，又添上这样官儿，两路夹攻，我们这百姓那里还有活处！他还吩咐属下的州县报七八分收成，在上司前显他的德政才能。与巩昌、兰州二府不同，他属下的州县恐钱粮无出，只得将百姓日日拷打，弄的父子分离，夫妻逃散。”于冰道：“他是这样作威福，巡抚、司道为甚么不参他？”众人道：“我们听得衙门中人常说，京里有个赵文华大人，是他的亲戚，他年年差家人上京送赵文华大人厚礼。赵文华与巡抚司道写字嘱托，他有此大门路，谁敢惹他！”于冰道：“他姓甚么？”众人道：“他外号叫冯剥皮，官名冯家驹。听得说是四川升来的。”

于冰想道：“这冯剥皮，不是在金堂县追比林岱的那个人么？他怎么就会升知府？我既到此地，倒要会会他。”又不由的嗟叹道：“此祖师着我到陕西之深意，也是知道我有严陈两人这宗银两，着我赈济此地穷民。我一个出家人，久留在洞中何为？只是这三府的饥民甚多，这几两银子济得甚事！”想来想去，想出个道理来，笑道：“天下的穷民亿千亿万，我只将这三十多万银子开销去，就是功德。刻下三府之中，惟平凉最苦，理合先于极贫之家，量力施舍。但我非官非吏，该如何查访此事？必须拘遣本

地土谷诸神，着他们挨户察查妥当，就着他们暗中分散，庶奸民不能冒领。”又想道：“神人异路，无原无故与百姓们送起银子来，岂不惊世骇俗？”想了一回，又笑道：“此事必须人鬼兼用，明暗并行，方为妙用。”

打算停妥，到三鼓时候，走到郊外无人之地，仗剑噓哈，拘到日夜游神并凉州一府土谷社灶、各大家小户中雷屋漏诸神，一个个前后森列，听候差使。于冰道：“今有一件最要事，仰藉诸神大家协力措办。目今平凉一府并所属各州县，连遭荒年，百姓饿死者无数。贫道有银三十余万两，意欲布散贫民。贫道一人，实难稽查。今烦众神于城市乡关，挨门细访，一城清楚一城，一乡清楚一乡，只要于极贫穷之家，分别大口小口，某户某人名下，共男妇大小几口，详细各造一本清册，送至贫道寓所。贫道好按人数估计，便知平凉一府各州县共有贫人若干，每一人分银若干，方能接济到秋收时候。到施放银两之时，还要仰仗诸神，一边领银，一边变化世间凡夫，代贫道沿门散给，使贫人各得实惠，方为妥适。奈此事琐碎之至，未知诸神肯办理否？”众神听毕，各欢喜鞠躬道：“此系法师大德洪慈，上帝闻知，必加纪录。小神等实乐于普救灾黎，尚有何不奉行之处？小神等即各分身督率，断不敢教一人舛错，有负清德。”说罢，各凌虚御风，欣喜而去。

于冰回在庙中，写了四五十张报单，差超尘、逐电于城乡市镇人烟众多之处，连夜分贴。上写道：

具报单人冷秀才，为周济穷民事：冷某系直隶人，今带银数万两，拟到西口外贩卖皮货。行至平凉一带地方，见人民穷苦，养生无资，今情愿将此银两尽数分散贫民。有愿领此银者，可将本户男女大小几口，详细开写，具一清册，到

府东关火神庙亲交冷某手，以便择日按名数多寡分散。定在三日内收齐，后期投送者，概不收存。专此告白。

天明时二鬼回来。到日出时候，早哄动了一府，有互相传念的，有到火神庙看来的，还有穷人携男抱女领银子来的，这话按下不表。

且说平凉府知府冯剥皮，果是金堂县追比林岱的那知县。因与工部侍郎赵文华妻弟结了儿女姻亲，用银钱钻营，保举升在此处。他仗赵文华势力，无所不为。这日，门上人禀道：“有快班头役接来报单一张。”剥皮接来一看，笑道：“这冷秀才必是个疯子。他能有多少银两，敢说分散平凉府通府州县？就是做善事，也该向本府禀知，听候示下，怎么他就居然出了报单，着一府百姓任他指挥！”想了想，吩咐道：“可写我个年家弟名帖，到东关火神庙请他，说我有话相商，立等会面。”门上人答应出去。少刻禀道：“冷秀才将老爷原帖缴回，他说正要会会太爷，随后他就到了。”

少刻，门上人又禀道：“冷秀才到。他说太爷传唤甚急，写不及手本。”剥皮吩咐大开中门，迎接至大堂口。于冰将剥皮一看，但见：

头戴乌纱官帽，内衬着玫瑰花数朵；脚踏粉底皂靴，旁镶着绿夹线两条。面紫而鼻丰，走几步如风折扬柳；发黄而头小，笑一面似跌破西瓜。内穿起花绉纱红袄，外罩暗龙四爪补袍。双眼顾盼靡常，无怪其逢财必喜；两手伸缩莫定，应知其见缝即挝。看年纪已是五旬上下老人，正当端品立行之际；论气质还像二十左右小子，依然疯嫖恶赌之时。

冯剥皮见于冰衣服褴褛，先阻了一半高兴，让到二堂，行礼

坐下。剥皮问于冰名讳，于冰道：“叫冷时花。”剥皮道：“适才接得年兄报单。足征豪侠义气，本府甚是景仰。未知年兄果有数十万银两否？”于冰道：“数十万不能，十数万实有之。”剥皮听了甚喜，吩咐左右献茶来。又问道：“银两可全在么？”于冰道：“有几个小价在后押解，不过三两天即到。”剥皮道：“未知年兄是怎么个与百姓分散法？”于冰道：“报单上已申说明白：着百姓们自写家口数目，投送火神庙内，生员按户酌量分发。”剥皮道：“如此办理，势必以假乱真，以少报多。可惜年兄几两银子，徒耗于奸民之手，于真穷人毫无补益。依我愚见，莫若先遣官吏带同乡保地方，按户口逐一查明，登记册簿，分别极贫、次贫两项，而于极贫之中，又分别一迫不可待者；再照册簿，每一户大口几人，小口几人，另写一张票子，上面铃盖图章，标明号数。即将票子令本户人收存，俟开赈时，持票去领。年兄可预定极贫大小口与银若干，次贫大小口与银若干，先期出示：某乡某镇百姓定于某日在某地领取银两，照票给发。若将票子遗失，一分不与。迫不可待者，即令官吏带银子按户稽查时，量其家大小人口若干，先与银若干，使其度命。即于票子上批写明白，到放赈时照极贫倒扣除前与银数给发。如此办理，方为有体有则。再次，百姓多，官吏少，一次断不能放完，即做两次、三次放何妨？若年兄任凭百姓自行开写户口，浮冒还是小事，到分散时以强欺弱，男女错杂。本府有职司地方之责，弄出事来，其咎谁任？依小弟主见，年兄共有多少银两，都交与小弟，小弟委人办理。不但年兄名德兼收，亦可以省无穷心力。未知高明以为何如？”于冰道：“老公祖议论，真是尽善尽美。只是注册领票，未免耽延时日，一则百姓迫不可待，二则生员也要急于回乡，只愿将这几两银子，

速速打发出去就罢了。至于老公祖代为措处，生员断断不敢相劳。”

剥皮听了，勃然变色道：“若地方上弄起事来，我一个黄堂太守，就着你个秀才拚去不成么！”于冰故意将左右一看，似有个欲言不敢之状，剥皮是久经吃钱的辣手，什么骨窍还不晓得，连忙吩咐众人外面伺候，众人都退去。

于冰道：“这件事，全仗老公祖玉成生员一点善心，生员还有些微孝敬呈送。”剥皮忍不住就笑了，说道：“平凉百姓皆小弟儿女，小弟何忍从他们身上刮刷。幸喜先生是外省人，非弟治下可比，就收受隆仪，亦不为贪。但未知老先生如何错爱小弟？”于冰道：“鄙菲薄礼，亦不敢入大君子之目，微仪三千，似可以无大过矣。”剥皮作色道：“此呼而与之，老先生可施于行道之人。”于冰道：“半万贼兵，似可供着老公祖指挥。”剥皮连忙将椅儿一移，坐在于冰肩下，蹙着眉头道：“不是小弟贪得无厌，委因平凉百姓愚野。重担是小弟一身肩荷，老先生纵忍心轻薄小弟，独不为小弟功名计耶！此地连年荒旱，小弟食指浩繁，万金之贐，高厚全出在老先生。”说罢，连连作揖。于冰亦连忙还礼道：“老公祖既自定数目，生员理无再却，容五日后交纳如何？”说罢，两人相视大笑。剥皮定要留于冰便饭，辞之至再，方别了出来。剥皮拉着于冰的手儿，一定要送至大堂口始回。

少刻，剥皮到火神庙回拜，见于冰是独自一人，又无家人行李，心下大是疑惑。回到衙门，唤过四个灵变些衙役，吩咐道：“这冷秀才举动鬼谲，你四个可在他庙前庙后，昼夜轮流看守；若他逃走了，我只向你四个要人。此事总要你们暗中留神，不可教他看破为妙。”四人领命巡守去了。

那平凉百姓听的说知府都去拜冷秀才，这分散银两话越发真了，家家户户，各写大小人口清单，向火神庙送来，于冰俱着放在神坐前，直收至灯后方止。二鼓时候，于冰吩咐二鬼：“到玉屋洞说与猿不邪，将后洞皮箱内银两并衣物，着他用摄法尽数带至平凉府，送到火神庙来。再领我符篆二道，尔等佩戴身上，便可白日显化人形，好往来在人前听候驱使，限两日内即回。”二鬼飞行去了。

次日三鼓后，于冰听得风声如吼，随即驾遁看视，原来是诸神交送各州县贫户清册。于冰一一收下，大喜道：“办理极为简当。银两到时，那时再劳动诸神。”众神散讫。

又过了一日，猿不邪亦假变凡人，同二鬼押着许多牲口驮着银物，还有脚户诸人，于定更时候，到火神庙来。街上人看见，都要问问，二鬼通以冷秀才赈济银两回答。巡查的衙役看见，飞报剥皮。剥皮大喜，立即拨了三十个衙役，二十名更夫，在庙周围看守。又写了两张告示，盛称冷秀才功德，贴在庙外墙上，不准闲杂人等一人入庙。

次早，剥皮差内使送到许多米面、鸡鸭猪羊、茶酒果饼、咸精酱腐等物，于冰只得收下。就着超尘搬一万银子，烦他家人内使与剥皮押去。早有人报知剥皮，把剥皮喜欢的跳了几跳，跑在大堂引路上看的收入去。他也不回避什么声名物议，对着衙役书办大高声吆喝“冷先生是大英雄，大丈夫”不绝。又着厨下做了两桌极好的酒席送去。

于冰着不邪等详查册子，见每一州县后面俱有贫户大小人口若干，总数通共合算，大口二两，小口一两，各州县共需银七十三万余两方足。于冰听了，道：“陈严两家赃银，不过三十七

八万，这却怎处？”低头思想这三十余万两的出在何处。忽然大笑道：“都有在这里了！”不邪道：“从何处取用？”于冰道：“我一入平凉境界，便知本府知府冯剥皮，做官甚是不堪。此番又硬要去我银一万两。我且将他的私囊取来，看看有多少。其余仍向严嵩府中取用罢。”吩咐不邪用搬运法取来数斤白面，又着超尘、逐电用水调和，都捏做成老鼠形像，于冰俱用笔在上面画了符，大小也有百十个，都头朝西地摆列起来，一心定向平凉府衙门运动。少刻，见那些白面老鼠口内，吐出青烟，于冰用手一指，喝声“速去速来！”那些老鼠随声尽化青烟，一股股奔赴平凉去了。

且说冯剥皮平空里得了于冰银一万两，心上快活不过。这日，正和几个细君摸牌，见使女们跑来说道：“太太房内各箱柜里面，都是老鼠打咬。太太开看，将银子都变成无数的白老鼠，隔窗隔户的飞去了。”剥皮不信，走来亲自验看。见还有几个未开的箱柜，听的里面乱打乱叫，搬弄的响声不绝。剥皮打开看时，果然都是些白老鼠飞去。瞧了瞧银包儿倒还都在，银子一分无存。剥皮呆了一会，家人们又跑来报道：“府库内有许多白老鼠飞去，请老爷快去开看。”又见他儿子冯奎也跑来说道：“了不得！我适才同书吏开库看视，各银柜俱有破孔，将应有公项银二万九千余两，一分无存。”剥皮听罢，用自己拳头在心前狠打了两下，不知不觉软瘫在地，口中涎水直流，只两个月，便病故在署。他儿将平凉所得物事，尽行拿出来变卖，赔补官项，尚欠一万五千有余。又从家中典卖房地，始行还完。这都是后话。

于冰等至午后，见一缕青烟或断或续从西南飞来，内有数十万白鼠落在庙前，皆成银两，惟面做的老鼠，依旧复还本形。

于冰估计有十万余银两，笑向不邪道：“这冯剥皮在任也不

过四年，怎么就弄下圈一个，与萍实相似。随用诀咒作用毕，叫过二鬼，吩咐了一遍：“此去速到严府，要如此这般。限一日夜即回。”二鬼领命去了。到次日黎明，即见二鬼押着一条大白蟒，自半空中落于地下，即刻俱化为元宝。于冰着不邪细检数目，共计二十六万三千两。是日严嵩府中，有人见井里有火球一个，光耀夺目，不可逼视。赶着报知世蕃，随悬重赏，着人取了出来。世蕃以为萍实复出，祥瑞之兆，随即稟知严嵩。即刻备了许多酒席，着通请合府的妇女夜宴，赏此佳瑞，当真不须灯烛，辉照一室。严嵩父子乐极，赞颂不绝。世蕃意欲剖而视之，刚走近前，那火球响了一声，飞起来打中世蕃脖项；又一声响，触向严嵩胸脯；须臾，那火球便乱触起来，将众男女打的眉青目肿，发散鞋丢。正忙乱间，那火球直滚入第四层院银库门。众家人跟随去看视，猛听见响了一声霹雳，只见库门大开，从里边走出数丈一条大白蟒来，口内衔着那火球直上云霄去了。一府吓的目瞪口呆。到天明查点银库，少了二十六万三千多银子。事出怪异，严嵩相戒府中人等一字不许漏，竟是暗吃了这番亏苦。

于冰这里查对银数敷足，随将所请诸神召来，用碎银法着诸神各按一两二两包好，赶紧各按户口分散去了。到第三日，诸神俱来覆命云：“小神等各按户散给，皆是真正穷人，一两亦未尝错用。目今百姓称诵法师恩德，昼夜不绝于口。”于冰又向诸神感谢道：“此番功德，诸位尊神居半、贫道居半。”又指着殿内道：“此处还有衣服、绸缎、杂项等物并所余银两，仰恳诸位尊神尽数拿去，再行施放贫人，统算诸神功德。”诸神听了，各大欢喜道：“法师积无量阴德，小神等亦得藉行些小善事。”各化凡夫，去水旱两路并兰州、巩昌二府地方，遇极贫远客，先行救渡众生

去也。于冰揖送而别，向不邪道：“此皆吾火龙祖师积万万端善果，我不过承命代劳而已。”又向不邪道：“泰山还有两个道友，不出一月，我与他们定到衡山，你可回洞等候。我此刻即领超尘、逐电去也。”说罢，师徒各分手而去。正是：

为救群黎役鬼神，摄来俱是赃官银。

平凉百姓人多少，吃尽剥皮片片心。

第三十五回 恨贫穷谋财商密室 走江湖被骗哭公堂

词曰：

人心千古伤心事，被骗最堪嗟。旧时王谢，堂前燕子，飞向谁家？

恍然一梦豪华日，电光云影泡花。江州司马，青衫泪湿，想在天涯。

右调《青衫湿》

话说于冰赈济了平凉一府的穷民，下了陇山。沿途救人疾苦，慢慢的向山东路上行来，要会合城璧、不换二人，这话不表。

且说温如玉自从费了万金银两，出了泰安监，果然安分守己，等闲连大门也不出。不但不做嫖赌的事，连嫖赌的话也绝口不题。只是本城去了这两处生意，日用银钱都得自己打算。就是与家下男女分几匹梭布穿用，离了现钱现银，便觉呼应不灵。他的旧伙计都与新财东做了生意，如玉取点货物也还支应，未免口角间就有些推调的话传来，即或与些货物，率皆是平常东西，到还他时一文也不能短少，反比别家价钱多要些。因此如玉负气，纵寸丝尺缕，斤酒块肉，都用现钱买办。过了半年有余，甚觉费力。自遭叛案后，将现银俱尽，止存了些地土。使用过大钱的人，心上甚是寂然，逐日家眉头不展，要想一个生财的法子复还原来，做吐气扬眉地步。朋友们虽知他现成银两俱无，地产还分毫未动，到底要算一把肥赌手，仍是时来谈笑，引他入局，比昔时

更敬他几分。他却动了一番疑心，看人的敬他，是形容他没钱的意思。缘此谋财之心越发重了，只是想不出个发财道路来。

一日，忽想起本城一个朋友来，叫做尤魁，是个聪明绝世极有口才的人，若请他来相商，必有奇谋。前番在监中，他也看望过几次，还未谢谢他。随着家中做了酒席，差人次早去请。到下午时候，尤魁到来。但见：

虽抱苏张之才，幸无操卓之胆。幼行小惠，窃豪侠之虚名；老学权奸，欺纯良之丑士。和光混俗，惟知利欲是前；随方逐圆，不以廉耻为重。功名蹭蹬，丈夫之气已灰；家业凋零，妇人之态时露。用银钱无分人己，待兄弟不如朋友。描神画吻，常谈乡党闺闾；弃长就短，屡发骨肉阴私。人来必笑在言先，浑是世途中谦光君子；客去即骂闻背后，真是情理外异样小人。

如玉见尤魁来，心上甚喜。两人携手入房，各行礼坐下。尤魁举手道：“老长兄真福德兼全之人也，高而不危，颠而不覆。处血肉淋漓之事，谈笑解脱，非有通天彻地的手段，安能履险若平！若是没有担当的人，惟有滋泣自尽己耳。如何不教人眼杀！”如玉道：“不过是钱神有灵，孔方吃苦，于弟何能之有？”尤魁道：“什么话！人家还有拿住金山寻不着安放地方哩。”

家人们献上茶来吃毕，尤魁又道：“自长兄出图国后，小弟急欲趋府听候起居，无如贱内脚上生一大疽，哀号之声，夜以继日，延医调治，倒耗去许多银钱。你我知己，必不以看迟介怀。”如玉道：“嫂夫人玉体违和，小弟着实缺礼之至。迩来痊愈否？”尤魁道：“托庇好些了。”如玉道：“城乡间隔，不获时刻聚首谈心，未详老哥近来做何清高事？”尤魁道：“小弟近来竟成了个忙

中极闲、闲中极忙之人，自己也形容不来。止有一个字将人害死。”如玉道：“是甚么字？”尤魁道：“穷！”如玉道：“我与老哥，真是同病。”尤魁大笑道：“这就不是你我知己之话。小弟尽一身发肤，也不能抵长兄之一毛，‘同病’二字，还不是这样用法。”如玉道：“小弟倒不是随口虚辞。自先君去世，家中尚有三万余金。年来胡混了一万六七，此番因叛案，又是一万余两。止有两座生意，一朝废尽。今仅存薄田十数顷。家中人口众多，有出路而无入路，岂不是同病么？”尤魁道：“肉原生于骨，无骨而欲长肉，势不能也。土地即长肉之骨。以地产十数顷之多，仍是排山倒海之势，少为斡旋，何愁不成郭家金穴。若坐吃死守，恐亦不能生色。”如玉道：“小弟正是为此，请兄施一良谋，为财用恒足之计。”尤魁道：“谋财必先要割痛；痛不割而欲生财，是无翼而思飞也。以小弟愚见，莫若学寇莱公澶洲之战，庶可收一搏即反之功。”如玉道：“愿老哥明以教我。”

尤魁道：“小弟意思，乃孤注之说也。忝属至好，理合直言，为今计莫若贩卖货物，然贩卖必须用资本盈余。老长兄田地数十顷，若尽数变卖，至佳者不过卖三四千金。以三四千贸易，与市井人何殊？不但老兄不消于经营，即乡党亦添笑议；必须大起昔日宦囊，凑足一万两方可。近年北方丝水大长，可到苏州或南京卖办绸缎纱罗，在济南立一发局。再不然，运至都中亦可。盖本大则利益自宽，弃死物而方能变为活物，生财之道，莫善于此。到其间，或遣心腹人办事，或用小弟少效微劳，不过周转一两次，则财用充足。一二年间，弟包管长兄本利相对。然后因时乘便，开财源，节财流，择物之贱者而居之，则刘晏持筹、陶朱致富，又不足道矣。况尊府簪缨世胄，为一郡望族；今遇遭事变，致令

桑梓有盆釜一空之诮，吾甚为长兄耻之。如必包藏珠玉，使之填箱压柜，真愚之至也。若谓耕种土地，可望盈室盈仓，此田舍翁与看家奴事业，非克勤克俭积累二三十年不易得也。迂腐之见，统听高明主裁。”

如玉大喜道：“兄言果中要谋，舍此亦再无别法。此时寒家若罄其所有，还可挪凑七八千两。小弟定亲去走遭，敢烦老哥同行。再得一识货人相帮，则大事济矣。”尤魁心中暗喜，又说道：“当今时势，友道凌替，宁仅青松色落。小弟一生为人，只愿学刎颈廉蔺，不愿学张耳、陈余。老长兄当全盛之时，试思小弟登堂几次？只缘品行两个字关心，宁甘却衣冻死，与趋炎附势辈同出入，弟不为也。今长兄身价小减南金，小弟方敢摇唇鼓舌，竭诚相告，使采兰赠书之子，知有后凋松柏，弟愿即足。至言寻觅识货人，弟心中已有两个，皆斩头沥血，知恩报德，万无一失之士，皆系贵铺旧伙计：钱智、谷大恩。弟于此二人中加意选择其一，以备驱策，将来长兄再看如何？”如玉大悦，家人们安设酒席，两人复行揖让就坐。尤魁道：“长兄举事，的在何日？”如玉道：“求诸己者易，求诸人者难，统俟小弟变卖地土后，再定行止。至期，自然要亲邀老哥同往。”少刻，水陆俱陈，备极三汤五割之盛，两人笑语喁喁，甚是投机。本日坐至三四更天。次日，又吃了早饭，尤魁才别去。

如玉将此意详细告知他母亲。黎氏见如玉日夕愁闷，也盼他发发财，一开笑颜。问讯了一会买卖如何做，如玉又高高兴兴的说了一番。黎氏听得说须用万金，卖尽田产只好彀一半，也没用如玉开口，将几世积累的些金珠首饰、字画古玩，并儿媳洪氏所有钗环珠玉等类，拿出交与如玉变价。吩咐：“到起身时，务

必同你表兄飞鹏去。”如玉道：“临期再商。”又将家中些玉带蟒衣并地土，昼夜烦人各处变卖。值十文者卖上五六文。如此胡乱打发，也弄了九千二百余两，倒被替卖的人落去三千余两。差人通知尤魁。

尤魁将谷大恩领来。如玉见他说话儿伶俐，讲论起贩卖绸缎的话，事事通行，心上大喜。又与尤魁商量：“走水旱二路，那一路稳便？”尤魁道：“若走旱路，未免早起迟眠，一上一下的劳苦。老哥的身子比泰山还重，如何当得起！不如从济宁雇一大马溜子，或二号太平船，顺流而下，甚是安妥。又可以兼顾行李。你我说说笑笑，也便宜许多。”又何如玉道：“老长兄跟几位尊管？还有别位亲友没有？”如玉道：“并无别的亲友，只带四个家人去。”文魁道：“太多，太多！只用两人即足。既讲到做生意，一文也是钱，多一人是一人盘搅。”如玉道：“再减一二个也使得。我们定到苏州罢，我还要带些苏州杂货，到虎邱观音山等处要看看。”随择了吉日，本月十五日起身。各送了两人安家银两别去。

黎氏听得如玉起身，不听得请他侄儿同去，问如玉道：“你可约会下你表兄了没有？”如玉道：“表兄一则家中事忙，二则生意上不知窍，我与尤大哥、谷伙计去，真是千妥万当。回来时谢多谢少，他们也不好争论。”黎氏听了一声儿不言语，究竟如玉嫌他表兄不合脾胃。

到了起身时，黎氏千叮万嘱，着他路途上小心谨慎。又着他事完即回家，免得倚门盼望。又将三个家人孙二等，也吩咐了一番。如玉道：“我这一去，不过两个月即回。”与他母亲留下一百五十两银子盘用，带了九千多两，同尤谷二人起身。先到济宁。尤魁雇了个中号马溜船，往江南进发。

一日到了镇江地方，远远的见金山寺楼台殿阁，层层叠叠的摆列在江中。尤魁大声叫好道：“我们生长北方，真正空活一世了！若不出门，焉能观此奇境！”谷大恩道：“远看便如此精妙，若到上面，定必和天宫一样。大爷不可不去走走。”如玉高兴之至，也赞赏不已。四五个水手并家人，都七言八语的帮衬道：“今日难得这好清明天气，微风不作。我们将船摆在金山背后，只用片刻，就见了大世面了。”

说话间，船已绕到金山后面。如玉见游船甚多，挨次排在山脚下，便拉尤魁同去。尤魁道：“我同谷伙计守船，你主仆们只管都上去。好容易到这所在。”如玉强之再三，尤谷二人总以守船为重。如玉道：“你两个不上去罢了，我三个家人着两个同我上去，一个在船中守候。”说毕，急急的下船，走上金山寺去了。

三个家人如飞的跟去两个，留下一个在船中抱怨道：“我只迟走了一步，被他两个抢先去了。”尤魁道：“后悔甚么，快快的上去就是。你主人原说留一个在船中，船中有我两人，还怕什么？你主人若怪你半个字，有我在。再迟一会，他们就回来，你终身便看不成。”如玉平日用的家人都是些浮华小子，那有一个知是非轻重的人！听了尤魁作主，深知主人信爱他，也便忙忙的跑下船，上山去了。

再说如玉在寺内东瞧西看，游赏那回廊曲舍，殿阁参差，又上宝塔看了会江景。三个家人都跟着他说长论短，他也毫不理论是几个？好半晌，方同家人游走下来。到原下船处，不见自己的船只，心上甚是着急。问同拢船的人，都说是你们上山去时，就立即开船去了。如玉惊的神魂失散，几个家人也面面相觑，互相抱怨。如玉道：“必定他们在镇江岸边等候，这该如何去寻他？”

主仆四人，没一个走过远路，连一只船也雇不下。从新到寺中，烦和尚代雇了一只船，摇到镇江岸上。下船来，在江岸见船叫问，那里有个影儿！如玉到此时情知中计，眼望着大江，呆了一会，忽然大叫一声，往江中就跳。几个家人连忙抱住。岸上的人问明原故，说道：“你在此闹一年也不中用。一个中号马溜子船，也还可以查访。今日没风，此去必不远，你速到府里去喊禀。我们这位太爷最廉明，好管地方上事。快去，莫误功夫！”

如玉昏昏沉沉。两个家人搀扶到府衙门内，却好知府坐堂判断公事，如玉同家人一齐喊起冤来。两旁人拿住。知府叫上去。如玉等跪在下面叩头大哭，诉说被骗情由，哀声甚是凄惨。知府道：“你说船从济宁雇的，拿船票来我看。”如玉道：“生员初六坐船南来，不晓得什么叫船票！”知府道：“你这船是谁与你雇的？”如玉道：“就是骗生员的朋友尤魁雇的，他说从济宁起到苏州上，共是三十八两船价。”知府道：“南方有船行，与北方有车行骡行一般。设立这个行头，原就是防备此等拐骗、劫夺、杀害等事。你既无船票，这来往的船有千千万万，教本府从那一只船拿起？”如玉听了，叩头有声，痛哭不止。

知府见他哭的甚是可怜，立即将平素能办事的衙役按名唤上八个来，吩咐道：“适才这温如玉被骗情由，你们都是听见的。可着该房出两张票，你八人分为两班：一班沿江向下路追访，一班过江从上路追访，见马溜船无分大小即盘诘，立限十日，有无即来销差。银至九千两，为数甚多，不拘那一班拿获，着温如玉与银四百两。”又向如玉道：“你可愿意么？”如玉连连叩头道：“生员与其全丢，果能拿获，就送他们八百两也情愿。”随同差役下来，问了尤魁、谷大恩年貌，并船户人等形状，八人领票欣喜

分头而去。

如玉复到江边，站了好半晌、心里还想着他们一时湾船在别处，打寻回来亦未敢定。家人们又扶他入城寻店歇下。虽然行李一无所有，幸而家人们身边，都有几两散碎银子，主仆用度。又时时到府衙探听。至十一日早堂，将如玉传去，知府道：“差去衙役，前后俱回，查访不出。我想尤魁俱是山东泰安人，你可连夜回去禀官，拿他两人家属审问去罢，在此无益。”如玉听了，觉得是正话，又怕水路迟延，过江到扬州，雇了包程牲口，星夜回乡。

原来尤魁本意也不想望八九千两银子，只想着一早二晚，瞅空儿偷窃几百；又虑一人拿不了许多，因此又勾通了个谷大恩。这谷大恩是个小官出身，幼年时与尤魁不清楚，如今虽各老大，到底还是知己，这样话是最容易透达的。两人已讲明，得多得少，尤魁七分，大恩三分。自如玉与他们安家银两后，第二日尤魁着他大儿子尤继先、次儿子尤效先搬上家属，同谷大恩儿子螟儿亦带家属，以省城探亲为名，各安顿在济宁小闸口，寻间房子住下，等候消息。皆因尤魁已看透了如玉主仆率皆浮浪有余，都是些不经事的痴货，十分拿稳了九分，不怕不得几百两。若托两人带银兑货，又在几千两上下了。

谁想尤魁雇的船偏又是一只贼船，久惯谋财害人性命。船主叫苏旺，稍子水手各姓张王李赵，究竟都是他弟兄子侄，不过为遮饰客人耳目，自那日如玉主仆下船时，早被苏旺等看破，见个个俱是些憨雏儿，止有尤魁略老作些，也不像个久走过江湖的人。又见行李沉重，知是一注大财，只因时候不巧，偏对着贡船、粮船、生意船，昼夜往来不断。硬做不得。欲要将他们暗暗做些

毒药，害死六七个人性命，内中有两三个不吃，便不妥当。因此想出个法子，一天止走半天的路，于空野无救应地方湾船，候好机会。过了七八天，方知尤魁、谷大恩是请来的朋友，不是一家人；又见尤谷二人时常周眉眼眼的露意。苏旺是积年水贼，看出两人非正路人，时常于船前部后，在尤魁前献些殷勤，日夜言来语去，彼此探听口气，不过三两天，就各道心事，打成了一路。说明若得手后，尤魁是主谋的，分一半，谷大恩与船户分一半。一路随遇名胜地方，帮衬如玉主仆游玩，奈船中总有一两个家人，动不得手脚。这日到金山寺下，系从北到南有名的一处大观地方，合该如玉倒运。

苏旺、尤魁等连夜赶回济宁，把如玉箱笼打开。尤魁分了四千余两，谷大恩与船户等人平分了那一半。苏旺将如玉的衣服被褥一件不要，让与尤谷二人，尤魁又找与一百银子，大家分手。尤谷二人得此大财，各将家小搬上，雇了一个大毛棚子，星夜奔到浙江杭州城中，租了几间房子住下。后来见省城人烟凑集，恐被人物色出来，两人商量着，又搬到象山县，各买了一处房子，在一条巷内住。尤魁第二个儿子尚未定亲，两人结了儿女亲家，聘定了谷大恩女儿做了次媳。又治买了些田地，过度极受用日月。

不几年，倭寇由大隅岛首犯象山，文武官失守，致令攻破城垣，任情杀戮。其时尤魁钻在一地板下躲避，饿了两日一夜，旋即火发，尤魁从地板中爬出。倭寇倒去了，家中男女一个不见，房屋烧的家属不知存亡，谷大恩家男女也没见一个。痛哭了几日，本城内外寻访不见。又传闻倭寇有复来之信，没奈何奔走苏州，盘费告尽，便与人相面，每天混几文钱度日。满心里还想夫

妻父子重逢，不意得了一反胃病，起初吃了便吐，一物不能下咽，硬行饿死。虽同谷大恩坑害了温如玉，却落了这样结局。天道报还，可不畏哉！正是：

这样得来，那般失去。

利己损人，究复何益？

第三十六回 逢吝夫抽丰双失意 遇美妓罄囊两交欢

词曰：

我如今誓不抽丰矣，且回家拆卖祖居。一年贫苦一嗟吁，无暇计谁毁谁誉。途次中，幸会多情女，顾不得母孝何如，聊且花间宿。乐得香盈韩袖，果满潘车。

右调《入花丛》

话说温如玉听了镇江府吩咐的话，连夜雇了牲口，赶到了泰安。也顾不得回家，先到知州堂上苦诉冤情。知州随即差人查拿尤谷二人家属，俱不知去向。又将伊等邻居族人带来，比讯了一番，俱云：“一月以前，已将家口搬去省城探亲去了。”知州倒替他上紧，又添差赴省城捉拿。往来几回，杳无踪影，倒被差人累索盘费，又白丢了无数银钱。

他母亲黎氏，自从闻知此事，日夜愁若。虑着将来如何过度，逸致饮食少进，抑郁成疾；随后又转了痢泻，不上两三月，就呜呼哀哉了。如玉号痛欲绝，无奈，只得竭力备办棺木衾幕，遂将家中衣物典当一空。过了七八个月，又极力搜寻了几十两银子，将他母亲将就埋葬了。无如运气倒的人，这不好的事体，层层皆来。他母亲才亡过年余，他妻子洪氏又得了吐血的病症，不上三两个月，也病故了。连棺木都措办艰难，又将凡买过他的产业人，着人去说合，陆续也得穀百十余两，才将洪氏发送在祖茔。

如玉已是穷了，连世仆家人也都逃的逃，散的散，另寻有财

势的主人伺候去了。只留下两个人，一个叫张华，一个叫韩思敬，都是无才能之人，如玉素日看不上的。

一日，带着张华到泰安向他旧伙计等人要长支欠银，住了三四天，得了三两多银子，一千多钱。正还要寻别的伙计，听得本州知州接济东道，问了问，说姓杜名珊，四川茂州人，做过长安县知县。他父亲虽早逝，常听他母亲黎氏说：有个长安县知县杜珊做他父亲属员，亏空下一万多银子，布政司定要揭参。他父亲爱他才能，一力主持，暗嘱同寅各官捐助，完结国帑，又保举他，后升了平阳府知府。临行，与他父亲认了门生。今日听得名姓籍贯相合，就动了个打抽丰的念头，急忙回家。

如玉此刻是落魄的时候，素常来往亲友，无一个上门，有事也无人商议。忽然想起一个人来，忙叫张华即刻去请了来。但见：

头无寸发，鬓有深疤。岂是僧头，依旧眉其眉须其须，不见合掌稽顙之态；全象驴肾，居然鼻其鼻耳其耳，绝少垂颈凹眼之形。既容光之必照，自一毛而不拔。诚哉异样狮球，允矣稀奇象蛋。

此人是府学一个秀才，姓苗名继先，字述庵，外号叫苗三秃子。为人有点小能干，在嫖赌场中狠弄过几个钱。只是素性好赌，今日有了，明日输了。年纪不过三十上下，“贫富”二字他倒经过二十余遍。素日原是如玉的个走狗。召得入来，如玉遂将要向杜道台求助的话，说了一遍。苗秃听了，极力扬扬，还与他同去一走。两人计议停妥。

待了几天，济东道回去。两人雇车，同张华到济南旅店安下，时时打听杜大老爷闲时，方才将手本投入号房。门上拿入去，杜珊看了手本内情节，立刻开门清会。如玉从角门内入去，杜珊迎

接到书房中，行礼坐下。叙说起他父亲，杜珊甚是感念。又说道自己贫苦，杜珊又甚是怜悯。本日就留便饭，说道：“月前天雨连绵，署内无一间房子不漏，刻下现在修补，实无地方留世兄住。且请到贵寓安息，弟自有一番措处。”

如玉辞了出来，苗秃子在辕门外探头侧耳等候。如玉同他走着，说济东道如何的相待，如何吩咐。苗秃道：“何如？你原是大人家，岂是寻常拉扯？我若有你这些门路儿，也不知发迹到甚么地方了！”两人欢欢喜喜的回店，说了半夜，总都是济东道的话。

次日，杜珊回拜，将如玉的名讳手本璧回，还了个年通家世弟帖。如玉着张华跪止，杜珊定要拜会，在店中叙谈了好半晌，方才别去。吓的一店客人都议论羡慕不已，慌的店主和小伙计不住的问茶水。苗秃得意到极处，只是在光头上乱挠。午后，又差人送来白米一斗，白面一斗，火腿南面、鸡鸭等物。如玉倒也罢了，苗秃子是个小户人家，一生没经过个交往官府，看见火腿等物，不住的吐舌；和如玉说到高兴处，便坐不住，笑着在地下打跌。怕道台请说话，连街上也不许如玉闲行。他在店中陪着吃酒唱小曲、说趣话，和中了状元的一般快乐。

到第四日，杜珊下帖请客，如玉又去。席间、杜珊细说道：“本道一缺，出多入少，又值公私交困之际，不能破格相帮。”临别，着家人托出十二两程仪。如玉大失所望，辞之至再，怎当得杜珊推让不已。如玉时觉得不收恐得罪他，收了甚是羞气。无奈何，只得收了拜谢。

原来这杜珊初任知县时，性最豪侠，不以银钱介意；因此本族以及亲戚，经年家来往不绝，食用亦极奢侈，凡赠送人，必使

其心喜回家。只几年，就弄下一万多亏空，无一个帮他一分一两，他才想到银钱是去了最难回来的。自此，任凭本家以及至亲好友，想要用他一文钱，吃他一口水，比登天还难。由知县做了道官，虽二三斤肉，也要斟酌食用，前后行为如同两人。此番是感如玉父亲，方肯送这十二两银子。在如玉看得菲薄不堪，在杜珊看的还是没有的大帮助，除了温如玉，第二人也不能叨此厚赐。就是日前送的那一分下程，都是少有的事。

如玉垂头丧气的出来，见苗秃子在仪门外大张着嘴眺望，看见如玉，忙跑向前笑问道：“今日又有什么好话儿？”如玉道：“说不得，真令人羞死气死！”苗秃着慌道：“不好！你这气色也不好！想是你言语间得罪下他么？”如玉道：“我有什么得罪他处？”就将里面送的银两数目，一边走一边说。苗秃笑道：“你少装做！我不信。”如玉道：“我又不怕你抢了我的，何苦诳你？”于是将原包银两从袖中取出，向苗秃眼上一伸，道：“看是十二两不是？”苗秃见上面有“薄仪”二字，将脚一顿，咬着牙骂道：“好禽娘贼！不但你，把我苗三先生一片飞滚热的心肠，被二十四块寒冰冷透！”说毕，又蹙眉揉手，连连点头道：“罢了，罢了！我才知道罢了！”

两人回到店中，一头一个倒在炕上睡觉。张华见此光景，也不敢问。如玉翻来覆去，那里睡的着？到二鼓时候，苗秃问道：“你可睡着没有？”如玉道：“真令人气死，还那里睡的着！”苗秃道：“你明日再去稟谢稟见，求他一封书字，嘱托泰安州诸事照拂你。他与了这封书字，常去说些情分，那里弄不了几个钱？一个本管的大上宪，又与巡抚朝夕见面，泰安州敢说不在你身上用情！”如玉道：“我就饿死，也再不见这没良心慳吝匹夫！”

苗秃道：“我还有一策，存心已久，只是不好说出。今见你如此奔波，徒苦无益，只得要直说了。天下事，贵乎自立主见。自己若贫无措兑，虽神仙也没法了；自己若有可营谋，就不肯低头下眼向人家乞讨。尊府的住宅，前庭后院何止七八层，只用将房子出卖，不愁一二千两到手。”如玉道：“我也曾想及于此。首则先人故居，不忍割弃；次则也没人买。”苗秃道：“讲一‘买’字，不但长泰庄，便是泰安州也没人肯拿上钱到那里去住。若估计本石砖瓦拆卖，还可成交。你若说先人曾费了若干银两，好容易修盖得出；你须知，那房子止可遮风避雨，不能充饥变钱。常言说的好：‘有了置，没了弃。’你日后大发财源，或做了大官，怕修盖不了那样十处房子么！此事你若依了我，回家就与你办理。你当汉子的，也不必爱口识羞，怕人笑话，说是卖了祖房了。世上卖房子的大人家，也不止你一个。救穷是第一要务，没的吃穿难受，这是老根子话。我再替你打算，房子卖后，也不在长泰庄住，只用二百两在泰安城中买一处不大不小的房儿，过起安闲日月来。你又不欠人的债负，有什么不快活处？将所有房价或买些田地，或放在铺中吃月利，世上空手空拳起家的不知有多少，何苦着本村人逐日指指点点笑议？你想，我说的是不是？”几句话，说的如玉高兴起来；一蹶劣爬起，将桌子一拍，道：“秃小厮，快起来！你的话句句皆是，我的志念也决了，省得在这里受闷气！不如连夜回家办正事。”苗秃也爬起来道：“城门未开，天明起身罢。现放着老杜送的酒，大家吃起来，岂不妙。”如玉便连叫张华收拾下酒东西。张华见两人又眉欢眼笑，高兴吃酒，也测度不出是何故。

一到天明，如玉算还店账，又将道署送的礼物装在车内，一

同起身离省城。走了几十里，到一地方，名为试马坡，相传韩信做三齐王时，在这地方试过马。刚走到堡前，也是天缘凑合，从里面走出个人来，但见：

头戴四楞巾，却象从钱眼中钻出；身穿青绢氅，好似向煤窑内滚来。满面憨疤，数不尽三环套日；一唇乱草，那怕他百手抽丝。逢钱即写借帖，天下无不可用之钱；遇饭便充陪客，世上那有难吃之饭。任你极口唾骂，他只说是知己关切使然；随人无端殴踢，反道是至交好胜乃尔。真是：烧不熟煮不烂的粗皮，砍不开拉不破的厚脸。

这个人姓萧，名天佑，字有方，也是个府学秀才。为人最会弄钱，处人情世故，倒象个犯而不较的人。只因他外面不与人计论，屡屡的在暗中谋害人，这一乡老少男女，没一个不怕他。亦且钻头觅缝，最好管人家闲事。就是人家夫妻口角，他也要说合说合，挨磨的留他一顿便饭吃吃。若是有些大的事体，越发要索谢了。你若是不谢他，他将来借别事，暗中教唆人闹是非，三次、两次，还不肯放过，是个心上可恶不过的人。又好帮嫖诱赌，设法渔利，吃乐户家的钱尤为第一。因此人送他个外号叫“象皮龟”，又叫“萧麻子”——为他脸上疤多故也。

这日正从堡中出来，看见苗三秃子在车内，大笑道：“秃兄弟从何处来？”苗秃见是萧麻子，连忙跳下车来，也大笑道：“你是几时搬到这里？”萧麻子道：“已经二年了。”如玉见他二人说话，也只得下车来。萧麻子指着如玉道：“此公是谁？”苗秃道：“这是泰安州温公子，当年做陕西总督之嫡子也。”萧麻子深深打一恭道：“久仰！久仰！”又将两手高举道：“请，请到寒舍献茶！”如玉还礼道：“弟辈今日要赶宿头，容日再领教罢。”苗秃子也道：

“我们都有事体，暇时我还要与你叙阔。”萧麻子道：“温大爷与我初会，我实不敢高扳；你与我是总角朋友，怎么也是这样外道我？我实对你说了罢，我家茅庵草舍，也不敢居停贵客；敝乡从去年二月，搬来一家乐户，姓郑，人都叫他郑三。这个亡八最知好识歹。他有个侄女叫玉罄儿，一个亲生的女儿叫金钟儿。这玉罄儿不过是温柔典雅，还是世界上有的人物；惟有这金钟儿，才一十八岁，他的人才真是天上碧桃，月中丹桂，只怕仙女盖双成还让他几分。若说起他的聪明来，神卜管辂还须占算，他却是未动先知。你这里只用打个哈欠，他那里就送过枕头来。我活了四十多岁，才见了这样一个伶俐俊俏、追魂夺命、爱杀人的一位小堂客。你陪公子随喜随喜去，也是春风一度。”如玉道：“承老兄盛情，只是弟孝服未满，不敢做非利的事。”苗秃笑向如玉道：“你也不必太圣贤了。既然有他两个妹子在这里，我们就暂时坐坐何妨？”萧麻子笑道：“你这秃奴才，又说起其诸异乎人的话来了。”如玉却不过，同去走走。

到堡内西头，才是郑三的住处。瞧了瞧，都是砖瓦房子，坐东朝西的门楼。三人揖让入去，郑三迎接出来，到如玉、苗三秃前请安。又问明姓氏地方，让到花厅上坐。如玉到厅内，见东西各有耳房，厅中间放着八把大漆椅；正面一张大黑漆条桌，桌子中间摆着一个大驼骨寿星；东边有三尺余高一个大蓝磁花瓶；西边一个大白磁盘，盘内放着些泥桃泥苹果之类。上面挂着一面牌，都用五色纸盯着边儿，中间四个大紫红字是“蓝桥仙境”。牌下挂着百子画图一轴，两傍贴着对联一副，上写道：

室贮金钗十二；门迎朱履三千。

三人坐定，只听得屏后有笑语之声，转身后面走出一个妇人

来，穿着玄青纱氅，内衬细夏布大衫，葛纱裙儿；五短身材，紫红色面皮，五官倒也端正，只是上嘴唇皮太厚些；倒缠了一双小脚，大红缎鞋上绣着跳梁四季花儿。走到厅中间，笑说道：“与二位爷磕头。”说着将身子往下一弯。慌的苗秃子连忙扶住，道：“快请坐，劳碌着了倒了不得！”妇人坐在萧麻子启下，问了如玉并苗秃的姓氏。如玉道：“你的大号就是金钟儿么？”妇人道：“哪是我的妹子，我叫玉罄。”萧麻子道：“怎么不见他出来？”玉罄儿道：“他今日身子有些不爽快，此时还没有起。再待一会，管情也收拾出来。”萧麻子道：“此时还未起，必定是昨晚着人家棒伤了。”玉罄儿笑道：“你真是瞎说，这几天鬼也没见个来。”萧麻子道：“你休逛我，我是秦镜高悬，无微不照。”苗秃道：“这是你的家务事，你心上自然明白。”萧麻子道：“你若欣羨这条路儿，就入了行罢，他家里正少个打杂的使用。”

正说着，一个十三四岁的小女厮，托出一盘茶来。玉罄儿先送如玉，次送苗秃，自己取了一杯坐下。萧麻子道：“你这小奴才，到我跟前就不送了！我并没有别的法儿，我只用寻些发大来迟的好春药，再吃上一二钱人参，将你三婢子按倒，那就是我出气的时候了。”玉罄儿却待回言，苗秃道：“玉姐，你不必和他较论，都交在我身上。他按倒你婢子，我就搂住他姑娘，咱们是冤各有头，债各有主。”萧麻子笑骂道：“这秃小厮真是狗毡里拉出来的，说的都是哈巴儿话。”

四人正在说笑中间，觉得一阵香气吹入鼻孔中来。少刻，见屏风后又出来个妇人，年纪不过二十岁上下，身穿红青亮纱氅儿，内衬着鱼白纱大衫，血牙色纱裙镶着青纱边儿；头上挽着个盘蛇发髻，中间贯着条白玉簪儿，鬓边插着一朵鲜红的大石榴

花；周周正正极小一双脚，穿着宝蓝菊压海棠花鞋；长条身材，瓜子粉白面皮，脸上有几个碎麻子儿；骨格儿甚是俊俏，眉稍眼底大有风情，看来是个极聪明的人。入的门来，先将如玉和苗秃上下一看，于是笑嘻嘻的先走到如玉面前，说道：“你老好，我不磕头罢！”如玉连忙站起道：“请坐。”苗秃子接口道：“不敢当，不敢当。”然后又向苗秃虚让了一句，袅袅娜娜的坐在玉罄儿肩下。萧麻子将如玉的家世表扬，金钟儿听了，满面上都是笑容。只因如玉少年清俊，举动风流，又是大家公子，心上甚是动情，眼中就暗用出许多的套索擒拿。如玉是个久走嫖行的人，差不多的妓女最难上他的眼，不意被金钟儿语言眉就混住了。从午间坐到日色大西还不动身，急得张华与车夫走出走入，在如玉面前站了几次，又不敢催促，与苗秃子不住的递眼色。苗秃又是个随缘度日的人，且乐得快活了一刻是一刻，那里肯言语。

萧麻子推故净手，走出来向郑三道：“温公子这个雏儿也还看得去，银钱虽多的没有，家中的东西物件还多。日色迟了，你与他随便收拾几样菜儿，我替你留下他罢。将来若杀不出血，我打发他走路，缠绞不住你。”郑三道：“我见他穿着孝服，万一留不住，岂不白费酒肉饭食？”萧麻子用扇股在郑三头上打了一下道：“你这老亡八，真是一毛不拔。就算上留不住，与你两个孩子吃吃，他们也好有心与你弄钱。”苗秃在背后插嘴道：“就与他吃些儿也好。”三人都笑了。萧麻子道：“你这秃小厮，不知甚么时候就悄悄走来？”又问道：“他身上有现成稍没有？”苗秃子伸了两个指头道：“栏杆数是济东道送的，他身上只怕还有些，也没多的了。”萧麻子向郑三将手一拍道：“如何？上门儿买卖，你还不会吃！”郑三连忙去后面收拾去。

萧麻子又问苗秃道：“这温公子，我也久闻他的大名。你与他相交最久，他为人如何？”苗秃子道：“是个世情不透上的憨小厮。若有了钱，在朋友身上最是情长，极肯帮助人。”萧麻道：“我闻他近年来甚是艰苦。”苗秃道：“比你我还难么？目今只用一半月，又是财主了。”随将他要卖住房话一说。萧麻连连作揖道：“事成之务，务必将哥哥也拉扯一把儿！”苗秃道：“自幼儿的好弟兄，还要你上托！他如今‘赌’之一字，勾引不动了；我看这金钟儿，又是他这一处住房的硬对头。他若看不上眼，休说试马坡，便是蓬莱岛，也留他坐不到这个时候。”

两说笑着入厅房来。如玉站起道：“天色也想是迟了，我去罢。”萧麻子大笑，向苗秃道：“你看做老爷们的性儿，总不体贴下情。”又指着金钟儿道：“我方才在后边见你父亲，雨汗淋漓在那里整理菜蔬。穷户人家，好容易收拾这一顿饭。”金钟儿听得收拾饭，就知是必留之客，笑盈盈的向如玉道：“大爷要走，也不过为我姊妹们粗俗，心中厌恶；这也容易，离我这里二十里，有个黑狗儿，人才甚好，只是脚欠周正些，——世上那有个全人，我们与大爷搬来，着他服伺几天。就是我家饭，不但吃不的，连看也看不得，只求大爷将就些，也算我姊妹们与大爷相会一场。大爷忍心不赏这个脸？”如玉道：“你休罪我，我实为先母服制未终，恐怕人议论。”苗秃道：“你居丧已一年多，如今不过几个月余服未满。咱们泰安乡绅家，还有父母一倒就去嫖的，也没见雷劈了七个八个，人家议论三双五双。”如玉笑道：“你又胡作弄我。”玉罄儿道：“我也不是在大爷面前说话的人，只是既已至此，就是天缘，我这个金妹子也是识人抬举的，还求把心肠放软些罢。”如玉已看中金钟儿，原不欲去，又叫他们你一句我一句，

越发不肯去了。掉转头向苗秃道：“只怕使不得！”萧麻子道：“有什么使不得！此刻若去了，于人情天理上倒使不得！”

说着，打杂的将一张方桌移在中间，摆了四碟小菜，安下五副杯筷，又拿来一大壶酒。众人让如玉正坐，如玉要与苗秃同坐，苗秃死也不肯，只持独自坐正面；萧麻在右，苗秃在左，玉罄、金钟在下面并坐相陪。少刻，端上两盘煎鸡，两盘炒鸡蛋，两盘调豆腐皮，看看是八盘，究竟只是四样。北方乐户家待贵公子，多有用对子菜，也是个遇物成双之意。金钟儿说：“我们这地方，常时连豆腐皮都买不出来，二位爷休笑话，多吃些儿才好。”苗秃道：“说到‘吃’之一字，我与萧麻包办，倒不劳你悬心。”五个人诙谐调谑，盏去杯来。张华同车夫也在南房里吃饭，郑三老婆陪着。

如玉等吃到点灯后，方将杯盘收去。萧麻子道：“我如今长话短说罢，我今日就是冰人月老，温大爷着金姐陪伴，苗三爷玉姐陪伴。”苗秃呕的笑了一声，将脖项往下一缩，又向萧麻将舌头一伸，道：“我一个寒士，这缠头之赠，该出在那里？”如玉道：“这都在我。”苗秃道：“虽然如此，还不知人家要我不要？”说着，又看玉罄的神色。萧麻子道：“不用你看，我这玉姐，真是江海之大，不择细流。你若到高兴的时候，舍了小秃子，用起大秃子来，这玉姐就不敢要你了。”如玉大笑。金钟儿略笑了笑，玉罄儿将头一低。苗秃子不由脸红起来，说道：“我不过两鬓边少点头发，又不是全无，你每每秃长秃短，不与人留点地步，真是可怒。”萧麻子大笑道：“你今晚正是用人才的时候，是我语言不看风色了；我将来只用与你多帮衬几句好话儿，还要着你感激我。”说罢，彼此道了安置，如玉与金钟儿在东房，苗秃与玉罄儿在西

房，萧麻子回家去。正是：

穷途潦倒欲何投？携友归来休便休。

试问彩云何处散？且随明月到青楼。

第三十七回 温如玉卖房充浪子 冷于冰泼水戏花娘

词曰：

嫖场好，密爱幽欢情袅袅，恨煞银钱少。无端欣逢契友，
须索让他交好。倾倒花瓶人去了，水溢花娘恼。

右调《长命女》

话说温如玉在郑三家当嫖客，也顾不得他母亲服制未满，人情天理何如，一味里追欢取乐。却好他与金钟儿正是棋逢对手，女貌郎才；两个人枕边私语，被底鸳鸯，说不尽恩情美满，如胶似漆。就是这苗秃子，虽然头秃，于“温存”二字上，甚是明白。玉罄儿虽不爱他，却也不厌恶他。两个人各嫖了三夜，如玉打算身边只有十二两六钱来的银子，主仆上下茶饭，以及牲口草料，俱系郑三早晚措办，若再住几天，作何开发？花过大钱的人，惟恐被人笑话，就将那十二两程仪做了他与苗秃的嫖资。剩下盘费银六钱，赏小打杂的。要与郑三说明，告辞起身。苗秃的私心还想嫖几天，怎当得如玉执意要回。郑三家两口子虽然欲留，也不过虚尽世情，知他银子已尽，住一天是一天的盘搅。这金钟儿心爱如玉，那里肯依？又留住了两天，相订半月后就来，方准回家。玉罄儿怕叔婢怪他冷淡客人，也只得与苗秃叮咛后会。临行时，金钟儿甚是作难，和如玉相嘱至再方别。

两人在路上，不是你赞金钟儿，就是我夸玉罄儿，直说笑到泰安。一到家，就催苗秃去泰安寻买房子的人。来来往往也有人

看过几次，争多嫌少，总不能成。苗秃于内外作合，鬼混了二十多天，还是木行里买，言明连砖瓦石条，与如玉一千四百两，苗秃子暗吃着一百五十两。如玉定要一千六百两。苗秃子急的不得了，恨不得一时成交。

两人正在商论之际，只见张华入来，说道：“试马坡的郑三差人请大爷来了，还有两封书字，一封是与苗三爷的。”如玉接在手内，拆开和苗秃子笑着同看。见一张红纸上，写着绝句一首，道：

莲花池畔倚回廊，一见莲花一恨郎。

郎意拟同荷上露，藉丝不断是奴肠。

旁边又写着三个大字“你快来”，上写“书情温大爷移玉”，下面落着名字是“辱爱妾金钟儿”。其书内又有小荷包一个，装着个珧琅比目鱼儿，闻了闻，喷鼻香。又拆开苗秃书字，上面也是一首绝句，道：

君头光似月，见月倍伤神。

寄与头光者，应怜月下人。

傍写“俚句呈政可意郎苗三爷知心”，下写“薄命妾玉罄儿摇尾”。如玉看了，笑的前仰后合，不住的叫“妙绝，妙绝！”苗秃子将诗扯了粉碎，掷于地下。

如玉见他面红耳赤，动了真怒，也就不好意思再笑了，向苗秃道：“我们还得与他一封回字。”苗秃子一声不言语。如玉又问，苗秃道：“我无回字。”如玉道：“和你商酌，这来的人，难道教他空手回去？我意思与他一两银子，你看何如？”苗秃道：“一两的话亏你也说的出，至少与他一百两，才象做过总督家的体统。”如玉道：“你这没好气，在我身上煞放怎么？”苗秃道：“你在嫖

场中，不知经历了多少？象这一行的人来，不过与他一顿饭吃，十分过意不去，与他二三百盘费钱。若东的一两，西的二两，他们吃着这个甜头儿，婊子本不愿与我们写书字，他还恳求的叫写。你头一次与过一两，后一次连五钱也不好拿出。况日日支应这亡八家的差人，也嫌晦气。”如玉也不回答，一面吩咐张华，收拾三荤两素的酒饭管待来人；自己取出一张泥金细笺纸，恭恭敬敬的写了回字。又寻出一条龙头碧玉簪儿（系他妻子洪氏故物）包在书内。想算着家中还有二千来钱难做赏封，着张华拿钱换了一两银子包好，上写“茶资一两”，余外又与三百钱盘费。

苗秃见他如此珍重，甚合自己的心怀。又想自己与玉簪儿一样相交，形容的不好看。只得烦如玉与他写回书，也要求件押包的东西。如玉批评他道：“你三四十岁的人，连个萧麻子和你顽耍你也识不破？你想，玉簪儿就怎样不识好歹，也不肯烦人做这样诗打趣你，你还要在朋友身上使头脸！”苗秃连忙跪下拉腿，认了不是。如玉与他写了回字，又寻出一对镀金耳环，填在书内。将郑三家打杂人胡六叫入来，细问了一回，许在五日内定去。苗秃子慌忙将赏银并书字传与，又嘱咐替他都问候。胡六叩谢出去。

苗秃道：“无怪乎婊儿们个个爱你，你实是外才内才俱全的人。那日临别去，金钟儿分明是对着我与萧麻子，怕我们笑话，他那眼泪汪汪的光景，差些儿就放声大哭。你原说不几天就去，到如今二十多天，不知这孩子想成怎么样儿了？你今日又许下五天内去，房子又不成，就可怜这孩子一片血心，只好付之流水罢了。”如玉道：“我心上急的要去，无如房子不成。”苗秃道：“你只知这房子一千四百两不卖，你那里知买房子的人甘苦。你是何

等聪明，甚么事儿欺的了你？年来木价甚疲，他买下房子，又要雇人拆，又要搬弄砖瓦，日日出工钱茶饭，又要雇车骡拉到泰安城，才慢慢的三根椽两条檩零碎出卖；再若是借人家的银子，出上利钱，还不知是谁赚是谁赔哩！分明遇着这几个暗眼的木行；若是我，一千二百两也不要他。我只怕小人们入了话，木行里打了反悔鼓，这试马坡不但你去不成，连我也去不成。”如玉瞪着眼沈吟了一会，将桌子一拍，道：“罢，罢！就是一千四百两罢！我也心慌意乱了；只要与他们说明，等我寻下住处方可动手。”苗秃道：“我若连这一点儿不与你想算到，我还算个什么办事人？我已与他们说过，譬如明日成交，明日就与你五百两；下余九百两，两个月内交还，与你立一张欠帖，你只管慢慢寻房。我此刻就去见话，今日就与他们立了契罢。”

于是将木行人叫来，两家各立了凭据，果然本日兑了五百两。如玉谢了苗秃二十两，就托他到泰安寻房。苗秃道：“我也不在这长泰庄住了。”如玉道：“我正有此意，须寻在一条巷内方好。你且同我到试马坡去，回来寻房子也不迟。”苗秃道：“你的房子非我的房子可比，也要不大不小，象个局面。事体贵于速办，你想想，一头住着，一头人家拆房，逐日间翻土扬尘，对着本村亲友有什么意思！”如玉连连点头道：“你说的极是，我独自去罢！那里还有萧大哥相陪，我还要买点东西送他。”苗秃道：“送他水礼不是意思，倒是袍料或氈料罢了。我们借重他处多哩。”如玉道：“我知道了。”忙忙的收拾安顿，连夜雇车向试马坡来。

到次日午后，离试马坡十数步地，看见一人面同秋月，体若寒松，布袍草履，翩翩而来。如玉在车内仔细一看，哎呀了一声，连忙跳下车来，打恭道：“冷先生从何处来？真令小弟想杀！”原

来于冰自平凉成赈后，一路游行至此，要看连金二人，不意与如玉遇着。于冰亦连忙还揖，笑问道：“尊制想是为太夫人亡故了？”如玉道：“自别长兄，叠遭变故，真是一言难尽！此堡内有我个最相好的朋友，他家里也还干净，长兄可同我去坐坐，少叙离索之情。”于冰道：“甚好。”于是两人携手行走，到郑三家来。

郑三迎着问候，又到于冰前虚了虚，于冰便知是个混账人家，又不好立即避去。只见院中一个小女厮喊叫道：“二姑娘，温大爷来了！”如玉让于冰至厅内。彼此叩拜坐下。又见东边房帘起处，走出个少年妇人来，看着如玉喜笑道：“你好谎我，去了就不来了。”如玉欠身道：“只因家里穷忙，所以就耽迟了几天。”又问如玉道：“这位爷是谁？”如玉道：“这是我好朋友冷大爷，此刻才遇着。”金钟儿复将于冰上下一看，见虽然服饰贫寒，却眉清目秀，骨格气宇与凡间人不相同，不由的心上起敬，恭恭敬敬的磕下头去。于冰扶起，心里说道：“这温如玉真是禽兽！母丧未满，就做此丧良无耻之事！”随即站起告别，如玉那里肯依。金钟儿道：“这是我出来冒昧了。”于冰再看如玉，见他爱敬的意思着实诚切，亦且嘻嘻哈哈，与不知世事的一小娃子相似；又见他衣服侍从也是个没钱的光景，心上又有些可怜他，只得回身向金钟儿道：“你适才的话过于多疑，我倒不好急去了。”又大家坐下。

正言间，转后面玉罄儿走出，到如玉前叙阔，将于冰看了一眼，也不说声磕头话，就坐下了。如玉道：“才来的号玉罄。”指着金钟儿道：“他叫金钟。”于冰笑道：“倒都是值几个钱的器物。”须臾，拿上茶来。如玉道：“冷大爷不动烟火食，我替劳罢。”又向玉罄道：“苗三爷着实问候你。”

于冰问如玉道：“公子为何不在家中，却来乐户家行走”如玉长叹道：“说起来令人气死！恨死！愧死！”就将遭叛案、遇尤魁、母死妻亡的事说了一遍。又问于冰动静。于冰支吾了几句，又起身告别。如玉拂然道：“小弟不过穷了，人还是旧人，为何此番这样薄待小弟？况一别二三年，今日好容易会面，就多坐几天，也还是故旧情分。”于冰笑道：“昔日公子富足时，我亦未尝乞怜。只因有两个朋友要去寻访。”如玉道：“可是金连二公么？”于冰道：“正是。”如玉道：“为甚么与老兄长分手？”于冰道：“我辈出家人，聚散无常。他两个也只在左近，须索看望。”金钟儿见如玉十二分敬重于冰，也在傍极力的款留。于冰坚欲要去。如玉道：“小弟昔时，或有富贵气习待朋友处；如今备尝甘苦，长兄若将今日的温如玉当昔日的温如玉，就认错小弟了。”于冰听了他这几句话，又见他仙骨珊珊，不忍心着他终于堕落。听他适才的话，象个有点回头光景，复行坐下。

少刻，郑三入来说道：“请大爷同客爷到亭子上坐，此处甚热。”如玉听了，便代做主人，拉于冰同去。不想就在他这所房东边一个角门入去，里面四围都是土墙，种着些菜，中间一座亭子，也有几株树本和些草花。于冰见亭子正面挂着一面牌，上写“小天台”三字。两傍柱上挂着一副木刻对联，道：

传红叶于南北东西，心随流水；

系赤绳于张王李赵，情注飞花。

于冰看了，大笑道：“倒也说的贴切。”又见桌椅已摆设停妥，桌上放着六大盘苹果、西瓜、桃子等类。这是张华说与郑三，为于冰不动烟火食故也。如玉看见大喜，让于冰正坐，自己对面相陪，金钟、玉磬坐在两傍。于冰见已收拾停妥，也随意用了些。少刻

酒肉齐至，比前一番相待丰盛许多。如玉见郑三入来，说道：“我与萧大爷带来宝蓝纁丝袍料一件，缎鞋袜一双。烦你家胡六同张华送去。”郑三道：“小的同张大叔送去罢，萧大爷从前日往大元庄去了。”如玉道：“你去更妥。”

于冰又要告辞，如玉道：“长兄再不可如此，我还有要紧话请教。”金钟儿接说道：“我们原下流人家，留冷大爷，就是不识高低。今日光已落下去，此地又无店住客，和温大爷长谈，最是美事。”玉罄儿也道：“我们有什么脸面，千万看在温大爷分上罢。”于冰大笑道：“今日同席，皆我万年想不到事，你两个相留，与温公子不同，我就在此住一夜罢。”如玉方才欢喜。

于冰道：“公子年来气运真是不堪，未知将来还有甚么事业要做？”如玉道：“在老长兄前，安敢不实说。小弟子‘富贵功名’四字，未尝有片刻去怀，意欲明年下下乡场，正欲烦长兄预断。”于冰道：“‘科甲’二字，未敢妄许。若讲道功名富贵，公子几时到极不得意处，那就是出人头地的时候了；到那时，不必你寻我，我还要到都中寻你，助你一臂之力。”如玉大喜相谢。又问富贵功名到都中怎样求法。于冰道：“临期自有际遇，此刻不必明言。”玉罄、金钟儿也要于冰相相面，于冰都说了几句兴头好话。

四人坐谈到起更时，如玉笑道：“老长兄正人君子，小弟有一秽污高贤的言语，不知说得说得？”于冰道：“你我知契，就说的不是何妨！”如玉道：“长兄游行天下，这倚翠偎红的话，自然是素所厌闻，今晚小弟欲与长兄破戒，叫玉罄姐陪伴一宿，未知肯下顾否？”于冰道：“我正有此意。只是一件，我与这玉罄无缘，你若肯割爱，倒是这金姐罢。”如玉大笑道：“长兄乃天下奇

人，金姐恨不得攀龙附凤。但风月场中，说不得戏言。”于冰正色道：“我从几时是个说戏言的人！”如玉见于冰竟认真要嫖，心中甚是后悔自己多事。又因于冰是他最敬爱的人，就让他一夜，也还过得去。又笑向金钟儿道：“你真是天大的造化！”金钟儿偷瞅了如玉一眼，随即也不说也不笑了，做出许多抑郁不豫之态。于冰但微笑而已，向如玉道：“我一生性直，既承公子美意，便可早些安歇，明日还要走路。”如玉道：“极好。”于是一同起身，到厅房院来。如玉又暗中安慰了金钟儿几句。金钟儿道：“你也该达知我父亲一声。”如玉道：“我自然要说。”

于冰走入东房，只见帘幕垂红，罽毼铺地，摆列着桌椅箱柜，字画满墙。炕上堆着锦被，炉内煨着名香，甚是干净。玉罄儿告辞去了。如玉还在炕上坐着说笑。于冰道：“公子请罢，我要睡了。”如玉方才出去。

于冰将门儿关闭，亲自从炕上拉过被褥来铺垫，将衣服鞋袜都脱在炕后，往被内一钻，向金钟儿道：“我先得罪你罢！”金钟儿笑道：“只管请便。”心中思忖道：“这姓冷的这般情急，必定床事上利害，若承受不起，该怎处？”要知这金钟儿，是个最有性气可恶至极的婊子。第一爱人才俊俏，第二爱银钱。他若不愿意的人，虽杀他两刀，他也不要，郑三家两口子现无如他何。只因他看了于冰衣帽虽是贫寒，人物清雅风流，胜如玉四五倍，看年纪又不过三十内外人；只因知道他不能久留，温如玉是把长手，所以头前终做出许多不愿意的光景捆拴如玉，究竟他心上急愿与于冰款洽。今见于冰先睡了，他便连忙在妆台前拂眉掠鬓，卸却簪环，在炕后换了睡鞋，将衣服脱去，喜喜欢欢的钻入被来。

只见于冰面朝上睡着，不言不动。先用手在于冰胸前一搭，

觉得冷如冰铁；又往肚下一摸，也是如此。推了推，也不言语。仔细一看，见于冰嘴内流出水来。心上甚是怪异，急急的问道：“你是怎么样了？”只见于冰大睁着眼，只往顶棚上看。连忙又用手推摇，听得腹内响动起来。少刻儿，于冰将嘴一张，有碗粗一股水，从口内咕突突冒将出来。吓的金钟儿神魂俱失，也顾不得穿裤儿，披上衣服跳下炕来，将门儿放开，一边往外跑，一边大叫道：“你们快来，冷大爷不好了！”

众人还都未睡，一齐跑来问道：“是怎么？”金钟儿用手向房内指道：“你们还不看去，了不得了！”众男女抢入房来看视，不见于冰，止见被内高起，象个有东西在内。忙用手掀起一看，原来是他家厅房桌上摆着的大蓝花瓶，有三尺余长，睡在褥子上面，将一床被褥被水湿透。金钟儿挝着穿裤子，然后从头至尾说了一番，一家儿大为惊怪，把一个温如玉乐得拍胸鼓掌，不住的哈哈大笑。金钟儿道：“不知从那里领来一个妖魔，将我一床上好被褥坏的停停当当，还不知笑的是什么！”如玉越发大笑道：“坏你的被褥，我赔你的。我今日见他答应着要嫖，我就疑心，他不是这样人。不想果然。”说罢，又大笑起来。郑三道：“快打灯笼寻一寻，藏在那里去了？”如玉道：“不用寻找，我知道他去了。”郑三道：“大门锁着，他往那里去？你们同我来，到底要大家寻寻他。”

于是打了灯笼，光照厅内，见正面花瓶果然不见了，几枝莲花也丢在了地下。又里外寻找了几遍，那里有个冷于冰的影儿？一家子见神见鬼，吵乱了半夜方歇。正是：

萤火休言热，冰虫莫语寒。

不知天上客，犹作世人看。

第三十八回 连城璧误入骊珠洞 冷于冰奔救虎牙山

词曰：

游山却逢魔，肯把清操美绮罗？勘破个中情与事，叱喝，何惧此身受折磨！救友遇仙客，聊藉谦下息干戈。指授天罡着落处，情多，一任朝夕细揣摩。

右调《南乡子》

话说冷于冰将花瓶移入金钟儿被内，借水遁出了试马坡，顷刻即到琼岩洞门口。用手一指，门儿大开，走将入去，大叫道：“连、金二位贤弟在那里？”叫了几声，不见答应。冷于冰道：“想是两人都睡觉么？这如何修得成！”走到石堂内，见有几件衣眼，丢的东三西四。忙走后洞看视，米也没一粒了，只有绳索斧头等物。心上甚是惊诧。回到前堂，坐下思想了一会，大声长叹道：“我云来雾去，看望他们最易，何必拘定三年！此必是出洞砍柴取水，被异类伤了性命；或因米尽，到别处就食。”不由的满怀痛悼，滴泪衣襟。又想到：“或者是他们受不得清苦，下山另做事业。”又想：“金不换还有二三分信不过，那连城璧是个斩头沥血的汉子，断不至坏了念头。”思来想去，心上甚是不宁。

直到天明，猛抬头，见石堂左壁上，隐隐有些字迹，急忙走到跟前一看，只见上写道：

弟等嘉靖某年月日，在此洞与大哥分首，至今苦历寒暑三十九个月。大哥原说米尽即来，今米尽四个多月，日食草

根树皮，总不见大哥来，是立意绝我二人也。本月初六日，金三弟出洞寻取食物，不知所之。弟在本山前后找寻四日，杳无踪迹，大要为虎豹所伤。言之肝肠崩裂，痛不欲生。今留第一人，甚觉凄凉难过，于本月十一日出洞，去湖广衡山寻访大哥。又恐大哥无意中游行至此，故于两边石墙上各写此话。

下写“弟城璧顿首”。于冰看罢，一喜一愁，屈指打算：“本日是七月二十一日，城璧才去了十天，我且去衡山找寻。若金不换改了念头，不别城璧而去，此人尚何足惜！”想罢出洞，用符咒封了洞门，驾云光飞上太虚。

再说连城璧自出琼岩洞后，他独自赴衡山。喜得他苦修了三年有余，精力日增。讲到凝神炼气，他真是百倍纯笃，因此他三五日不吃不饥，即多食亦不甚饱。他只七八天便到了武昌，还要随处游玩山水。

一日，从虎牙山下经过，心里想道：“我何不入此山游走一番，也是出家人分内事。”一步步走上山来。起初离山面相近，还有些人家；两三天后，便通是些层峦峭壁，鸟道深沟。这是七月尽间时候，山中果食甚多，随地皆可饱食。又仗着有于冰传授护身、逐邪二咒，每晚或在山湾，或在树下打坐。

他那日早间攀藤附葛，走过了四五处峰头，见山峰下一条路径，甚是奇异，一株桃一株柳，和人栽种的一般。又走了一会，见前面方方正正一块山地，四周围都是异树奇葩，参差掩映，禽声鸟语，啼唤不休。及至走到中间，见半山坡中有一个洞门，半开半闭。城璧作念道：“这里面必有神仙。我修行六七年，或者今日得遇高人，亦未敢定。”走到洞门前，向里一望，觉得黑洞

洞的，一无所有。又听了听，里面的风声与雷声牛吼相似，不敢轻易人去。折了一枝大树条，用手探下去试看，不过三尺多深就是平地。城璧本来胆气最大，今又修炼了这几年，越发胆气大了，将身子向洞口中一跳，用脚踏了踏，都是些石头台阶。走了下去，听得风声更大，又象有水来的光景。再听时，澎湃击搏之音，甚是惊人。又走了几步，都是上去的台阶，摸摸揣揣上有二丈余高，方是平地，觉得冷气逼人。隐隐见前面有碗口粗细一个亮孔，走了半里多路，方到跟前。原来也是个洞门，不想那风声水声，都是这个门子里送出去的。

走将出去一看，原来别是一个天地。对面有白石桥一座，桥下从西往东游流着一股水，不过有五六尺宽。过了桥，西边一带松柏森列。低头问了问，见里面有石墙拦阻，并无道路。东边有一条石砌的阔道。花木成行，看去湾湾曲曲，又不知通到那个地界。正中间有两扇石门大开，在石门内立着招凉石屏风一架。城璧道：“我且入这中门去。”走入门内，转过石屏，见院子甚宽大，两傍各有数间石房。房子也与别处洞房不同，上面都有石窗棂，裱糊着红纱绿纱不等。门上珠帘掩映。石房外面尽是石栏干围绕，刻雕着山水人物，甚是精巧。院内有大树两株，树叶尽皆金色，其大如斗。树头上云蒸雾涌，似有神物栖止。正面大石殿三间，中间楷书大字，镌着“骊珠仙府”。窗棂隔扇，俱皆玲珑透露，倒垂着翠羽珠帘，甚是华美。城璧听了听，寂无人声。于是大着胆子，先走入正殿内一看，见四面悬着八粒明珠，各有一寸大小，大抵皆灵虬神胎，编星照乘之物，晶莹闪烁，可与日月同明。正面摆着水波文大天青石几案一张，光洁如玉。几案上都是商彝周鼎三代以前法物。上面悬着一轴麻姑图，画的风环雾鬓，

沈洒多姿。两边挂着赤英石对联一副，字若蝌蚪之形，一个也识不得。几案前有归龙乾碧罗汉石床一枝，床上铺着五彩洋绒缎褥，有一尺余厚。床前一张大云木方桌，桌上放着一个红玉石新玉旧做碎碾转枝莲茶盘儿，茶盘内有水晶茶杯四个。桌子两边，放着玄山石椅四把，也铺着洋绒垫儿。东边又是一枝八板七宝转关床，床架上绞绢帐幄，斜控着一对现用钩儿。西边墙脚下，又是一张雕刻瑶叶石长条几，几上摆列着宝鉴、金税珊瑚树。悄溜盘等物。墙上一幅大横条，画着一条乌龙，蜿蜒于白云之内，双睛回视，勃勃欲生。

城璧看了，心下沉吟道：“琼宫贝阁，美玉明珠，原是神仙享用的。只是这鹤统回纽的被褥，却太艳丽些了！仔细看来，此地绝非佳境，不如早出去罢！”

正欲出去，猛听得洞外有笑语之声，忙转身来跳入一间小些的石屏内偷看。只见四对蜂纱灯相引，想是为洞外黑暗之故。中间两个美人，一个有三十四五年纪，生得龙眉凤目，樱口未唇，袅袅婷婷，大有韵致；后边一个更生的齐整，年纪十八九岁，娥眉星眼，玉齿朱唇，面若出水芙蓉，身似风前弱柳，湘裙风荡，莲步移金，真是千般婀娜，万种妖娆。两人还是古时装束，头挽玲珑蛇髻，身穿大红组衣，跟着三四十个侍女。洞后又出来四五十妇女，妇笑迎接，觉得兰桂冰麝之香透人肺腑。须臾，两个妇女到殿内去了，侍女们卷起珠帘。见他二人东西对坐，叙谈闲说。连城璧正愁没个藏躲处，只见两个侍女掀开帘子入来。看见了城璧，叫喊起来，说：“屋里有了生人了！”只见众妇女跑来，将帘子拉去，七声八气乱吵。

少刻，见那中年妇女走来，将城璧上下一看，问道：“你是

那里人？”城璧到此困地，也无法回避，只得朗应道：“我是山下樵夫，因迷失道路，误走到此。”那中年妇人又问道：“你叫甚么名字？”城璧道：“我叫陈大。”那妇人见城璧生得蚕眉河目，气宇轩昂，断然不是个凡夫，笑道：“陈大也罢，陈小也罢，既然到此，就是天缘。这间房子也褻渎贵体。”城璧想道：“既然被他们看见，就在这间房内钻一年，也不是了局。”旋即大模大样走出，来到正中殿上。

那些妇女们四面围绕、没一个不喜笑盈腮。那中年妇人笑道：“客人请坐，容我细说。”城璧只得坐下。那妇人道：“我是锦屏公主。”又指着那少年妇人道：“他是翠黛公主。我们都是西王母之女，因为思凡，降谪人间，在此山数十年，从未遇一佳士。我看客人神气充满，相貌魁梧，必系大有福命之人；今欲将我这仙妹与你配合夫妻，这必是你世世修为，才能得此际遇。”

城璧道：“我是福浅命薄之人，安可配西王母之女儿？你只让我出去，便是我的福。”那妇人道：“我这洞门已用符咒封固，便是真仙，也入不来出不去。你倒要把这走的念头打歇，匹配婚姻要紧。”城璧道：“我没见个神仙还急着嫁人！”那妇人道：“你说神仙没有嫁人的事么？我数几个你听：韦夫人配张果，琼英嫁裴航，弄玉要了萧史，花蕊夫人配了孙登，赤松子携炎帝少女飞升，天台二仙姬留住刘晨、阮肇，难道这不是神仙嫁人么？”城璧道：“这都是没考证的屁话。”只见那少年妇人将一把泥金扇儿半掩半露的遮住粉面，又偷的送了城璧一眼，然后含羞带愧，放出娇滴滴的音声说道：“招军买马，要两家愿意。既然这客人不肯俯就，何苦难为人家？姐姐不如放他去罢。”城璧道：“这几句话还象个有点廉耻的人。”那中年妇人怒说道：“只我是没廉耻

么？你这种蠢才，我也没闲气与你讲说。”吩咐左右侍女：“收设香案，拉他与二公主拜天地。”

众妇女随即安排停当，请城璧出殿外行礼。城璧大怒道：“怎一窝子都是这样无耻，我岂是你们戏弄的人么！”那中年妇人道：“你们听他好大口气！倒是我们无耻。他不知是个什么品贵人，便戏弄不得他。”于是笑盈盈站起，将那少年妇女扶住道：“起来和他拜天地去，这是你终身大事，倒不必和他一般见识。”又向众妇女道：“把这无福头也拉起他来。”

众妇听了，一个个嘻嘻哈哈把城璧乱拉乱推起来。城璧大怒，轮动双拳，将那些妇女们打的头破唇青，腰伤腿折。

那中年妇人出殿外，骂道：“不识抬举的野奴才！你敢出殿外来！”城璧大喝道：“我正要摔死你这淫妇。”说罢，将身一纵，已跳在阶头下面。妇人忙将一个红丝网儿向空中一掷，——在手不过碟子大小，一掷起来便有一间房大，向城璧头上罩下来。城璧急用两手招架，已被他浑身套住。妇人把绳头儿一抽，城璧便立脚不住，和倒了金山玉柱的一般跌翻在地，众妇人抢来擒拿。城璧在网内不能动摇，猛想起于冰传的逐邪咒，暗念了一遍，众妇女颠颠倒倒，奔避不暇。那中年妇人笑道：“我倒看不出，他肚里还有两句《春秋》哩！”说着，也念诵了几句，将城璧一指，随即轻移莲步，用右手将城璧一提，到了后洞，吊在一大石梁上。笑说道：“你几时回心转意，我便饶你。”说罢，便回前殿去了。

再说冷于冰在云路行走，猛听得背后有人大叫道：“冷贤弟何往？”于冰吃惊道：“云路中是谁呼唤我？”急回头一看，心中大喜，原来是桃仙客。两下里将云头一会。于冰举手道：“与师兄一别，二十年来时存渴想。今日相逢，真是意外荣幸。”仙客

也举手道：“你我安仁县分袂，屈指也是好些年月，贤弟志诚精进，功夫已到六七，真令人可爱可敬。”于冰道：“敢问师兄闲游何地？”仙客笑道：“我那里比你，一刻也不敢闲游。今奉师命，因连城璧在虎牙山有难，恐你访查繁难，着我传谕于你，星速救应。”于冰大惊道：“未知他有何难？”仙客道：“他欲去湖广衡山寻你，路过虎牙山，误入骊珠洞，被两个母狐精儿强逼城璧成亲。他坚执不从，已相吊了四日四夜，再若迟几天，恐有性命之忧。祖师吩咐你这一去，不但有益于他，亦且大有益于你。又念你苦修二十余年，尚未敢换儒服，今赐你道衣道冠，丝绦云履。”说罢，将一包袱递与于冰。于冰道：“云中不能拜受，奈何？”仙客道：“我回去替你说罢。”

于冰道：“没听得祖师说我有过犯否？”仙客道：“祖师道：深喜你是个上进之士，只是嫌你的功德少些。过犯的话，从未说起。”于冰道：“小弟毫末修行，为日甚浅；不知‘修行’二字，以何者为功德第一？”仙客道：“玄门一途，总以渡脱仙才为功德第一，即上帝亦首重此。若你渡的连金二人，也还不失为守正之士。只要他们步步学你，就有好处。其次莫如救济众生。斩除妖逆。你在平凉放赈，归德杀贼，这就是两件大功德。其余皆修行人分内应为之事。贤弟从此要倍加勉励，不愁不位列上仙。”于冰道：“连城璧有了下落，只是金不换未知存亡，恳师兄示之。”仙客道：“目今金不换现在京中报国寺养病，你救城璧后，再去寻他。”于冰道：“我找着二人后，意欲亲去见祖师，但昔年末问明是何山何洞？”仙客道：“在东海赤霞山流珠洞。预知你有此意，着我吩咐，到功成完满，再去可也。”说罢，举手别去。

于冰亦催云急行，早到虎牙山地界。将云头一按。到山中间

四围一看，见万峰竞秀，叠翠流青，瀑布前湾有两行桃柳，中有曲径一条，于冰道：“此处是矣。”由那曲径行去，到了洞门前，将火龙真人赐的衣包系在右肩上，用手在洞门上书符，只听得响一声，拴锁落地，其门自开。于冰向洞里一看，上下皆黑。运慧眼努力一看，见下面都是台阶，层层皆可步履而上。觉得烈风吹面，寒气透人。

正欲入洞，只见一老道人飞奔而来。头戴白玉珠箔冠，身穿飞鲸氅，足踏朱舄，矮小身材，须眉如雪，手提一条鸠杖，远远的和于冰举手道：“道兄请了！”于冰见他满脸道气，知系大有根行之人，连忙还礼道：“老仙师请了，有何见谕？”那道人道：“道兄到此何事？”于冰道：“有吾一道友连城璧被此洞妖魔困住，特来救援。”道人道：“此洞内妖魔与贫道有些瓜葛，我今早心神甚是不宁，一卜始知道兄要至此。诚恐有伤贫道后裔，所以拨冗一来，意欲先入洞内，教诫他们一番，将贵道友送出，两家各息争端。未知道兄肯留此情分否？”于冰道：“尊眷属于弟子何仇？倘邀鼎力周全，弟子即感德不尽。”道人道：“先生称呼太谦，贫道实当受不起。既承慨允，足叨雅谊。”说罢，一举手入洞去了。

于冰想道：“这老道人说与洞内妖魔有瓜葛，则这道人不言可知唉！怎他便修炼亦至于此，可知异类亦可做金仙。假如我执意不从，动起杀法来，胜便罢了；如或不胜，岂非自取耻辱。”等了好半晌，见老道人在前，连城璧随后出来。城璧一见于冰，大是惊喜，连忙跑上前叩拜道：“小弟今日真是再生。”于冰用手扶起。城璧正要说说原由，只见那老人向于冰致谢道：“贵道友已完聚，贫道谢别了。”用袍袖将洞门一拂，洞门即自行关了。那道人步履如飞，一直往西去了。

于冰向城璧道：“你且略等一等，我和老道人还有话说。”说罢，从后赶来，高声叫道：“老师慢行弟子有话说。”那道人站着问道：“先生有何吩咐？”于冰道：“一则要请教老师法号仙居，二则虽是萍水相逢，长幼之分，礼不可废，弟子还要送老师几步。”那道人点头再四，满面笑容，说道：“先生非火龙真人弟子冷讳于冰么？”于冰道：“弟子正是。”那道人道：“吾乃天狐也，号雪山道人。奉上帝敕命，在上界充修文院书吏，稽查符命书籍等事。洞中二妖，乃贫道之二女。伊等不守清规，已大加责处。今日来此，还是向本院同辈私行给假片刻，过期恐干罪戾。贫道细看先生骨气，内丹已成六七，所缺者外丹一助。再加功百五十年，即无外丹，亦可飞升。你今到敝洞降妖救友，定是有大本领人，未知素常所凭何书？”于冰道：“本领二字，言之真堪愧死！数年前承紫阳真人赏给《宝篆天章》一部，日夜练习，始能唤雨呼云，究之无一点道术。”

道人道：“此书不过是地煞变化，极人世可有可见之物，巧为假借一时。在佛家，谓此为金刚禅邪法；在道家，亦谓此为幻术。用之正，亦可治国安民；用之邪，身首俱难保护。费长房、许宣平等皆是此术，非天罡正教也。我常奉敕到元始、老君、九天玄女、东王公四大圣处领取书册，知之最详。今岁五月，到太上八景宫，见有《正一威明秘录》一千九百三十部、《三清众经》三百余部、《符录丹灶秘诀》七十二部、《万法渊鉴》八百余部，率皆玉匣锦装，摆列在架上。其余小些部头，亦有四百部有奇。内有一部，也是锦装玉匣盛放，上写《天罡总枢》四字，被吾窃入修文院内。苦于无暇观览，又不敢无故送还原处；且同事官吏日夜出入，此书每发奇光，极力遮掩，犹恐为众觉察。万般

无奈，将此书偷空送至江西庐山凌云峰内，外加符咒封锁。我亦自知罪通于天，取存石峰以内，等候个好机缘送还原地。不意此书夜放光辉，本年六月间，被鄱阳湖一老鲢鱼精看破，到凌云峰下弄神通，将吾符录揭去，连匣吞入腹中，率领众妖鱼在饶州九江等地作祟。是我之罪，终身莫赎，只在发觉迟早间耳。此畜修炼五千余年，雷火不能伤，刀剑不能入。我欲亲去拿他，又非三五天所能了事。纵使原书到手，又该何处安置？几欲到老君前自行出首，又虑祸蹈不测，波及二女。将欲传之二女，伊等又系不安本分之流，反是速他们的死期。昼夜愁思，悔恨无及。今见先生忠厚谦谨，必系正大之人，我送你符录一道，外有戳目针二个，原系插放此书之内，非此符不能打开此匣，非此针不能杀此鱼也。然此书与《宝篆天章》不啻云泥之别，展看时光可烛天，鬼神妖魔无不争取。先生得手时，须严行防备，看玩一年后，可代吾叩恳火龙真人，转求东华帝君，在老君处求情，将此书缴还八景宫内。倘邀垂怜，吾即可以免大祸矣！慎之戒之！”说罢，将符、针取出，递与于冰。

于冰大喜，拜谢道：“弟子叨此惠，何以报德？”道人道：“贫道一生只有二女，就在此骊珠洞内。禽犊之爱，时刻营心，又无暇教训他们归于正果。先生若有余闲，可传于伊等些道术，再能得替贫道呵责，使其永绝邪念，安分修为，异日得至贫道地位，即先生再造之恩也。”于冰道：“此弟子欢心鼓舞，乐于玉成者。老师今后只管放心，都交在弟子身上。若二位令爱无成，便是于冰负心忘本，为天地不容。”道人心中大悦，且感且谢道：“吾今日传托两得之矣！只是‘老师’‘弟子’之称，闻之惶愧靡宁。将来位列金仙时，不鄙薄我辈，算一知己朋友，即叨光无限。百五

十年内外，不过瞬息，我在通明殿下紫玉阶前，拭目看先生授职仙班也。”说罢，举手作别，飞入太清去了。

于冰回来，城璧道：“大哥与这老道人可是旧交么？”于冰道：“系初会面。”城璧道：“初会面，怎说这半天话？”于冰道：“也不过是闲谈投机，便费了功夫。”城璧便诉说与不换分离，误入骊珠洞，如何被二女妖逼亲，擒拿捆吊；适才那老道士如何释放，如何痛骂二妖。于冰听了，道：“你见美色不乱，就是大根脚、大有为处，足令愚兄敬服。刻下金不换在京都报国寺害病，我和你同去寻他。”城璧道：“大哥何以知道弟在此，金不换在京中？”于冰道：“在云路中遇着桃仙客，他奉火龙祖师法旨，着我到此地救你，并说与不换下落。”城璧听了，又喜又感，望空叩头。城璧又道：“那日不换出洞寻取食物不归，我以为必教虎豹伤生；怎么他就跑到都中报国寺去了？”于冰道：“连我也不晓得。且试试你驾得云驾不得？”说着，将城璧右臂捉住，轻轻提起有二尺高下，大喜道：“老弟血肉之躯已去了几分，竟可以携带的了。”旋换转左手扶在城璧腋下，嘱咐道：“没要害怕。”于是口诵灵文，须臾烟雾旋绕，喝声“起！”两人同上青霄，向都中飞驰。

城璧初登云路，觉得身子飘飘荡荡，起在空中，耳中但觉雷鸣风吼之声不绝。偷眼往下观瞧，见江山城市模模糊糊，一瞬即过。约半个时辰，已到都城彰仪门外，于无人处按落云头。于冰道：“你可怕不怕？”城璧道：“倒没甚么怕处，只是寒冷的了不得。”于冰道：“你还在琼岩洞修炼了这几年；若是血肉之躯，不冻死也要病死。再修炼几年，便不觉冷了。”

两人谈论着入都门报国寺来。两人走入庙中，至第二层增院，见几个和尚从里边走出。于冰举手道：“敢问众位师傅，贵

寺可有个姓金的住在里面么？”一和尚道：“海阔房倒有个姓金的病在那里。”和尚领二人到一小禅房内，见一人昏昏沉沉躺在炕上，止有一领破席在身下。二人同看，各大惊喜。城璧道：“我再想不起他在这里！”忙用手推了推，不换便狂叫了两声。城璧道：“这是个甚么病？”于冰道：“无妨，这是受了惊吓。”于冰向众僧道：“有冷水借一碗来。”于冰在水内画了一道符，又念了安神定惊的咒，令城璧将不换扶起。不换又狂叫起来，于冰将水灌下——仙传法术，效应如神，只听得腹中作响。不换说道：“怕杀，好怕！”随即将眼一睁，看见于冰、城璧，排命的跳下地来，哭拜道：“不意今日又得与二位长兄相见！”眼中落下泪来。于冰扶起道：“贤弟不必多礼，且将入京原由告诉我听。”不换正要讲，那些和尚听得房内问答，都走来看视，见不换站在地下，一个个大为惊异道：“可是那碗凉水功效么？”正言间，各房头和尚又来了好些，都乱嚷：“是怎么好的？”于冰向不换道：“此地非讲话之所，可同出庙去。”

三人辞谢出来，直走到土地庙后身，才立住脚，听不换说话。不换道：“我是本月初六日早间，出洞去寻食物。刚走到虎沟林，见一青面道人向我道：‘你在本山琼岩洞修炼，想是要做个神仙么？你若打过本月二十五日，将来稳稳妥妥的是个神仙；若是打不过去，做个猪狗亦不可得。’我便问他打过打不过原由，那道人道：‘你前生罪大恶极，定在本月二十五午时，天雷霹你。一霹之后，不但求一胎生，连卵生亦不可得。我原是为救你而来，你此时跟我走方可。’说罢，那道人将我左臂捉着，顷刻间起了一阵大风，刮的天地昏暗。约两个时辰，把我飘荡在这报国寺后，与我留了一块银子，叫我住在寺内盘用。到了二十五日早间，那

道人到来，看见我甚是欢喜，说我是有大福命的人。从怀中取出两本书，说是什么《易经》，书上画着一道硃砂符。又说：‘今日一交巳时，天必阴，午时雨至。到下雨时，你可速去第三层殿内，上了供案，坐在弥勒佛肚前，将《易经》顶在头上，用手扶着。任凭他天大的霹雷，你切莫害怕，有我的书和符在头上，断断霹不了你。只用挨过午时，你就是长生不老的人了。’“到了巳时下刻，果然云雾满天，点点滴滴的下起雨来。我那时以为霹我无疑，心上着实害怕，急忙坐在弥勒佛肚前。少刻，雷电大作，雨如直倒的一般。猛然电光一瞬，满殿内通红，一个大霹雷却象从头上过去。我那时，可怜连耳朵也不能掩，两手举着《易经》在头上乱颤。此后左一个霹雷，右一个闪电，震的脑袋昏沉，眼中不住的发黑。想了想，这一个时辰也不是轻易过得，自己罪大恶极，何必着老天爷动怒？纵然躲去，也是罪人；不如教雷霆了，可少减死后余孽。我便拿定主意，跳下供案，跑出殿外受霹。不意刚出殿门，便惊天动地的响了一声，较以前的霹雷更利害几倍。雷过处，从殿内奔出五尺余长一个大蝎子来。我便浑身苏麻，满心里想跑，无如两腿比纸还软，跌下殿台阶去。此时我心里还明明白白。又见大蝎子七手八脚的从殿台阶上也奔下来，我耳朵中响了一声，就昏去了。魂梦中又听的大震之声，此后便不省人事。这几天糊糊涂涂，也不知身在何处？若不是大哥来救，我也断无生理了！”

不唤说完，城璧哈哈大笑道：“这是那蝎子预知本月二十五日午时，他该着雷霆死，早算到你还是有点福命的人，请你去替他顶缺。顶得过，你两个俱生；顶不过，你两个同死。”于冰道：“就顶得过，那蝎子且乐得将贤弟饱吃，做一顿压惊茶饭。”三人

说着，走到无人之地，于冰将他二人扶住，驾起云来，同往衡山玉屋洞去了。正是：

救友逢奇士，轩辕道可传。

从兹参造化，不做地行仙。

第三十九回 寿虔婆浪子吃陈醋 伴张华嫖客守空房

词曰：

平康姊妹最无情，势利太分明。刘郎弃，阮郎迎，相对气难平。

长叹守孤檠，睡难成。千般恩爱寄高岑，自沉吟。

右调《桃花水》

且说于冰扶了连金二人，到玉屋洞外落下云头。不换道：“此刻的心，才是我的了。好冷，好冷！”城璧叫门，不邪出来跪接。连金二人见不邪童颜鹤发，道服丝绦，竟是一得道全真，那里有半点猴相！三人坐在石堂内。于冰向不邪道：“这是你连金二位师叔，可过来拜见。”不邪下拜，城璧、不换亦跪拜相还。

于冰又着排设香案，把火龙真人赐的衣包放在正面，大拜了四拜。打开观看，内有九瓣莲花束发金冠一顶，天青火浣布袍一件，碧色芙蓉丝绦一条。墨青挑丝鞋一双，通天犀发簪一根。于冰拜罢，既穿戴起来。人才原本齐整，又兼服饰精美，真是瑶台玉宇的金仙。城璧等各欣羡不已，说道：“大哥既改换道服，我们不知改得改不得？”于冰道：“既已出家，有何不可。”又向不邪道：“可将要紧应用法术，传与你两位师叔些，我此刻到江西走遭，大要得数月方回。”不邪等送出洞外，凌空去了。

再说温如玉自于冰那晚用花瓶替换的遁去，将金钟儿被褥全湿，次日暗中吩咐张华，推往泰安请苗秃子，着他买锦绢被褥

面二件，速速的送来。过了三四天，张华回来，买了五彩冰纹块式博古图锦缎被料一件，又天青地织金喜相逢蝴蝶褥料一件，呈与如玉过目，说道：“这是苗三爷买的，共费了九两八钱银子。住房也寻下了，苗三爷还领小的去看了看，前后两进院子，也有三间厅屋，木石虽小些，房子倒都是半新的。苗三爷说，若典他的，只要二百两；买他的，要三百八十两。又着说与大爷，或典或买，快去商议。这房子还象个局面，迟几天人家就买了。还与大爷有书字。”取出递与如玉。如玉看了，问道：“苗三爷的住房寻下了没有？”张华道：“苗三爷没有说起。”如玉道：“明日绝早的收拾行李，我好回去。你今日便雇一辆车子去。”张华道：“小的就是坐车来的。”

张华方才出去，金钟儿旋即入来。如玉道：“我与你买了两件被褥，叫你看看，倒只怕不如你的好。”金钟儿也不看，先作色道：“这都是胡做作，何苦又费这些银子？”如玉道：“没多的，不过十两上下。”金钟儿道：“就是一两也不该。你若和我存起赔垫东西的心来，就不成事了。”说着，又伸手将被褥打开观看，见织的云霞灿烂，耀目夺睛，不由的笑逐颜开，道：“既承你的情买来，我拿去着我爹妈看看，着他们也知你这番意思。”说着，笑嘻嘻的拿将出去了。自此，一家儿待温如玉分外亲切。萧麻子时来陪伴，又留恋了四天，方回泰安去。临行，与郑三留了十六两银子，与金钟儿叮定归期。

到泰安和苗秃相商，用三百六十两银子将房子买下；搬房的事他也无心照料，都交与两个家人韩思敬和张华办理。又帮了苗秃三十两银子，也在这骡马市左边寻了几间住房。两人略安顿了安顿，便一齐往试马坡来。自此后，来来往往，日无宁贴，和金

钟儿热的火炭一般，逐日家讲论的都是你娶我嫁，盟山誓海的话。

苗秃子与玉罄儿相交日久，不由的也单热起来。皆因玉罄儿没多的相交，省得闲在家内，只得也与苗秃几句锥心刺骨的假屁吃。这秃厮那里经受得起，他每日也要舍命的洗脸刷牙，穿绸袍子，两双家买新缎鞋，心眼上都存的是俏皮。饶如玉与他垫着一半嫖钱，他还耗去了六七十两。又说着叫如玉借与萧麻子五十两，借仗他的汉子镇压试马坡的光棍，不许入郑三家门。又着如玉借与郑三八十两，立了契，他和萧麻子做中见人。又与金钟儿打首饰，做衣服，连嫖钱赏格并自己家中用度，真是水也似的一般往外直流，将房价银一千四百两，只剩下七百来两了。凡人家与他说亲事，不依允也还罢了，他还要以极怒的眉目拒绝，一心只想要娶金钟儿。郑三要八百两，少一两也不肯依，因此再讲不妥。萧麻和苗秃也替如玉在郑三家两口子面前假意争讲，出到五百两，郑三家老婆总不改口。金钟儿为此事，与他父母也大嚷过几次，几乎把头发剪了。他母亲再回安慰，许到明年准行，金钟儿方不吵闹了。温如玉看见这种情意，越发热的天昏地暗，直嫖到黎氏的二周年，方才回家料理祭祀。去坟上磕了头回来，正欲雇车到试马坡去，不意走起痢来，每天十数次不止。

一日，苗秃子从试马坡来，听得如玉患病，买了几样吃食东西相看，说道：“金姐见你许久不去，终日愁眉泪眼，他这几天也瘦了好些；若再知道你害病，怕孩子的小命儿吓不杀么！这二月十三日是他母亲的五十整寿，屈指留下七八天了。我是定要亲自送礼祝寿去的；你就不能亲自去，也该与他带一分礼儿，方觉得情面上好看。”如玉道：“我这几天，便数略少些，到二月十三

日也就好了。即或不好，我将来亲自去与他补祝罢。”自此，两人日日坐谈。到了十一日，如玉的痢还不止。苗秃子告别，如玉又嘱托了许多话。苗秃道：“我这一去，管保金姐连夜打发人探听你来。”

苗秃去后，如玉的痢疾到二十七八才好起来。又见苗秃去了半月，想着他们不知如何快乐！于是亲到缎局内买了一件红青缎氅料，一件鱼白缎裙料，又备办了六色水礼，外添寿烛寿酒，雇人担上，同张华坐车往试马坡来。

一入了门，见院中有六七个穿绸缎的人，都是家丁打扮，在两条板凳上坐着闲谈。见如玉入来，都大模大样的不理论。又听得金钟儿房内有人说笑。郑三从南房内出来，见如玉着人担着礼物，笑说道：“温大爷来了。听得说大爷欠安，急的打发人去看望，家中偏又忙。大爷且请到东院亭子上坐坐。”如玉道：“这些人都是那里的？”郑三道：“到亭子上，我与大爷细说。”如玉指着挑夫道：“这是我与你老伴儿带的寿礼，你可看的收收。”郑三道：“又着大爷费心赏赐，小的自有措置。”

让如玉到亭子上坐下。郑三道：“大爷适才问院里那几个人，说起来真是叫人无可如何的事。本月十四日午后，是现任山西太原府知府的公子，姓何讳士鹤。就是武定府人，带领着许多家人，系从京中办事后，回乡走走。此番是与本省巡按大人说话，在济南闻得人说有个金钟儿是名妓，因此寻来，到小的家要看看。小的一个乐户人家，焉敢不支应！只得请到厅上与金钟儿相见。谁想他一见就中意，死也不肯走。金钟儿死也不接他，倒是小的两口子看的事势脸上都下不来，费了无限的唇舌，金钟儿方肯依允。适才院里那些人，都是跟随他的，将几间房子也住满了。”如

玉道：“这个何妨！大家马儿大家骑，你开着这个门儿，就只得象这样应酬。但不知这姓何的有多少年纪？”郑三道：“人还年青哩，才二十岁。”如玉道：“人才何如？”郑三道：“小的看得甚好，小的女儿却看不上眼，凡事都是假情面。”

正说着，只见苗秃和萧麻子大笑着走来，同到亭子上，两人齐说道：“为何如今才来？”如玉道：“贱恙到二十七日才好些，所以耽延到如今。”萧麻子笑道：“温大爷止知在家中养病，就不管金姐的死活了！”如玉着惊道：“敢是他也害病么？”萧麻子道：“他倒也没病，只是想你的了不得。”如玉笑了，三人坐下。郑三道：“小的照看大爷的人去。”说毕去了。如玉道：“怎么不见金姐？想是陪着新客人没功夫来。”苗秃道：“你不可冤枉人家，他听得你来，就打了个大失惊。只因客人的话多拉扯不断，管情也就会来。”如玉道：“你这秃小，怎么就住这些时，也不回家走走？”苗秃笑道：“我也解说不来。”

原来这何公子生的眉目清秀，态度安详。虽是少年孩子，却大有机谋变计，透达世故人情。只两三天，把一个金钟儿鬼弄得随手而转，将爱如玉的一片诚心都全归在他一人身上。行事又极大方，住了三夜，就与郑三三十两。见萧麻子、苗秃会帮衬，便满口许着带到任里去办事。因此他两个日夜趋奉，时时刻刻赶着凑趣不迭，都想要从山西发财。

少刻，玉罄儿笑容满面的走来，到如玉面前问候了一会痢疾的话，方才坐，语言间比素常热情三四倍。待了好半晌，方见金钟儿打扮的粉妆玉琢，分花拂柳而来。到了亭子上，笑向如玉道：“你来了么？”如玉道：“我病了一场，几至丧了性命，你也不着人看看我！”金钟儿道：“苗三爷也曾说过。我想，一个痢疾病，

也到不了甚么田地!”萧麻子道:“你两个且说几句知心的话儿,我和老苗且到前边走走。”说罢,两人陪何公子去了。玉罄儿也随着出来。如玉向金钟儿道:“你近日得了如意郎君,我还没与你贺喜!”金钟儿道:“我也没个不如意的人。”如玉道:“这姓何的为人何如?”金钟儿道:“也罢了。”如玉道:“我今日也来了,看你如何打发我?”金钟儿把脸一高扬,道:“我是磨道中的驴,任凭人家驱使。”又道:“你还没有吃饭,我与你打听饭去。”如玉道:“我又不饥,你着急甚么?有你父亲料理就是了,且坐着说话儿。”金钟儿道:“我与他说明一声就来。”急急的去了。

如玉独自在亭子上走来走去,又待了好半晌,心中诧异道:“怎么这金姐打听饭去就不来了!连苗秃也再不见,真是荒唐。”正鬼念着,见苗萧二人走来,笑道:“那何公子听见温大爷到此。一定要请去会会。”如玉道:“我不会他罢,我也要回去哩。”萧麻子大笑道:“尊驾要回去,该早些走;此刻人家把上下饭都收拾停妥,住房也议论停当,还走到那里去?难道这时候还要住店不成?”苗秃子道:“这何公子年少谦和,你不可不见见他,将来有借仗他处,也未可知。”如玉执意不去。又见郑三也来相请,只得走到前厅。

何公子迎接出来,两人行礼叙坐。如玉让何公子是客,何公子又以如玉年长,讲说了一会,何公子坐了客位,如玉对坐,余人列坐左右。

如玉见何公子丰神潇洒,气度安详,象个文雅人儿,心里打稿儿道:“我当这娃子不过有钱有势,谁想生得这般英俊。倒只怕是我温如玉的硬敌。”又回想道:“金钟和我是何等交情,断不至变了心术。”只见何公子道:“久切瞻韩,无缘御李;今日青楼

中得晤名贤，荣幸曷似。”如玉道：“小弟樗栎庸材，智昏菽麦，过承奖誉，何以克当！”少时茶至，如玉留神看视，见金钟儿一对眼睛，不住的偷看何公子，心上便添了几分不快。

郑三入来说道：“温大爷就在厅上一同用饭罢。”打杂的人来安放桌椅，斟起酒来。何公子在左，如玉在右，萧苗二人在一面，金钟、玉磬在一面，六人坐定，共叙家常。萧苗二人互相讥刺，笑说下一堆。端来的茶食，不但比素常丰盛数倍，且大盘大碗，一样样的上起来。如玉心内狐疑道：“想是我带了寿礼来酬情。”不多时，轩车下坠，雾隐前山，郑三拿入许多的蜡烛来，上下安放。饭食才罢，又是十六个碟子，皆奇巧珍品下酒之物。心里说道：“这是款待何公子无疑了。我在他家来回七八个月，花好几百两银子，也没见他待我这样一次。”腹中甚是抑郁。又见金钟儿与何公子以目送情，不打照他一眼。倒是何公子疏疏落落，似有若无。偏是这金钟儿情不自禁，时而与何公子悄语几句，时而含笑低头，时而高声嫩语，与苗秃子等争论吃酒话儿，卖弄聪明。如玉都看在眼内，大是不然。

六人坐到起更时候，何公子向如玉道：“弟有一言，实出自肺腑，兄勿视为故套。弟在此业已数日，卧花占柳之福，享受太过。兄与金卿素系知己，兼又久别，理应夜叙怀抱；弟与家奴辈随地皆可安息，未知长兄肯赏此薄面否？”如玉正要推辞，只见萧麻子道：“敝乡温大爷素非登徒子，磨月琢云之兴，亦偶然耳。况相隔咫尺，美人之光最易系近；公子上有大人管束，本身又有多少事务，好容易拨冗到此，割爱之说，请毋再言。”温如玉道：“弟之所欲言，皆被萧大哥道破，弟亦无可为辞。但今日实为金姐母亲补寿而来，新愈之躯，亦不敢与孙吴对垒。即公子不在，

也定必独宿。”何公子道：“弟虽年幼，非酒色人也，因见兄晶莹磊落，正是我辈中人。倘邀屈允，弟尚可以攀龙附凤，多住几天；否则明早即行矣。”金钟儿连忙以眼知会苗秃。苗秃道：“玉姐渴慕温大爷最久，我今日让你受用几天罢了。”玉罄儿听了，笑道：“只怕我福命浅薄，无缘消受。”萧麻子笑道：“果然你的命薄，七八个月总未相与一个有头发的人；我倒有头发，你又嫌我老。今晚温大爷光顾，真是你的造化到了。”让来让去，如玉总以身子病弱为辞。萧麻子又叫着郑三来安顿如玉同张华在后院住宿。顷间收去杯碟，一齐起身，同送何公子到金钟儿房内吃茶。如玉见他月前买的锦缎被褥料子，已经做成，辉煌灿烂的堆在炕上，先倒与何公子试新，心内甚是气。一猛抬头，见正面墙上贴着一幅白綾字条，落的款是“渤海何士鹤题”。上写七言律诗一首，道：

宝鼎香浓午夜长，高烧银烛卸残妆。

情深私语怜幽意，心信盟言欲断肠。

醉倒鸳鸯云在枕，梦回蝴蝶月盈廊。

与君喜定终身约，嫁得何郎胜阮郎。

如玉看到“何郎胜阮郎”之句，不由的醋心发作。又见金钟儿不住的卖弄风情，将全副精神都用在何公子身上，毫无一点照应到自己，那里还坐得住？随即别了出来。众人又同到温如玉住房内混了一会，方才各归寝所。

如玉与张华同宿，面对着一盏银灯，翻来覆去，那里睡的着。一会儿追念昔日的荣华，一会儿叹悼近年的境况，一会想着何公子少年美貌，跟随的人都是满身绸缎，气昂昂旁若无人。又低头看了看张华睡在脚下，甚是囚气。此时手内又拿不出几千两银子来和何公子比势，着萧苗二人同亡八家刮目欣羡。一会儿又想到

萧苗二人，言言语语都是暗中替何公子用力，将素日的朋情付之流水。又深悔时常帮助苗秃，借与萧麻银两，如今反受他们作弄，只这炎凉二字，也咽不下去。一会儿又想起金钟儿来，这一番冷淡光景，白白的在这淫妇身上花了无限的银子，落了这个下场，思来恨去，弄的心胸鼓胀起来，睡着不好，坐着也不好。再看张华，已经在脚下打呼，悄悄的披了衣服，走到东厅房窗外窃听。只听得他二人驾颠凤倒，艳语淫声，百般难述。自己用拳头在心上打了几下，垂头丧气的回来睡在被内，说道：“罢了，罢了！我明日只绝早回家去罢。眼里不见，倒还清净些！”又自己开解道：“我又和他不是夫妻，我何苦自吃烦恼，不如睡觉养神。”嘴里是这样说，不知怎样心里又去不过，睁着两眼，一直醒到鸡鸣的时候。及至到天明，又睡着了。

睡到次日辰牌时分，觉得被内有一双手儿伸入来。急睁眼看时，却原来是金钟儿，打扮的和花朵儿一般，笑嘻嘻的坐在一旁。如玉看了一眼，也不言语，依旧的合眼睡去。金钟儿用左手在他心口上摸索着，用右手搬着如玉的脖项说道：“你别要心上胡思乱想的，我爹妈开着这门，指着我们吃饭穿衣，我也是无可如何！象这等熬手儿，不弄他几个钱，又弄谁的？多弄他几个，就省下你的几个了。你在风月行不是一年半载的人，什么骨窍儿你不知道！”说着将舌头塞入如玉口内搅了几搅，如玉那里还忍耐得住，不由的就笑了。说道：“你休要鬼混我，我起来还有正紧事，不料就睡到这时候。”金钟儿道：“你的正紧事不过是绝情断义，要回泰安，一世不与我见面；你那心里就和我看见一样，亏你也忍心想的出来！”

两人正口对口儿说着，猛听得地下大喝一声，彼此吃了一

惊，看时却是苗秃子，笑说道：“你两口说甚么体己话，也告诉我一半句儿。”金钟儿道：“他今日要回泰安去哩！”苗秃子将舌头一伸，又鼻子里呼出了一声，笑说道：“好走手儿！主人家为你远来送寿礼，心上感激不过，从五更鼓，老两口子收拾席面，今日酬谢你。你反说起走的话来了！”如玉道：“我家里有事。”苗秃子低声道：“你不过为何家那孩子在这里。他原是把肥手儿，该替金姐处处帮衬才是。”如玉道：“他赚钱不赚钱，我不管。我只以速走为上，何苦在这里做众人的笑物。”苗秃子道：“不好，这话连我也包含着哩。”金钟儿冷笑了一面，借空儿出去听何公子去了。正是：

织女于今另过河，牛郎从此奈愁何。

嫖场契友皆心变，咫尺炎凉恨倍多。

第四十回 听宣淫气杀温如玉 恨讥笑怒打金钟儿

词曰：

且去听他，白昼闹风华。淫声艳语哎呀呀。气杀冤家！
一曲琵琶起干戈，打骂相加。郎君去也各天涯，心上结深疤。

右调《珠沉渊》

话说金钟儿去后，如玉随即穿衣服。苗秃道：“我与你要洗脸水去。”少刻，如玉到前边，张华收拾行李。郑三家两口子说好说歹的，才将如玉留下。又暗中嘱咐金钟儿，在两处儿都打照着，休要冷淡了旧嫖客。

如玉同众人吃了早饭，因昨夜短了睡，到后边困觉。睡到午间，爬起到前院一看，却不见一个人，止有郑三在南房檐下坐着打呼。原来苗秃子等同何公子家丁们郊外游走去了。

如玉走入厅房，正欲趁空与金钟儿叙叙离情；刚入到门前，将帘儿掀起，见门儿紧闭。仔细一听，里面柔声嫩语，气喘吁吁，是个云雨光景。如玉听到此际，比晚间那一番更是难受，心上和刀剌剑刺的一般，长出了一口气。到后边把桌子拍了两下道：“气杀，气杀！”将身子靠被褥上，发起痴呆来。好半晌方说道：“总是我来的不是了，与这老亡八禽的做的是甚么寿！”

猛见玉罄儿笑嘻嘻入来道：“大爷和谁说话哩？”如玉道：“我没说什么，请坐。”玉罄儿道：“东厅房着人占了，大爷独自在此，不寂寞么？”如玉道：“也罢了。”玉罄儿道：“他们都游走

去了，止有那何公子在金妹子房中睡觉。我头前来看大爷，见大爷睡觉了，不敢干动。”如玉道：“这何公子到你家前后共几天了？”玉罄儿道：“连今日十八天了。”如玉道：“不知他几时起身？”玉罄儿微笑道：“这倒不晓得。”又道：“他两个正是男才女貌，水乳相投，这离别的话，也还说不起哩。”如玉道：“苗三爷与你相交最久，他待你的情分如何？”玉罄儿道：“我一生为人，大爷也看得出来，谁痛怜我些，谁就是我的大恩人。只是自己生得丑陋，不能中高贵人的眼，这也是我命使然。”如玉道：“你若算丑陋人，天下没俊俏的了。”玉罄儿微笑道：“大爷何苦玩弄我？只是大爷到这里来，金妹子又无暇陪伴，倒叫大爷心上受了说不出的委曲。”如玉道：“此番你妹子不是先日的妹子，把个人大变了。我明日绝早就走，将来他不见我，我不见他，他还有甚么法儿委曲我？”玉罄道：“暖哟！好大爷，怎样把这些绝情断义的话都说出来了！我妹子今年才十九岁，到底有点子孩子性；将来何公子走了，他急切里也没个如意的人，除了大爷，再寻那个！”如玉冷笑道：“我还不是就近的毛房，任人家阿尿哩！今日若不是你三叔和你三婢儿再三苦留，我此刻也走出六十里去了。”两人正叙谈着，忽听得外面有人说笑，玉罄儿道：“我且失陪大爷罢。”一直前边去了。

少刻，前边请吃饭，大家齐到厅上。只见郑三家老婆入来，看着温如玉向何公子道：“承这位温大爷的盛情抬举我，因为我的贱辰补送礼物已经过分了，又拿来许多的缎子衣服。我昨日细看，倒值六七十两，只是小地方儿，没有甚么堪用的东西。今日不过一杯水酒，少伸谢意。”又嘱咐金钟、玉罄：“你两个用心陪着多吃几杯儿。”说罢出去了。

何公子道：“昨日小弟胡乱僭坐。今日是东家专敬温兄，又有何说？”萧麻子道：“今日是不用逊让的，自然该温大爷首坐，完他东家敬意，何大爷对坐。我与老苗在上面横头，他姊妹两个在下面横头并坐就是了。”说罢，各一一入坐。不多时，杯泛琼酥玉液，盘堆鹿肉鸭舌。兰肴绮饌，摆满春台；三汤五割，极其盈盛。如玉存心看金钟儿举动，见他磕了许多的瓜子仁儿，又剥了两个元肉丸儿，将瓜子仁都插在上面，不知什么时候暗送与何公子。又见何公子将元肉同瓜子仁儿浸在酒杯内，慢慢的咀嚼。如玉甚是不平，踌躇了一会。苗秃子见如玉出神，用手在肩上拍了一下，说道：“你不吃酒，想什么？”如玉道：“我想这乐户家的妇女，固是朝秦暮楚，以卖俏迎好为能，然里头也有个贵贱高低。高贵的只知昏夜做事，下贱的白日还要和人打枪，与没廉耻的猪狗一般。你看那个猪狗，不是青天白日里闹么！”金钟儿听了，知道午间的事必被如玉听见，此刻拿话儿敲打。便回答道：“猪狗们白日里胡闹虽是没廉耻，他到底还得了些实惠；有那种得不上的猪狗，在旁边狂叫乱咬，那样没廉耻更是难堪。”萧麻子急急的瞅了一眼，如玉登时耳边通红，正要发作。苗秃子大笑道：“若说起这打枪来，我与玉姐没一天白日没有。”玉罄儿道：“你倒少拿这臭屁葬送人！我几时与你打枪来了？”苗秃子道：“今日就有。我若胡葬送你，我就是郑三叔叔。”何公子大笑道：“这句话没什么便宜。”苗秃道：“我原知道不便宜，且乐得与他姊妹两个做亲爷。”玉罄儿道：“我只叫你三哥哥。”

萧麻子道：“你们没乱谈，听我说：今日东家一片至诚心酬谢温大爷，我们极该体贴这番敬客的意思。或歌或饮，或说笑话儿，共效嵩呼，与郑老婆婆延寿。”何公子道：“萧兄说的甚是，

快拿笙笛、鼓板、琵琶、弦子来，大家唱唱。”众人你说我笑，将如玉的火压下去了。

须臾，俱各取来，放在一张桌子上。萧麻子道：“我先道过罪，我要做个令官，都要听我的调遣。我们四人普行吃大杯。金姐、玉姐每遍斟二杯，我们都斟十分杯子，要转着吃，次第轮流，每喝一杯唱一曲。上首坐的催下首坐的，乾迟者罚一大杯。你们以为何如？”苗秃道：“这个令倒也老实公道，只是不会唱的该怎么办？”萧麻子道：“不会唱的，吃两杯免唱；爱唱的，十个八个只管唱；若唱的不好听，不敢过劳。”说罢，都斟起大杯来。如玉道：“我的量小，吃不动这大杯，每次斟五分罢。”萧麻子道：“这话不行。就如我也不是什么大量；既讲到吃酒，便醉死也说得不得。”于是大家都吃起来。

萧麻子道：“令是我起的，我就先唱罢。”金钟儿道：“我与你弹上琵琶。”萧麻子道：“你弹上，我倒一句也弄不来了。倒是这样素唱为妥。”说着，顿开喉咙，眼看着苗秃子，唱道：

〔寄生草〕我爱你，头皮儿亮。我爱你，一抹儿光。我爱你，葫芦插在脖子上。我爱你，东瓜又家西瓜样。我爱你，绣球灯儿少提梁。我爱你，安眉戴眼的听弹唱。我爱你，一毛不拔在嫖场上浪。

众人听了，俱各鼓掌大笑。

苗秃子着急道：“住了，住了，你们且止住笑。我也有个《寄生草》唱唱你们听。”唱道：

你好似，莲蓬座，你好似，马蜂窝。你好似，穿坏的鞋底绳头儿落。你好似，半生的核桃被虫钻破。你好似，石榴皮子坑坎儿多。你好似，臭羊肚子翻舐过。你好似，擦脚的

浮石着人嫌唾。

众人也都大笑。何公子道：“二位的曲子，可谓工力悉敌，都形容的有点趣味。”萧麻子道：“快与苗三爷斟起一大杯来。”苗秃子道：“为什么？”萧麻子道：“罚你，”苗秃子道：“为什么罚我？”萧麻子道：“罚你个越次先唱。我在你下首，我是令官，我唱了就该何大爷，何大爷唱后是金姐、玉姐、温大爷，才轮着你。你怎么就先唱起来？到该你唱的时候，那怕你唱十个二十个也不妨，只要你肚里多。若嫌你唱的多罚你。就是我的不是了。”何公子道：“令不可乱，苗兄该吃这一杯。”萧麻子立逼着苗秃子吃了。

萧麻子又道：“再与苗三爷斟起一大杯来。”苗秃子着忙道：“罚两杯么？”萧麻子道：“头一杯是罚你越次先唱，这第二杯罚你胡乱骂人。”苗秃子大嚷道：“这都是奇话！难道说只许你唱着骂我么？”萧麻子道：“我不是为你骂我。你就骂我一千个也使得，只要有骂的。只是这金姐脸上也有几个麻子，你就骂，也该平和些儿，怎么必定是石榴皮、马蜂窝、羊肚子、擦脚石，骂的伤情利害到这步田地。若是玉姐有几个麻子，他断断不肯骂出来。”金钟脸上通红道：“这叫个穷遮不得，富瞒不得。我这脸原也生得不光亮，无怪乎苗三爷取笑我。”苗秃子听了，恨不得长出一百个嘴来分辩，忙说道：“金姐，你休听萧麻子那疤痕的话，他是信口胡拉扯。”萧麻子大笑道：“金姐，你只听听，越发放开口的驾起咱两个是疤痕的来了。”苗秃子打了萧麻子两掌，说道：“金姐，你的麻子就和月有清阴、玉有血斑一样，真是天地间秀气钟就的灵窟，多几个儿不可，少几个儿也不可，没一个儿更不可。就是用凤衔珠、蛇吐珠、辟尘珠、玄鹤珠、骊龙球、如意珠、

照乘珠、滚盘珠、夜明珠一个个添补起来，也不如这碎窟小窝儿好看。那里象萧麻子面孔，与缺断的藕根头相似，七大八小，深深浅浅的，活怕死人！”萧麻子道：“任凭你怎样遮饰，这杯酒总是要罚你的。”苗秃被逼不过，只得将酒一气饮干，说道：“罢罢！我从今后连萧麻子也不敢叫你了，我还叫你的旧绰号罢。”何公子道：“萧兄还有旧绰号么？”苗秃子道：“怎么没有！他的旧绰号叫象皮龟。”众人听了俱各大笑。

以下该何公子唱了。何公子将酒饮干，自己拿起鼓板来，着跟随的家人们吹上笙箫，唱了《阳告》里一支《叨叨令》。如玉道：“何兄唱的抑扬顿挫，真堪裂石停云。佩服，佩服！”何公子道：“小弟的昆腔，不过有腔板而已，究竟于归拿字眼，收放吞吐之妙，没一点传授，与不会唱的门外人无异。”

次后该金钟儿唱了。金钟儿拿起琵琶，玉罄儿弹上弦子，唱道：

〔林稍月〕丝弦调 初相会可意郎，也是奴三生幸大。你是折桂客误入章台。喜的奴，竟夜无眠，真心儿敬爱。你须要，体恤奴怀！你须要，体恤奴怀！若看做残花败柳，岂不辜负了奴也。天呀！你教我一片血诚，又将谁人堪待？

萧苗二人一齐叫好，也不怕把喉咙喊破。温如玉听了，心中恨骂道：“这淫妇奴才唱这种曲儿，他竟不管我脸上下得来下不来！”金钟儿唱罢，玉罄儿接过琵琶，将弦子递与金钟儿，改了弦，唱道：

〔桂枝香〕丝弦调 如意郎情性豪，俊俏风流，尘寰中最少。论门第，督抚根苗。论才学，李杜清高。恨只恨，和你无缘知好。常则愿席上樽前，浅斟低唱相调谑。一观一个

真，一看一个饱。虽然是镜花水月，权且将闷解愁消。众人也赞了一声好。

底下该温如玉唱了，如玉道：“我不唱罢。”众人道：“这是为何？”如玉道：“我也欲唱几句昆腔，一则何兄的珠玉在前，二则小弟的曲子非一支半文所能完结，诚恐贻笑众位。”众人道：“多多益善，我们大家洗耳静听佳音。”如玉自己打起鼓板，放开喉咙唱道：

〔点绛唇〕海内名家，武陵流亚。萧条罢，整日嗟呀，困守在青楼下。

《混江龙》俺言非夸大，却九流三教尽通达。论韬略，孙吴无分；说风骚，屈赵有芽。人笑俺，挥金掷玉贫堪骂；谁怜俺，被骗逢劫命不佳。俺也曾，赴棘闱含英吐华；俺也曾，入赌局牌斗骰挝。俺也曾，学赵胜门迎多士；俺也曾，做范公麦赠贫家。俺也曾，伴酸丁笔挥诗赋；俺也曾，携少妓指拔箏琶。俺也曾，骑番马飞鹰走狗；俺也曾，醉燕市击筑弹铗。俺也曾，效梨园涂朱傅粉；俺也曾，包娼妇赠锦投纱。俺也曾，搂处子穴间窃玉；俺也曾，戏歌童庭后摘花。俺也曾，拼金帛交欢仕宦；俺也曾，陈水陆味尽精华。为什么，牡丹花卖不上山桃价？

龟窝里遭逢淫妇，酒席上欺负穷爷。

众人俱各鼓掌道好。金钟儿笑道：“你既到这龟窝里，也就说不得什么穷爷富爷了。请吃酒罢，曲子不敢劳唱了。”如玉道：“酒倒可以不吃，曲子倒要唱哩！”又点起鼓板来唱道：

〔油葫芦〕俺本是，风月行一朵花，又不秃又不麻……苗秃子笑向萧麻子道：“听，只用一句，把我和你都填了词了。”

锦被里温存颇到家。你纤手儿搦俺弓刀把，柳腰儿做过俺旗枪架。枕头花两处翻，绣鞋尖几度拿。快活时，说多少知心话？怎如今，片语亦无暇！

萧麻子道：“前几句叙得甚是热闹，后几句叙的可怜。看来必定这金姐有不是处。”金钟儿笑了一笑，如玉又唱道：

〔天下乐〕你把全副精神伴着他。学生待怎么？他是跌破的葫芦，嚼碎的西瓜。谎的你到口酥，引的你过眼花。须提防，早晚别你把征鞍跨。

何公子大笑道：“温兄倚马而成，真是盛世奇才。调笑的有趣之至，就是将小弟比做个破葫芦、碎西瓜，小弟心上也是快活不过。”如玉又唱：

〔那吒令〕你见服饰盛些，乱纷纷眼花；遇郎君俏些，艳津津口夸。对寒儒，那些闷恹恹懒答。论银钱，让他多；较本事，谁行大？我甘心做破釜残车。

何公子毫不介意，只是哈哈大笑，拍手称妙不绝。如玉又唱道：

〔鹊踏枝〕你则会鬓堆鸦，脸妆霞。止知道迎新弃旧，眉眼风华。把他个醉元规，倾翻玉斝；则俺这渴相如，不赐杯茶。

何公子道：“相如之渴，非文君不能解。小弟今晚定须回避，不然，亦不成一元规矣。”说罢大笑。如玉唱道：

〔寄生草〕对着俺誓真心，背地里偷人家。日中天便把门帘挂，炕沿边巧当鸳鸯架。帐金钩摇响千千下，闹淫声吁喘呼亲达。怎无良，连掩咳嗽都不怕！

何公子听了，笑的前仰后合，不住口的称道：“奇文妙绝！”苗秃子道：“怪道他今日鬼念打枪的话说，不想他是有凭据的。”金钟

儿笑道：“你莫听他胡说，他什么话儿编造不出来。”苗秃子道：“你喘吁着叫亲达，也是他编造的？连人家咳嗽都顾不得回避了。”众人都笑起来。萧麻子道：“你们悄声些儿，他这曲儿做得甚有意思，有趣味，我们要禁止喧哗。”如玉又唱道：

〔尾声〕心痒痛难拿，唱几句拈酸话。你安可任性儿沉李浮瓜。到而今，把俺做眼内疗痂。是这般富炎穷凉，新真旧假，拭目你那蛛丝情尽，又网罗谁家！

如玉唱完，众人俱各称羨不已，道：“这一篇醋曲，撒在嫖场内，真妙不可言！”何公子道：“细听数支曲子，宫商合拍。即谱之梨园，扮演成戏，亦未为不可。又难得有这般敏才。随口即出，安得不着人服杀！”苗秃子道：“扮金姐的人，倒得一个好小旦。不然，也描写不出他这迎亲弃旧的样儿来。”金钟儿道：“苗三爷也是这样说我，竟是个相与不得的人了。我也有一支曲儿，请众位听听。”萧麻道：“请吐妙音。”金钟儿把琵琶上的弦都往高里一起，用越调高唱道：

〔三煞双调琥珀猫儿坠〕加字罗罗腔你唱的是葫芦咤，我听了肉也麻。年纪又非十七八，醋坛子久该倒在东厕下。说什么先有你来后有他，将督院公子抬声价。你可知，花柳行爱的是温存，重的是风华。谁管你祖上的官儿大！一煞何公子等听了，俱不好意思笑。萧麻子摇着头儿道：“这位金姐，也是个属鹤鹑的，有几嘴儿斗打哩。”金钟儿唱道：

自从那夜住奴家，你朝朝暮暮无休暇。存的是醋溜心，卜的是麻辣卦。筷头儿盘碗上打，指甲儿被褥上挝，耳朵儿窃听人说话。对着奴冷讥热哏，背着奴鬼嚼神喳。半夜里喊天振地叫张华，梦魂中惊醒叫人心怕。二煞

奴本是桃李春风墙外花，百家姓上任意儿勾搭。你若教我一心一信守一人，则除非，将我那话儿缝杀。三煞

金钟儿却要唱下句，当不得众人大笑起来。苗秃子道：“若将金姐那话儿缝杀，只怕两位公子要哭死哭活哩。”萧麻子笑说道：“不妨，不妨，只要你将帽儿脱去，把脑袋轻轻的一触，管保红门再破，莲户重开。”苗秃子恰要骂，金钟儿又唱道：

从来旧家子弟多文雅，谁想有参差：上品的凝神静气，下流的磨嘴粘牙。

如玉因头前有猪狗长短话，已恨怒在心；又听了那两段，早已十分不快。今听了上品下流的话说，不由的心头火起，问金钟儿道：“你这上品下流话，与我讲一讲。”金钟儿道：“我一个唱曲儿，有什么讲究。”苗秃子笑道：“你们个相与家，甚么话儿不说，才论起字眼来了。”如玉冷笑道：“你这奴才，着实的放肆！着实的不识好歹！”金钟儿道：“你倒少要奴才长短的骂人！”如玉道：“你原是娼妇家，不识轻重的奴才。我骂你奴才，还是抬举你哩！”金钟儿向众人道：“人家吃醋都在心里，我没见他这吃醋都在头脸上，连廉耻通不回避！”萧麻子道：“禁声些儿。你两个虽然是取笑，体叫何大爷的尊纪笑话。”

金钟儿又欲说，不防如玉隔着桌子就是一个嘴巴，打的金钟儿星眸出火，玉面生烟，大叫了一声，说道：“你为什么打我？我还要这命做什么！”说着，掀翻了椅子，向如玉一头撞来。萧麻子从后抱住。如玉赶上来又是一个嘴巴，打的金钟大喊大叫。如玉又扬拳打下，苗秃子急向金钟儿面前一遮，拳落在苗秃头上，帽儿坠地。萧麻子将金钟抱入房里去了。苗秃子两手揉着秃头，说道：“好打，好打！”

郑三家两口子从后面两步做一步走来。郑三家老婆问玉罄儿道：“你妹子和谁闹？”玉罄儿不敢隐瞒，道：“适才被温大爷打了一下，萧大爷抱入东房去了。”郑三家笑说道：“好温大爷，我家女儿年青，有不是处指驳他，防备人家动手脚；怎么你老才动起手脚来了，岂不失雅道？”如玉气的也回答不出。只听得金钟儿在房内大哭，口里也有些不干不净的话。郑三听得，连忙拉了老婆，到房内教训闺女去了。

温如玉走出门来，吆喝着张华收拾行李。苗秃子同萧麻随后跟来，如玉已急急的出堡去了。正是：

讴歌逆耳祸萧墙，义海情山一旦忘。

水溢蓝桥应有会，两人权且作参商。